Michio Hoshino

[日]星野道夫 著

曹逸冰 译

旅行之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旅行之木

Michio Hoshino

[日] 星野道夫 著
曹逸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国

TABI WO SURU KI by HOSHINO Michio
Copyright © 1995 HOSHINO Nao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in 199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OSHINO Nao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20-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之木/（日）星野道夫著；曹逸冰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5598-0951-3
Ⅰ．①旅… Ⅱ．①星… ②曹… Ⅲ．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②摄影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65②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321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黄轩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1360mm×930mm　1/64
印张：4.75　字数：91千字
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新的旅程

　　红崖海湾

　　北国之秋

　　春天的脚步声

　　狼

　　加拉帕戈斯的落日

　　老渡鸦

　　写在萨尔茨堡

　　阿米什人

第二编

　　聊聊坂本直行先生

　　岁月

　　海流

第三编

　　白夜

　　早春

　　鲁斯冰川

　　另一种时间

　　寻觅图腾柱

　　我与阿拉斯加的邂逅

　　利图亚湾

　　基斯卡岛

　　无人区飞行员之死

　　旅行之木

十六岁时
生活在阿拉斯加
与生俱来的洪流
驯鹿汤
海狸的子民
一家人的旅程
爱斯基摩奥运会
锡特卡
夜航
万烟谷
勿忘我
后记
注释

第一编

新的旅程

费尔班克斯（Fairbanks）也迎来了新绿季的尾声，初夏的脚步近了。

夕暮时分，我正忙着收集枯枝，在家门口点篝火。四面八方传来红松鼠的叫声。森林的地毯上已不见残雪的踪影，只剩下一颗颗圆滚滚的粪便。那是冬天的驼鹿所特有的。我不由得纳闷，那么大的动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路过我家附近的呢？

风拂过脸颊时的感触也变得轻柔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新的季节即将来临。在阿拉斯加的生活已然走过了15个年头，可我依然喜欢这片土地的季节感。四季的流转就跟翻书页一样，干脆而分明。

人的心境也真是够滑稽的了。因为它会无可救药地被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所左右，却也能在风的感触与初夏气息的撩拨下心花怒放。人心是那么深奥，却也浅薄得不可思议。人之所以能活下去，也一定有这份浅薄的功劳吧。

我结了婚，也开始了新的生活，有某些东西正要走向变化。前些天，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件教人怀念的东西。那是1978年的日记本。也就是说，那里面有我移居阿拉斯加的第一年写的日记。

本子已布满岁月的痕迹。我一时兴起，翻开第一页一看，只觉得万千怀念涌上心头，仿佛重新邂逅了遥远过去的自己。那篇日记是在从羽田飞往阿拉斯加的飞机上写的。看着看着，苦笑便浮上了嘴角，因为那些文字简直像在表决心似的。我当时的情绪就是如此高昂吧。明明是看

着就让人脸颊发烫的内容，但怀着一片真心，想要走进阿拉斯加这片未知世界的自己就在那里。我不禁把整理工作放在一边，翻着老旧的日记本读出了神。

那时的我的确是满脑子都想着阿拉斯加。简直跟烧糊涂了的病人一样，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去阿拉斯加”。既没有找到指南针，手头也没有地图，但无论如何都得扬帆起航。

抵达费尔班克斯机场以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阿拉斯加大学。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进这所大学的野生动物系。然而，当我去入学管理办公室提交必要的文件时，工作人员告诉我，学校对外国学生的英语成绩是有要求的，而我差了30多分。言外之意，我今年是别想入学了。可我已经没法回日本去了。对阿拉斯加的念想已经熟透了，船都已经起航了啊。

于是我便找到了野生动物系的系主任。我给他写过好几封信，所以他早就知道我要来了。我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却使出吃奶的力气，对系主任诉说自己的热忱。

我告诉他，从今往后，我想踏踏实实地研究远北的自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无论如何都得进这所大学的野生动物系，不能因为区区30分白白浪费一整年……我还告诉他，来阿拉斯加是我长久以来的夙愿。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由得感叹，自己怎么能对初次见面的系主任说这么一通歪理呢。毕竟我的难处和想法，跟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我当时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只觉得“因为区区30分无法入学”的规定简直太不讲道理了。

系主任耐心听我讲了许久，然后微笑着说道：

“好，我做主收你这个学生。我这就打电话，你去入学管理办公室等着吧。”

我欣喜万分，仿佛升上了天堂一般。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慢慢走路，竟在大学校园里狂奔起来。校园位于一片高地。在遥远的彼方，环

抱冰川的阿拉斯加山脉连绵起伏，清晰可见。我只觉得那山峦正在呼唤我。当时恰好跟现在一样，是柔软的初夏微风到来的季节。

带着形形色色的梦想来到阿拉斯加的我，仿佛是为了逐一消化待办事项一般踏上了旅程。我必须在名为“阿拉斯加”的雪白地图上，一笔一画地绘制属于我自己的地图。

我走进了横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布鲁克斯山脉（Brooks Range），漫步于从未有人涉足的高峰与山谷。我坐皮艇游览冰川湾（Glacier Bay），侧耳倾听冰川的摩擦带来的远古的回响。我与爱斯基摩人[*]划着爱斯基摩皮筏（Umiaq，用海豹皮做的小船），在北冰洋追逐北太平洋露脊鲸（Eubalaena japonica）。我在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Athabascan Indians）的村子里见到了极具魔法色彩的夸富宴（potlatch）。我为驯鹿的季节性迁徙所倾倒，执着地追踪那恢弘的旅程。我无数次仰望极光，还遇见了狼。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各种人的生活……不知不觉中，15年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

我自己的阿拉斯加地图也一点点成形了。如今，包含着宏伟自然的阿拉斯加也迎来了重大的过渡期。说不定人类也同样站在了十字路口。世间万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人类的生活与阿拉斯加的自然应该也都会不断变化下去的吧。我觉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个永恒的主题，永远都找不到绝对正确的答案。

然而，每个人都在人生中探寻着对自己来说更美好的生活。抛弃方便舒适的生活，扎根于原野的人们，面临着种种问题。飞速迈向现代化的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我想亲眼见证大家会在这个过程中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这一路上邂逅的人会在今后的人生中画出怎样的地图，我总归是想要了解的。因为那与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写了这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是因为突然现身的旧日记本勾起了教人无比怀念的回忆，把曾经的自己带到了我面前。看过以后，我着实

发了好一会儿呆。感觉十五年的岁月看似很长，其实也很短呢。

我还冒出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再一次变回当时的自己呢？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让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地图从我眼前悄然消失，让我拾回手头没有指南针与罗盘，却必须扬帆起航的那股冲动与激情呢？能不能让我踏上连目的地的港口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全新旅程呢？说不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的人生也许都是这么回事呢。

那就写到这儿吧。

再过个一星期，便会有无数大马哈鱼如滚滚怒涛般逆流而上。用双手抓住一条大马哈鱼，它便会像弹簧一样激烈跳动。而这种跳动的力量，总能让我切身感觉到阿拉斯加的夏天。

就此搁笔，期待再会。

1993年6月1日

---

* Eskimo，是因纽特人（Inuit）的别称，由印第安人所起。但因纽特人才是自称，并被普遍接受。中译本尊重作者星野道夫的原作表述，但在书中首次出现爱斯基摩人处，加注因纽特人作为说明。——编辑注

红崖海湾

此时此刻，我正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旅行。在船上度过的又一天正要画上句号。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但我十分满足，特别想与人分享这份心情，于是便拿起了笔。

我一边追逐座头鲸，一边旅行，走到今天，也快满三个星期了。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其实很丰饶，大比目鱼、大马哈鱼、螃蟹什么的随时都能抓到，旅行途中也不愁没有新鲜的吃食。大比目鱼甚至能钓到将近一米长的大家伙呢。海水的透明度很低，但这正是丰饶的象征。这片海无异于一大碗浮游生物浓汤。

秋天的脚步正在慢慢接近。白夜的季节也结束了，夜晚回归了这片大地。极光何时出现都不奇怪。话说四五年前的一个7月，我就在这片海域看到过极光。夜晚明明还一点儿都不黑，极光却因为太过强烈，冲破了白夜的明亮，显现出来。那可是盛夏的极光啊。

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思绪总是不时飘向朋友O。每每邂逅新的风景，我便不由得想，要是他此刻也在这里，那该有多好啊。O因为意外事故痛失爱子，在深深的挫折感中煎熬，我是多么想让他看一看被深邃的原生林环绕的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内海啊。

今天下午，我们遇见了一对座头鲸母子。当时的海面异常平静，一如明镜，所以我们才能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鲸鱼喷出的白色水柱。缓缓靠近之后，我们开始贴着鲸鱼母子前行。船的马达几乎处于空转状态。鲸鱼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抵触。不仅如此，它们还屡次穿过小船的正下

方，仿佛是要跟我们做游戏一般。

突然，小鲸鱼调整了行进的方向。它离开母亲，悄悄接近小船，还仰头看了我们一眼，仅此而已。在那之后，我们继续跟鲸鱼母子同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吧。眼看着红日西斜，我们得往今晚要停泊的海湾去了。

“去Red Bluff Cove（红崖海湾）吧”

我今天一早便打定了主意。

这片海的妙处之一，就是不计其数的美丽海湾。每一座海湾，都是原生自然的世界，绝无人类的踪迹。在被错综复杂的峡湾地形环绕的内海，漂浮着无数大小不一的岛屿，它们的表面完全被茂密的原生林与冰川所覆盖。在这片海域旅行的一大乐趣，也许就是每天选择不同的海湾下锚吧。

如果每个人都有不想透露给别人的秘密基地，那么对我而言，“红崖海湾”就是这样一个绝美的所在。五年前，我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碰巧逃进了这座海湾。顾名思义，它入口处的断崖带些红色，被傍晚的阳光一照，便会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风光。我也跟常年在这一带航行的渔民聊过，却从没见过知道这座海湾的人。因为这片海域十分广阔，没有特殊的原因，怕是不会有人特意进到那儿去吧。

“红崖海湾”位于环抱冰川的连绵山峦坐镇的巴拉诺夫岛（Baranof Island）东侧。入口虽然狭窄，但内部是越来越宽的，足有两千米深。这些年，我造访过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各种海湾，却没有见过比它更神秘、更美丽的地方。在游览这片海的过程中，我每年都至少会来这里走一遭，却从没见到过其他的船只呢。

遥想3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也停泊在这座海湾。在寂静无声的夜幕中，某种不可思议的声音传入耳中。咻……咻……原来是一头误入“红崖海湾”的座头鲸。

这座海湾承载了我太多太多的回忆。而且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任思绪飘向那悠久的时光。那是让我们暂时忘却人类的日常生活，无关悲

喜的另一种时间的洪流。

黄昏时分，我们仰望着红褐色的岩壁，缓缓驶入海湾。随着船只一点点穿越礁石地带，远离外海，别样的世界跃然眼前，仿佛我们刚翻开崭新的书页。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寂静。是能包容万物的寂静。日本铁杉（Tsuga diversifolia）、鱼鳞云杉（Picea jezoensis）等针叶树一直长到水边，雾气一面与茂密的原生林纠缠，一面跟活物般灵动流淌。

啪哕、啪哕……忽然，白头海雕（Haliaeetus leucocephalus）冲出森林，从我们头顶飞过。原来我们驶入海湾的全过程，都被它看在眼里。

在因退潮浮现的小岛上，有一群斑海豹（Phoca largha），大概30头的样子。盯着船只行驶的海面，便发现一条条黑色的“带子”从船的两侧游过，无休无止。那是粉红大马哈鱼（pink salmon）大军产卵来了。

瀑布冲出山坡上的原生林，以雷霆之势倾泻而下。抬头望去，视野只能捕捉到百来米高的地方，其余的都消失在森林中了，看不分明。瀑布的水源，正是山上的冰川。

海湾的水面时而宽如湖泊，时而变窄，整体细长，一直延续到深处。在正前方，群山愈发逼近，那都是从未有人涉足的山域。

不久后，我们抵达了海湾的最深处，抛下了锚。一关马达，真正的寂静便将我们彻底包围。之前没察觉到的声响都能一点点听清了。

哔啰啰啰啰……那是白头海雕的鸣啭，好似小鸟。可是环视四周的森林，却没能见到它的身影。

哗啦……一条大马哈鱼冲出水面，跃上30厘米高的半空。

山谷间传来微弱的水声，不知是小河还是瀑布。

离日落还有些时间，于是我们从船上卸下一艘小艇，出去溜达了一圈。长满苔藓的大树直逼水边。我们沿着海岸前行，只见密集的树下杂草中，开了几朵夏末的无名野花。还找到了美莓（Salmonberry）的小红果，从小艇上伸手去摘，含在嘴里。

海湾后面是一片草原，潮水正一点点朝那里漫去。地上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分明是被踩出来的，一直通往山谷的深处。那是每天都下山抓大马哈鱼吃的熊的杰作。

我们被来自山谷间流的小河所吸引，决定逆流而上，直到小艇不能再深入为止。数不清的大马哈鱼在倒下的树木形成的淤水处休息。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只见白头海雕停在一棵硕大的铁杉上，目不转睛地俯视着我们。它近得触手可及，我都纳闷它为什么不逃走呢。

过了一会儿，小河浅到了无法再划船前进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定顺流返回。太阳已经沉入了山脊的棱线，四周已经愈发昏暗了。放眼望去，唯有环抱冰川的群山与布满青苔的原生林，能听到的也只有穿越山谷的风声。剩下的，便是无限的寂静。在杳无人烟的宏伟风景中，唯一在动的只有我们。当时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带朋友O来这座海湾看看。

夜深了，满天星斗。我们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极光，月亮却爬上来了。

我打算明年再回到这里来。“红崖海湾”就是我不想与他人道的秘密基地。

1993年8月15日

北国之秋

此时此刻，我正漫步在九月的阿拉斯加原野。这里是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脚下的高山苔原（Alpine tundra），一望无际。北国之秋，有着难以言喻的美。

今天早上，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沙丘鹤（Grus canadensis）的合唱。咕咕咕咕……仰望蔚蓝的天空，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仔细一瞧，只见一队排成V字形的鸟正从北方的天空飞来。它们飞得实在太高了，所以我刚才没发现。那是沙丘鹤的秋季迁徙。它们结束了在北极圈的营巢大业，正在返回南方的途中。

爬上视野开阔的山丘，只见遥远的远北群山蒙上了薄薄一层新雪。风捎来了一丝丝冬天的气息，吹在微微出汗的身上很舒服。我卸下勒着肩膀的登山包，稍事休息。就在这时，我看到苔原的树丛中伫立着一只嘴尖鲜红的小鸟，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那到底是什么鸟啊？我试着缓缓靠近，原来那鲜艳的口红，是它刚啄过的蔓越莓（越橘）[1]的颜色。

等到欧洲山杨（Populus tremula）与白桦的叶子开始发黄，苔原的地毯染上了酒红色，阿拉斯加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新绿的全盛期只能持续一天，红叶的全盛期同样也只有一天。原野的秋色是一天深过一天，由各种植物编织而成的苔原马赛克美不胜收。当好几个大晴天过后的寒夜过去，你定会在第二天发现四周的风景出现了些许变化。只消一夜的工夫，秋色就加深了许多。因为北风如画笔般扫过了原野。

蓝莓、蔓越莓等树果成熟了。候鸟吃个不停，为漫长的南下之旅做

准备。熊也拼命地吃，为漫长的冬眠积蓄脂肪。北国自然的恩泽与南方略有不同。那是在严苛的环境中被高度浓缩，然后在转瞬间散去的自然恩泽，带着某种紧张感。

“今年的蓝莓怎么样啊？”

在这个季节，这句话成了阿拉斯加人的日常问候语。可见人们也在为漫漫冬日储备秋天的恩赐。

在秋季的山林漫步时，每每觉得乏累，我都会摘些蓝莓吃。找一片蓝色的果串隐约可见的树丛，一屁股坐下来，把伸手可及的蓝莓都吃光，再挪个几米接着吃就行了。回过神来才发现，今年我的裤子又染上了红色与蓝色的污渍。

每到这个时节，大家都会对去摘蓝莓的人说：“千万别跟熊头碰头哦！”这可不是玩笑话。因为熊和人都会埋头吃果子，边走边吃，连头也顾不上抬。我有时候也会突然反应过来，连忙仔细环视四周呢。

在那样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一本叫《莎莉摘越橘》的绘本。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在秋天上山摘树果的母女。女儿莎莉跟在母亲身后，一门心思地摘，走着走着，竟和母亲走散了。就在同一天，熊妈妈也带着小熊上山吃果子。不一会儿，小熊也因为吃得太专注跟丢了母亲。不知不觉中，莎莉跟着熊妈妈走了，而小熊却跟着莎莉的妈妈走了。在阿拉斯加，这本绘本描写的故事可是很有现实感的。

就在我穿越山谷间的陡坡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种十分可爱的叫声。哔！哔！我仔细观察四周，只见一块大石头的顶上端坐着一只鼠兔（pika），叼着满满一嘴的枯草。说时迟那时快，它跟离弦的箭一般撒腿就跑。我一路紧追，跟到一处岩缝，看着还挺像它的藏身之地的。蹲下来一瞧，发现岩缝里铺着整整齐齐的枯草。它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一点点囤积物资呀。

站在山丘上凝神远眺，发现一群驯鹿正走过远方的山脚。它们应该是去南方的森林地带过冬的吧。春天出生的小鹿也都长大了，紧跟在妈

妈身后。漫长的旅程也快迎来尾声了。

在傍晚的湖畔，我遇到了带着孩子的驼鹿妈妈。可小鹿只剩一只了。驼鹿一般是一胎两只，但我很少在这个时期看到带着两个孩子的母鹿。因为其中一只往往会在出生后一个月内被狼或熊吃掉。对母鹿而言，同时保护好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难免会折损一只。

当连日从头顶飞过的沙丘鹤编队也消失在南方的天空，当极光在晴朗的夜空翩翩起舞时，秋色也在不经意间褪了色。再等上一个星期，那一天定会到来。这一刻，就是为眼前的原野染上耀眼色彩的红叶的全盛期。

秋天明明那么美，却能莫名地让人的心情焦躁起来。是因为远北的夏天太短，一眨眼就结束了？还是因为漫长黑暗的冬天已近在眼前了？只要下过初雪，大家便能做好思想准备，心境也能平和下来……而我偏偏很喜欢这种秋意。

通过流转的季节，我们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朝无尽的彼方流淌的时间。我觉得大自然的这套机制真是再妙不过了。一年一度，转瞬即逝，教人依依不舍的季节，我还能在人世间与它相逢几回？也许清算剩余的次数，才最能让我们痛感人生的短暂。

对我来说，阿拉斯加的秋天就是这样一个季节。

1993年9月5日

春天的脚步声

近来可好？

在我们费尔班克斯，3月一到，大家便会觉得：严冬期总算是过去了。说得更准确些，就是“零下50度的冰凉刺骨的寒冷不会再来了”。日照时间也是一天长过一天，心中已是春意盎然了。不过阿拉斯加太大了，北纬67度以上，也就是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世界依然被严苛的季节笼罩着。

今年的冬天下了格外多的雪。好像有许多饥肠辘辘的驼鹿下了山，出现在各处的人家附近。在费尔班克斯，有不少人家会在夏天种菜。驼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下山来吃留在积雪下面的蔬菜。大块头的驼鹿足有600～700千克重，如此巨大的体型实在很难和“鹿”联系起来。要是自家院子的树丛里突然冒出一头驼鹿，是个人都会大惊失色的。带着孩子的驼鹿尤其危险，绝对不能贸然接近。不过在紧贴日常生活的地方见到动物们拼命生存的模样，我还是会看出神来。怎么说呢，也许是那番景象能让我稍稍绷紧神经吧。

实不相瞒，我的妻子直子怀孕了。这当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她现在的状态不太稳定。一直在出血，有流产的危险。我们也找镇上的医生咨询过，但也只能先观望一阵子。我一直在跟阿拉斯加的大自然打交道，事到如今却第一次因为自身的自然慌乱无措。

话说六七年前，我第一次亲眼见证了小驯鹿的诞生。那时是5月，我正在阿拉斯加北极圈蹲守驯鹿的春季大迁徙。坐在大本营时，能看到

地平线那一头的北冰洋。虽说已经是5月了，可风一刮起来，体感气温还是会骤降到零下50度。

一天傍晚，我看到一小群驯鹿下山走来。总共有30～40头左右吧。它们来自遥远的加拿大北极圈森林地带，已经赶了1000多千米的路了。这群驯鹿都是母鹿，大多数应该都怀着身孕。我追了近10年的驯鹿大迁徙，却还没亲眼见过小鹿降生的那一刻。阿拉斯加北极圈是如此广阔，我只能守在某一个地点，驯鹿却在不断移动，要碰上母鹿分娩实在太难了。

我躲在帐篷里，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他们。谁知就在这时，一头驯鹿逐渐放慢了速度，举止也很不对劲。它显得很焦躁，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我心想，它一定是快生了。我离得太远，没法拍照，又怕这个时候出帐篷会吓到人家，只能紧紧攥着望远镜耐心等待，同时为它祈祷。其他驯鹿继续前进，已然消失在苔原的彼方。

突然，母鹿站了起来，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滚落在雪原上。我连忙把相机装进登山包，悄悄地爬出帐篷，沿着苔原匍匐前进，直到能清楚看到驯鹿的位置。当时应该快到午夜零点了，但北极圈已然进入了白夜的季节，不会沉没的夕阳照耀着雪原。我明明穿了好几层羽绒服，却还是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气。

母鹿拼命舔舐刚诞下的新生命。片刻后，它站起来，摆出喂奶的姿势。小鹿的四肢还有些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咬住了母亲的乳头。耗尽体力的母鹿吃起了落在苔原上的胎盘。当滑行于地平线上的夕阳直接变成朝阳，缓缓升起时，小鹿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子跟在母亲身后走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它们便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

几天后，我在冰封的河岸边发现了一具小驯鹿的死尸。不知道是被狼或熊咬死的，还是自然夭折的，反正半个身子已经被啃光了。小驯鹿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那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正是决定它们能不能幸存的分水岭。我无法确定那具尸体是不是我前些天看到的

那头刚出生的小鹿，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与死的风景实在是太泾渭分明了，当时的愕然至今历历在目。

就在前些天，我还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在家里看书的时候，我突然听见“咣”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到了窗玻璃。我连忙走到阳台一看，只见窗口下面蜷缩着一只白腰朱顶雀（Carduelis flammea）。窗玻璃上有清晰可见的树影，所以它一头撞了上去。这下貌似撞得不轻，我把它拿起来放在手心上一看，发现它的头出血了。虽说是早春，可外头还是很冷的，于是我决定带它到屋里，装进小纸箱观察一会儿。

阿拉斯加的鸟大多是候鸟，但也有极少数的留鸟，在气温会低至零下60度的费尔班克斯也能过冬。白腰朱顶雀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鸟只有10厘米长，天知道它们是如何在这样的严寒中生存的。

可我眼前的雀鸟受了伤，正用小小的身子喘着粗气。我想帮帮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与此同时，如此娇小的生物在流血这件事也的确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动。

几小时后，我把鸟放回了阳台。至于它是恢复原样飞走了，还是被其他鸟或者松鼠叼走吃掉了，我就不清楚了。傍晚时分，我回到阳台上看了一眼，发现小鸟已经悄然消失了。

小驯鹿降生在寒风呼啸的雪原，白腰朱顶雀在零下50度的严寒中鸣啭。它们都能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顽强。然而，自然总是既顽强，又潜藏着脆弱。而让我心醉神迷的，正是自然与生命那脆弱的一面。

我总觉得，我们一天天地活着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莫大的奇迹。归根结底，连我们此刻的心脏搏动都是一种奇迹。在对妻子也许会流产的担忧中，我更是切身感觉到了生命所包含的脆弱。

“真要流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会流产的。那都是自然而然的，你们就顺其自然吧。”

没有比岳母的这句话更能让我们安心的了。

我们就活在这样的脆弱中。换言之，人类是仰仗着自然，才能在某

个范围内存活。也许稍不留意，我们就会忘记这一点。

再过一个月，冰雪便会开始消融。去年春天，我家屋顶的积雪冻成了一大块，又在某天早上整块滑了下来，生生砸坏了阳台，可把我吓坏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搞了半天原来是春天的脚步声。

接下来的日子怕是会乍暖还寒，还会下好几场雪吧。不过这片土地定会在冷暖的拉锯战中走向新的季节。那就写到这儿吧，改日再聊。

1994年3月7日

狼

此刻，我独自来到了鲁斯冰川（Ruth Glacier）。

它是源自麦金利山南侧的冰川之一，也许称得上阿拉斯加山脉中最美的山域。冰川本身的美自不用论，周围的针峰[2]群更是具有压倒性的魄力。宛如一整块岩石的花岗岩壁、冰川崩裂的断面所呈现出的深蓝色、巨大冰隙的形状……这里没有活物的踪迹，也没有绽放的鲜花，无机的风景仿佛将来到这里的一切拒之门外。这个世界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将人的情绪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每年都会把大本营设在这片冰川的源流，“鲁斯竞技场”（Ruth amphirgeater）。这个地区更是壮丽。顾名思义，它是个神似古代圆形竞技场的凹地，四周环绕着4000～6000米级别的高山。那恢弘的景致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频频回想起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一番话。

“我们需要一个神圣的地方，名为‘时间’的墙壁在那里消失，契机在那里显现。今天早上的报纸上刊登了什么新闻，谁是我的朋友，我欠了谁的人情，谁欠了我的人情……让我们忘却这一切的空间，或是一天之中能忘却这一切的某一刻是必不可缺的。那个地方能让我们纯粹地体验原原本本的自己，体验自己未来的模样。这是创造性的孵化场。起初看似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可你要是有属于自己的神圣的地方，并且使用了那个地方，变化总有一天是会发生的。人会通过圣地的创造和动植物的神话化将某片土地变成自己的所有物。换言之，我们会将自己居住的土

地变成拥有深刻灵性含义的地方。”

昨晚是个满月之夜。月亮从被称为Moose Tooth（驼鹿牙）的巨大岩峰的肩膀缓缓升起，在整座冰川洒下朦朦胧胧的光，四周的群山又将影子投射在冰川上。在这样的夜晚，我实在是坐不住，便把装有咖啡的膳魔师塞进登山包，踩着滑雪板，从大本营所在的岩山一鼓作气滑向冰川。

虽说已经是3月了，但我脚下毕竟是高山。在夜晚的冰川游走的寒风依然刺骨。但是滑雪板在万籁俱寂的世界一路滑行的声响美妙得难以言喻。而且你会觉得自己一点点融入了这片广漠的风景。

在即将到达波动起伏的雪原时，我停下了。从这里开始，会有冰隙带暗藏在厚重的积雪下。不过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品尝到“自己身在鲁斯冰河中心”的感觉。因为四周环绕着驼鹿牙、布勒尔山（Mount Burrell）、萨尔斯布里（Salsbury）和麦金利，只需转头便能尽览它们的全貌啊……

我放下登山包，啜着膳魔师里的热咖啡，在月光下置身于深夜的冰川中央。除了不时从某处传来的雪崩声，周围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也没有丝毫的声响。夜空中点缀着万千星斗，流星以眨眼般的间隔滑落。曾几何时，去撒哈拉旅行过的朋友提起过的沙漠之“夜”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只有沙子与星星的夜晚世界，会对人类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们平时生活在信息过剩的社会中，怕是已经忘记了还有这样的世界存在吧。所以被突然丢到这样一个地方时，人也许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在那儿耐心待上一会儿，你就会渐渐拾回信息极少的世界所特有的精彩。那算是一种力量吧，就跟被我们遗忘的想象力差不多。

话说今天下午，我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只三道眉草鹀（Emberiza cioides）飞到了大本营的帐篷旁边。我试着悄悄靠近，它却没有要逃跑的迹象。然而，这里是高山的冰川地带，哪里找得到东西

吃。这本不该是小鸟会飞来的世界。它是误打误撞闯进来的，还是正在迁徙的途中？我百思不得其解。丢点吃的过去吧，它也没有要动嘴的意思，只是围着帐篷飞，仿佛是在跟我说话似的。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小鸟已经不见了。我只觉得在这个没有丝毫活物痕迹的世界，自己与一只三道眉草共享的时间真是有趣极了。

我想起之前读到过的纳瓦霍族（Navajo）神话里出现的苍蝇。当人在沙漠行走时，那只苍蝇会时不时飞过来，停在人的肩上。在纳瓦霍神话中，它被称为“小风暴”。当小英雄面临考验的时候，它也飞到了他的耳边，轻轻说出父亲出的难题的答案。也就是说，那是揭示不为人知的智慧的圣灵的声音。

我与这座鲁斯冰川有过一段几乎从没跟别人提过的回忆。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发生的事。

那天的我跟昨晚一样，踩着滑雪板从大本营出发，一路滑到冰川。就在这时，我发现将冰隙带彻底盖住的雪原上，竟有一条脚印。脚印来自麦金利山那边，沿着鲁斯冰川向下延伸，一眼望不到头。那到底是什么的脚印呢？我凑近一看，发现脚印的主人是狼。为什么狼的脚印会出现在这样的冰川地带？我怎么都想不明白。莫非它跟今天的那只三道眉草鹀一样，误闯进来的？还是翻过4000～6000米级别的麦金利山脊千里迢迢迁徙过来的呢？这件事太让人费解了，也太凑巧了，简直跟精心设计的故事一样，所以我总有些说不出口。说来也滑稽，只封存在自己记忆中的回忆，竟能一直保留着神秘的力量呢。当我在平时的城镇生活中忽然想起鲁斯冰川时，那一条狼的脚印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在只有岩石与冰块的无机世界，孤狼漫步远行的夜晚的确存在过。在仔细琢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竟莫名地觉得，那里也成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这一次，我已经在鲁斯冰川待了快一个星期了。脸也被晒得黝黑。夜晚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了。即便身在高山的冰雪世界，也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今天的雪崩声也比平时更频繁了些。

1994年3月25日

加拉帕戈斯的落日

我这会儿正在南美的厄瓜多尔。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耐人寻味。拉美印第安人（Indio）的风貌有种难以言喻的异国情调呢。阿拉斯加毕竟是我平时生活的地方，所以这次旅行让我有种“第一次出国”的感觉。

半夜里从旧金山出发，早上在机舱里睁眼一看，下方已经是陌生的南美风光了。明明是海拔很高的山岳地带，却没有冰川，也没有雪。不仅如此，树还一路长到了山顶附近。这应该是因为这边靠近赤道吧，只是对来自阿拉斯加的我而言，这样的风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山谷中时不时会出现一座孤零零的小村落。那是我完全想象不出来的世界，所以每发现一座村庄，我都会出神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有人生活的风景总能让我心醉神迷。

不过南美明明是个真的很遥远的世界，我却这么快来到了这里，这一点让我有些难以接受。身体和情绪都还没来得及跟过来呢。问题也许就出在“旅行的速度感”上吧。第一次透过窗口俯视南美大陆的确带来了兴奋，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里竟产生了一抹不安。“世界”原本是一个能无限延伸的抽象词语，我却能用现实的感觉去把握它了，这就是不安的来由，地球、人类这种宏大的概念仿佛都变得“有限”了，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有些落寞。眼看着21世纪就快到了，说这种话怕是会被人数落“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可我就是无法彻底抹去这种情绪。

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看过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好像是去安第

斯山脉进行考古发掘的探险队。他们组了一支很大的队伍，在南美的山岳地带赶路。谁知突然有一天，负责扛行李的登山向导们罢工了，愣是不肯挪窝了。调查队一筹莫展，只能跟向导说，会给你们涨工资的，求你们赶紧出发吧。他们以为向导是想要更多的工钱。可向导们充耳不闻，一动不动。会说当地语言的队员便问向导的头领，到底出了什么事。头领是这么回答的：

“我们走得太快了，把心撂在了半路上。在心追上来之前，我们要在这里等着。”

这次我之所以来南美，是为了参加一个为厄瓜多尔拍摄影集的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位摄影师受邀来到这个国度，分散到各自的取景地，进行为期两周的拍摄。大家的拍摄主题各不相同，有亚马逊、拉美印第安人、热带雨林……我被安排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虽然时间不长，但众多摄影师会集中精力拍摄各自分到的主题，最后汇成一本影集。主办方是厄瓜多尔政府，具体的编撰工作由《国家地理》（美国）、*GEO*（法国）、*Airone*（意大利）的编辑们共同完成。影集的收益将被用于厄瓜多尔的摄影师援助基金。

加拉帕戈斯群岛有不能在岛上住宿的规定，所以我们得住在船上，穿梭于岛屿之间。之前伊莎贝拉岛（Isla Isabela）刚发生山林火灾，成了世界级的大新闻，大家都在担心宝贵的象龟栖息地会不会被烧毁，好在我抵达的时候，火已经被完全扑灭了。旅程已经进行了十多天，我深感这是个跟阿拉斯加完全不同的世界。

全球最大的象龟，生活在赤道的企鹅，因为一下海就有取之不尽的食物，以至于翅膀退化，无法飞行的鸬鹚[3]，能让人联想到古老地球史的鬣蜥，在不同的小岛上进化出13种形态的鸣雀（Finch，金翅亚科）……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毫无现实感的奇妙生物。遥望沉入南海的壮丽夕阳，我怎能不去想象在距今大约150年前出现在水平线那一头的“贝

格尔号”呢。

有趣的是，在享受加拉帕戈斯群岛那不可思议的自然时，我的心会忽然飘回阿拉斯加。现在刚好是驯鹿大军在北极圈的苔原迁徙的时候。今年的鹿群有没有从我平时设置大本营的康加库特河（Kongakut River）山谷经过呢？如果是蚊子比较多的年份，驯鹿肯定会形成巨大的鹿群吧。也许我的无人区飞行员（Bush Pilot）朋友唐·罗斯这会儿正在飞越布鲁克斯山脉吧……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些事。第一次异国之旅明明充满了趣味，对阿拉斯加的牵肠挂肚却变得愈发强烈了。

但我也很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厄瓜多尔的项目，因为我在这里结识了好几位南美摄影师。尤其是跟我一起拍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哥伦比亚摄影师埃尔多·布兰德，在一起旅行的过程中，我们变得亲密无间，简直跟亲兄弟一样。

埃尔多一直专注于拍摄哥伦比亚的自然。他对祖国的组成部分亚马逊怀有无限的梦想。他的讲述让我切身感觉到，亚马逊的自然与当地人的生活正在飞速转变。这种变化再也不是干巴巴的知识，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体验。我想把即将消失的世界好好记录下来——埃尔多每天晚上都会慷慨激昂地诉说他想以摄影师的身份完成的事业。

与此同时，他也跟我讲起了在哥伦比亚靠摄影吃饭有多么艰难，面临着怎样的两难境地。首先，那边压根没有能发表摄影作品的媒体。自然杂志什么的当然也是不存在的。我通过埃尔多的诉说，渐渐了解了他的贫苦生活。没有像样的住处，除了摄影器材几乎一无所有。器材也一点都不够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埃尔多可是代表哥伦比亚来参加这个项目的自然摄影师啊。

但埃尔多是个很痛快的人，带点哲学家的味道，却也有种难以名状的幽默。在旅行开始前，大家依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埃尔多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我平时主要拍摄哥伦比亚的自然。哥伦比亚在大家心目中大概是

毒品和犯罪的圣地，想到这个我还挺难受的……国家没有余力保护自然，可我想通过坚持拍摄保护亚马逊的自然与当地人的生活……啊，对了，我平时经常去攀岩。就是沿着垂直的崖壁往上爬。我也解释不太清楚，反正对我来说，那不是一种兴趣爱好，而是近似于信仰的东西。很高兴认识大家。”

埃尔多有几分世外高人的味道。我被他那专注又质朴的品性吸引住了。参加这个项目之前，哥伦比亚乃至整个南美对我来说都是难以捉摸的世界。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它们离我更近了一些。因为我跟埃尔多成了好朋友，而那里有他的故事。在邂逅一个人、愈发喜欢上这个人的过程中，相应的风景会愈发宽广，愈发深邃。我还是想把世界想成包含着无限宽广的东西的。

对了对了，赤道的落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阿拉斯加，太阳几乎是以水平的路径慢慢落下，但加拉帕戈斯的太阳会迅速沉入水平线，于是世界便在一瞬间迎来了黑夜。

1994年6月28日

老渡鸦

近来可好？这边迎来了7月，每天都挺热的。你肯定不敢相信阿拉斯加也有热的时候吧。不过远北的夏天比较干燥清爽，不太会出汗的。

此刻，我来到了库钦印第安人（Kutchin Indians）的（老渡鸦）村。村庄坐落在从加拿大北极圈流向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波丘派恩河（Porcupine River）畔，紧挨着国境线，已经属于加拿大那边了。这条远北的绝美河川将在下游汇入阿拉斯加一侧的大河，育空河（Yukon River）。

走在村里，总能看到很多渡鸦，不愧是“老渡鸦”村。可你要想稍微靠近一点，它们便会立刻飞走，仿佛人类的心思都能被它们看透似的。在以印第安人和其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创世神话中，这种鸟必然占有一席之地。神话中的渡鸦是拥有某种魔力的神奇之鸟。据说这个世界就是它们一手创造的。它们起初创造了一个没有痛苦与丑陋的幸福世界，但不知不觉中，这种完美让渡鸦感到了厌烦，于是它们就把世界变得不完美了。而人类也是渡鸦带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的创造物”之一。不过话说回来，这村子的名字也太妙了吧。

库钦族每两年都要聚在一起举办集会，今年的举办地就是旧克罗村。在阿拉斯加，北极村、查尔基茨威克村和比塔尼村是属于库钦族的世界。在地图上，这三座村子和旧克罗村之间画着国境线，但是从天上俯瞰下来，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原野上的人。我是从阿拉斯加坐塞斯纳飞机过来的，不过更多的人好像是沿着河划船过来的。无

论走哪条路，都完全没有“穿越国境”的感觉。

大家听说过“库钦印第安人”这个部族吗？即便在美国问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肯定也是“没有”吧。他们是远北的狩猎部族，全族加起来都不到5000人。他们的生活十分依赖如海浪般一批批通过这片土地的驯鹿。是开发油田，还是保住驯鹿？——要是没有这场撼动全美的关乎北极圈未来的环保之争，要是库钦族没有发声反对，他们也许会继续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远北原野的角落，继续被大家遗忘。不过库钦族大概就想这么过下去吧。

参加集会的人来自形形色色的村子，所以平日里只有200多人的旧克罗村会一下子热闹一倍。村人的家里也住不下那么多人，以至于众多来访者在河边搭起了帐篷。我也无处可去，好在印第安朋友帮我联系到了一位素未蒙面的女士，给我在她的帐篷里安排了一个铺位。她的名字叫罗莉。

朋友只告诉我“是个大号的绿色帐篷”，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罗莉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跟丈夫离了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的母亲是库钦族的，父亲是白人，父母也离婚了。见她的表情有几分凝重，我不禁有些挂心。她为什么要孤身一人扛着帐篷来这么远的地方？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语气问她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的集会，但她只给了我一句话：“有些私人原因。”

库钦族两年一度举办集会的初衷，其实是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部族面临的种种问题。对油田开发的担忧、守护狩猎生活、传统价值观的丧失、酗酒、逐渐消失的语言、年轻人的未来……每天都有相应的主题，从早上一直讨论到傍晚。那些问题，也是置身于现在与新时代的夹缝中的全体阿拉斯加原住民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是谁，只要你想发言，就能走到麦克风跟前。没有规定发言顺序，也没有时间限制。有人回忆往事，有人坦白心事，有人诉说了自己的担忧，也有人讲述了对未来的期许。唯一要遵守的规矩是，每个发言

人都得握着一根提前准备好的杖子说话。通过这条规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要把大家的愿望拧成一股绳”的决意。集会期间，我时不时在人群中搜寻罗莉的身影。

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拍摄驯鹿，与驯鹿共生共存的远北狩猎民族也让我心醉神迷。我也踏上了拜访库钦族长老的旅程，想要了解人们当年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跟自然打交道的。这次来旧克罗村，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目的。但我不光是来听老故事的，更想了解人们现在的处境，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尽可能多认识一些新朋友。

我坐在会场的角落，侧耳倾听人们的心声。在这个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生活在远北原野上的库钦印第安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面临着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对新时代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指向他们身边的自然环境，又指向他们的内心。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夹缝中日趋多样化，我听到很多人在说，他们不知道该以什么为精神支柱。我也在思考，如果自己也是个库钦族的年轻人，那我究竟会朝哪个方向走。在看似走投无路的大环境下拼命寻找更好的方向。人们的这份精神总能深深打动我。

再过5年，我们就要迎来新的千年了。我觉得我们着实生活在一个不得了的时代。资源枯竭、人口问题、环境污染……稍微想一想，都会有排山倒海的无力感涌来。这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吗？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也许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如此想来，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给出正确答案”总是能让人放心的。

让现在的我们对“1000年后的地球与人类”负责，我们只会一筹莫展。这话是很动听，但在现实中实在太遥远了。但我也觉得，也许我们顾不到1000年后，但是对100年、200年以后的世界，我们还是负有责任的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正确答案，却有责任在这个时代中不断找到更好的方向，不是吗？换言之，库钦族和我们也许都在永不

停歇的旅途中。

在集会快要结束的某一天，罗莉来到了麦克风前。

“我一直活在白人社会里。经历了父母和我自己的离婚，我彻底迷失了自己。不久后，我渐渐察觉到了我体内的那一半印第安血统。回顾之前的人生，我度过了很不稳定的童年。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知道那段时光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去到了母亲出生长大的村子，当时便感觉到自己是属于那里的。然后，我就渐渐开始参加库钦族的集会了……”

罗莉仿佛是把这些年里堵在心口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这次真是没白来……”

事后，她在帐篷里喃喃自语道。我们的轨迹只不过在旧克罗村有了一段短暂的交错，对对方的人生一无所知。但我觉得，罗莉肯定也在旅行的途中。

库钦族的集会到今天为止。昨晚，人们准备了以驯鹿肉为主的各种菜肴，用这片土地的自然恩泽填饱肚子，载歌载舞到深夜。我也被拉进了舞池呢。

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晴空万里。一些人坐上小船，沿着波丘派恩河顺流而下，回到阿拉斯加的村子。壮丽的原野无边无垠。水彩画一般的云朵飘浮在半空，天空是如此宽广。咕咕，咕咕……渡鸦一边叫着，一边消失在天际。

1994年7月4日

写在萨尔茨堡

我正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写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来欧洲，有种难以名状的兴奋感，既像第一次独自远足的孩子，又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我在美国待了18年，走北极航线的话，从阿拉斯加去欧洲其实是非常近的，可也不知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来过欧洲。

这次来，是因为德国自然摄影协会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摄影展，我去做了一场以“阿拉斯加的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演讲。只消几天的工夫，相关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决定把剩下的日子都用在萨尔茨堡。这趟旅程总共只有10天，与其走马观花，还不如找准一座城市，慢慢感受。我有一位奥地利朋友住在萨尔茨堡，而且那也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我一说起《音乐之声》，朋友便露出无语的表情，说道：“怎么连你也是啊！”（言外之意，“你怎么跟那些游客说一样的话啊”）可是在那个外国真的无比遥远的时代，电影中的萨尔茨堡风光当然会让人过目不忘。童话般的古城街景，环绕四周的阿尔卑斯群山……世上居然还有那么美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受到的震撼。

我坐早班列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一路上远眺莱茵河的风光，穿越阿尔卑斯的山谷，抵达萨尔茨堡时已是深夜。当朋友的车载着我沿着流经市内的盐河（Salzach River）行驶时，古老的霍恩萨尔茨堡要塞城堡（hohensalzburg salzburg）浮现在夜色中。对来自阿拉斯加的我而言，那就是异世界的景色。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知识，而是俨然存在于眼前的风景。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可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样的景色一定会在某个方面影响人类的思想。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它应该能让我们下意识地感觉到那种肉眼看不到的时间洪流吧。

比起游览名胜古迹，我更喜欢去街角的咖啡厅或者偏僻的小餐馆观察人们的表情，所以我每天都用这样的方法到处溜达，享受着萨尔茨堡这座城市。每到下午，我都要去一家叫“莫扎特”的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打量那些下象棋、看报纸的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相隔不过几米远，我却对他们的人生一无所知，到头来也不会和他们认识，多有趣啊。明明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我一去陌生的土地旅行，就会立刻产生这样的念头。

啊，对了对了，我的头发正好长长了，所以今天还去了趟理发店。旅行时，要想闻一闻当地人的“味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理发店，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只要跟当地人一起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让理发师剪个头发，刮个胡子，发个呆什么的，我就会莫名地有种自己变成了当地人的感觉。

曾几何时，我在阿拉斯加见到的一位瑞士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瑞士已经没有自然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动过手脚的人工自然。如果山是可以挪动的，瑞士人肯定会把山的位置也调整一遍的。”

为什么阿拉斯加有那么多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游客？通过这次旅行，我找到了答案。几天前，我跟朋友去爬了萨尔茨堡郊外的山。可我毕竟是从阿拉斯加来的，在我看来，欧洲阿尔卑斯山区小得跟园林盆景似的。虽然很美，但没有深度。那的确是能让人安心的自然，却没有将人类拒之门外的恢弘。我切身体会到，欧洲人之所以被阿拉斯加所吸引，是因为他们想要看一看真正野生的自然。

百年前在阿拉斯加留下了足迹的人如此说道：“年轻时别去阿拉斯加，到人生的尾声再去吧。”言外之意，要是早早去了阿拉斯加，你就会觉得其他世界太小了，不够味。倒不是说大的自然就一定好，小的自然就一定不好，只是我不由主地想起了遥远过去的旅行者说过的这番

话。

来萨尔茨堡之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这边的建筑都老得教人难以置信。昨晚，我去听了一场古典音乐会，石块砌成的会场竟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全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的霍恩萨尔茨堡要塞城堡是1077年建的。我大受震撼，时间感与历史感仿佛都被颠覆了。如此遥远的历史竟活在现代之中，这令我惊讶不已。与此同时，我也再一次痛感，罗马文化、文艺复兴等欧洲历史都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事。

在阿拉斯加旅行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把属于自己的丈量历史的标尺，那就是白令陆桥（Beringia）。在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蒙古人种穿越干涸的白令海，从北亚来到了北美。这件事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觉得一万年前离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远。只要以“人的一辈子”为单位，一代代往上追溯历史，那就不是难以伸手触及的往昔。不，岂止可以触及啊，最后的冰河时代其实就发生在不久前啊。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我才会觉得欧洲的历史其实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看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意识到那不过是短短四五百年前的东西，我不禁愕然。这种愕然针对的当然是人类历史的短浅，但也有可能是针对人类生活变化之快的吧。

首次欧洲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因为我清楚地把握到了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两个世界的时间洪流。“自己亲眼所见”和“看书、听别人讲”终究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呢。回到阿拉斯加以后，我大概又能带着略微不一样的心情踏上新的旅程了吧。

从明天起，我会和朋友一起去距离萨尔茨堡大约50千米的山村。那是朋友出生的地方，我要去拜访他年迈的双亲。听说那是一座很美的村子。他还告诉我，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采集岩盐的人的后代至今还生活在山村附近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山谷。真想亲眼看看呀。

今天飘了点儿雪。好想念阿拉斯加的冬天啊。那就写到这儿，下次

再见。

1994年10月28日

阿米什人

此刻，我离开阿拉斯加，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虽说已经是11月了，但我毕竟是从冬天的阿拉斯加动身的，并不觉得有多冷。虽然阿拉斯加冷起来能有零下50度，但我还是更喜欢那边的凛冽寒冬。

为期3个月左右的“阿拉斯加”摄影展在这座城市的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开幕了。我就是来参加开幕式的。每次来到美国本土的大城市，我都会痛感阿拉斯加是多么偏远。习以为常的土地，仿佛都变成了遥远的异世界。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安排。就在我琢磨要去哪儿的时候，阿米什人（Amish）忽然浮现在了脑海中。宾州是有几座阿米什村子。我做了些功课，决定去离匹兹堡最近的新惠灵顿看看。

阿米什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爆发的16世纪初，开创者的初衷是回归圣经中的朴素信仰生活。直到今天，代代传承这种信念的阿米什人依然生活在只有自己人组成的共同体中。他们对科技抱有极度怀疑的态度，至今基本不用电，过着与现代文明无缘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现代社会工作的人当然也是寥寥无几，家家户户都有农场，日子过得十分朴素。

阿米什人的着装特征明显，你一定也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无论大人小孩，男的都要戴黑色的宽边帽，穿不加修饰的黑衣服。女的也穿着简朴到不能再简朴的独特服装。阿米什人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跟小箱子一样的黑色马车。在一个家家户户都有汽车的社会，没有比马车更让阿米

什人显得特立独行的东西了。

美国集现代文明的精粹于一身，这群人却构筑起了与人类历史逆行的社会。我早就觉得他们不可思议极了。换言之，他们是彻底提防着进步的一群人。

我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终于抵达了小小的新惠灵顿。那是座典型的美国乡村小镇。阿米什人的村子就在这个小镇的郊外。听说每座村子的阿米什人都非常排外，不过这也难怪，毕竟老有我这样的人跑去观光旅游啊。

穿过小镇，沿着一条长长的坡道往下开，便驶入了一片美丽的田园地带。突然，一架黑色的马车出现在前方，朝我逼近。因为两边的速度差太多了，以至于我产生了那样的错觉：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跟在马车后面开了一会儿，然后再缓缓超车。马车里的人脸在后视镜中一闪而过。吸引我的不是第一次见到的奇异服装，也不是圣诞老人似的长胡子，而是……怎么说呢，是他的视线所释放出的气场。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脑子里想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后视镜中的黑色马车越来越小，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又开了一会儿，我看到田园地带的角落里有一栋小砖房。房里大概只有一个房间，陈旧得仿佛被遗忘了一般。正要从砖房前经过时，房门开了，身着传统服装的阿米什孩子们冲了出来。原来，那是村里的学校。那光景，就好像时代倒退了100年、200年似的。

行驶在风景如画的农场地带，我发现每户人家都没有汽车，却停着小小的黑色马车。而且放眼望去，哪里都找不到电线的踪影。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不禁产生了想去他们家里看看的冲动。

“内有拼布（quilt）工艺品出售”

见一户人家跟前挂了这么块牌子，我便停了车。小小的里屋内，貌似放着村人制作的各种手工艺品供顾客选购。

进屋一看，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可爱少女在看店。跟刚才第一次看

到的马车里的阿米什人一样，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因为她穿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衣服，关键还是在于她的气场。活在现代文明中的孩子绝不会有那样的气场。在挑选工艺品的时候，我不经意地望向她，却发现她也在偷偷盯着我看。

"村子里有能吃饭的地方吗？"

我实在很想跟她说说话，想来想去，好不容易憋出了这个问题。多傻的问题啊。阿米什人的村子里怎么可能有餐厅呢。

"……村里什么都没有，但镇子的角落里有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

少女无比腼腆地回答道。哦，也许她会时不时跟家人坐马车到镇里，去那家店吃三明治。当那一幕光景浮现在眼前时，我竟莫名地松了口气，喜从中来。我向她道了谢，买了一件小纪念品便离开了商店。

我只在阿米什人的村子逗留了短短的一天。而且我只是开着车在田园地带转圈瞎逛而已。可那天见到的每一片风光都是那么难忘，都让我铭记于心。

红日西斜，农场因家家户户升起炊烟变得朦胧。少年孤零零地坐在秋千上。在那之后，他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呢？

在农场的仓库前，两个青年扛着锄头聊天。他们究竟在聊什么呢？

还有在淡淡的暮光中，赶着马儿耕地的老夫妻的剪影。一如中世纪的风景画。

我们曾对人类的进步史坚信不疑。而此时此刻，我们逐渐察觉到"进步"所包含的阴影，呆若木鸡，驻足不前。然而，我还不知道阿米什人到底在向我们诉说些什么。

我去少女介绍的那家店吃了点东西，然后在新惠灵顿随便走了走。在这里，活在现代文明中的镇里人和背对现代文明的阿米什人相依相伴。用一条路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究竟是什么？那位少女坐马车去镇上的时候要"穿过"的东西，再次回到村里时也要"穿过"的东

西……我感觉，自己好像可以相信那种暧昧朦胧的世界了。

少女完全有可能在内心的角落憧憬着物质丰富的城镇生活。不，我殷切希望她能有这样的憧憬。想必新惠灵顿的居民也会凝视着来到镇上的阿米什少女，思绪万千吧。

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镇里的大马路也亮起了温暖的灯光。感恩节将至，这座美国乡间小镇也是流光溢彩。

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哒、哒、哒”的马蹄声。回头一看，只见一架黑色马车从对面驶来，又如风一般从我眼前经过。我盯着它看了许久，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视线移开。马车驶出视野之后，空留马蹄声在我体内回响，久久不能散去。

1994年11月22日

第二编

聊聊坂本直行先生

我在秋天的麦金利国家公园碰巧遇见了朝比奈老师与师母。我也觉得他们应该快到了，却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

当时我正在路边遥望远处山坡上的灰熊母子，却见一家名叫“德纳里营地”的休息站的大巴停在眼前，朝比奈夫妻带着万分激动的表情走下车来。

千里迢迢，总算是到了……这句话仿佛就写在他们脸上。一看到他俩那模样，我也不自觉地高兴起来。回过神来才发现，我们正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师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而且年事已高，我之前都有些担心，觉得他们可能来不了了呢。

朝比奈老师已经从北海道大学退休了，但他是生物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寒冷世界的昆虫，而且也是北大山岳部草创期的领袖人物。我们的邂逅，要追溯到3年前的札幌冰雪节。为我们牵线搭桥的，竟是生前未曾蒙面的山岳画家，坂本直行先生。

那年2月，我第一次得到了在札幌举办摄影展的机会。本地报社让我写一篇“影展寄语”。早在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对北海道产生了无限的憧憬，正琢磨着要写点什么呢。就在这时，坂本直行先生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他的画作与文章，更加深了我对北方自然的向往。

直行先生出生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的钏路。从北大农学部毕业后，他来到十胜的原野，过上了开拓生活，与广漠的不毛之地斗争了30多年，终于败下阵来，于是放下锄头，改拿画笔，成了山岳画家。他坚

持刻画一年四季的原野与风景，刻画日高的群山。他那顽强的人生哲学的确深深吸引了我，但我更喜欢他的画，因为我能透过那些画，感觉到他与大地正面交锋的生活。

《开垦记》《从原野远眺群山》《雪原的脚印》……我在阿拉斯加那栋房子的书架上，至今摆放着他的著作。我甚至觉得，直行先生的世界与我对北海道自然的憧憬重叠在一起，又在某处联通了阿拉斯加。

摄影展开幕后，我惊讶地发现，朝比奈老师和好几位直行先生的“山友”竟因为看到了报上的豆腐块小文章特意来到会场。在北大山岳部，朝比奈老师是直行先生的学弟，他的夫人更是直行先生的亲妹妹。在会场的邂逅，也成了他们日后来到阿拉斯加的契机。

50多岁的I女士也是来看摄影展的山友之一。我们聊得很开心，不知不觉中，竟聊到了直行先生的著作《雪原的脚印》。我很喜欢那本书的第一章，“幌尻的歌声”。

这章讲的是受尽生活摧残的山友们好不容易再聚首，踏上了探访日高山脉的秘境幌尻，还有半山腰的七沼盆地谷（德语：Kar）的旅程。读者也能透过文字感觉到他们一路上的欢乐，格外暖心。看到残雪与鲜花并存的七沼大盆地谷的美景，直行先生如此写道：

“曾几何时，我们的先祖阿伊努人经常为了打熊踏入这片静寂的秘境。在我看来，这里仿佛蕴藏着传说与不可思议的梦。”

我很喜欢直行先生对当地原住民抱有的朴素情感。该怎么形容呢，也许是一种不同于乡愁的、扎根于生活的视线的哀伤吧。

“我跟他一起爬了幌尻呢。”

I女士兴高采烈道。

“莫非您就是书里提到的‘眼下正在物色好人家的炊事班长I小姐’？”

这本书我翻来覆去看过好几遍，所以连这样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和I女士明明是初次见面，却产生了一种多年老友般的亲切感。

当时有一本叫《北国山脉》的杂志，专讲北海道的山。我都没去过

北海道，却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茗溪堂是全东京唯一买得到这本杂志的书店。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能体现出北国的自然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吸引力啊。

然后在摄影展快要闭幕的时候，坂本直行先生的遗孀鹤夫人竟然来到了会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时她肯定已经超过75岁了，举手投足都优雅极了，清秀素雅，但浑身散发着与原野斗争了30多年的人所特有的土味。

鹤夫人家住手稻，还请我去家中做客。她用心烹制的早餐，成了那次摄影展最珍贵的回忆。款冬花茎汤和热腾腾的米饭……我从没吃过那么美味的早餐，一连添了好几碗饭呢。之后，我看到了放在他们家里的历史文献，这才知道直行先生居然是坂本龙马的后裔。

夫人还给我看了好几本记录了严苛的开拓生活的相簿。眼看着相簿的标题从《开垦记》渐渐变成《悔恨记》[1]，我觉得格外有趣，也被深深打动了。奋战了30多年，最后兵败离去……十多岁时的我还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意。但现在的我明白了，直行先生用“拿起画笔”肯定了那段岁月，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相簿第一页也有鹤夫人的身影。照片中的她如少女一般，可爱极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非常喜欢的《雪原的脚印》一书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位叫广尾又吉的阿伊努老人的故事。又吉是天生的自然之子。直行先生在为开拓生活忙碌的同时，也会独自去南日高的山中行走。而那一带正是又吉老爷子经常去打熊的地方。那时很少有人做这种事情，所以久而久之，直行先生的名字就在人口稀少的村子里传开了，连又吉老爷子都知道了。两人在村中的铁铺初次见面的场景真是温馨极了。

“这小子姓坂本。就跟你一样，会自己跑去山里瞎转悠的。嗨，反正你俩是一路的啦。只不过他不光没本事打熊，光是看到熊都要吓得腿

软呢。”

“哦，坂本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见见你呢，来得正好。听说老兄你也经常上山啊。怎么样啊，坂本老兄，来一杯呗！”

“是吗？我也早就想见见您啦。今天能见到真是太好了。”

又吉当年好不容易拿到了政府分的地，却被人骗走了，晚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愤世嫉俗，而是无欲恬淡。直行先生也渐渐被他那值得敬爱的人格迷倒了。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又吉老爷子扛着他最爱用的破旧村田枪，来到了直行先生位于原野的家，与他共度了难忘的一夜。他喝着烧酒，红着脸颊，讲述猎熊的故事，又借着微醺的酒劲唱起了阿伊努人的摇篮曲。那写满哀愁的旋律，给直行先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那一刻，老爷子仿佛变成了孩子们眼里的来自神话世界的使者。

“老爷子，要是熊扑过来了怎么办啊？”

“如果我觉得打不中，我就不会开枪……蹲守熊的时候啊，熊有时会从对面来的。它又不知道我在那儿，于是就低着头走到我眼跟前。这样我是没法开枪的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故意清清嗓子，咳嗽一声。听到声音，它就会吓一跳，边叫边站起来。这样就正合我意啦。”

孩子们围坐在又吉周围，屏息凝神，瞪大眼睛，听他嘴里说出的惊天故事。

一天，原野的巡查路过直行先生家，无意中聊到了又吉老爷子的年龄。

“又吉的户籍上写着‘明治四年（1871）一月某日生’，照理说是86岁，可他的年纪好像不止这点，据说还有20多年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呢。”

“这话从何说起啊？”

“哎呀，又吉说的那些事跟他的年纪对不上啊。当年十胜的阿伊努

跟日高的阿伊努在这条河后面打过一仗，具体是哪一年就不清楚了，据说又吉当时是酋长啊。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当得了酋长呢，再年轻也得有20多岁吧……而且现在也只有他知道当年那场仗是在哪儿打的了。”

后来，直行先生与札幌的阿伊努民族研究家更科源藏老师一起拜访了又吉老爷子，不料无心插柳，证明了他户籍上的年纪的确不准。话说在明治初期，日本与俄罗斯进行全桦太和千岛列岛的领土交换时，住在桦太的阿伊努人被遣送回了北海道，当时又吉老爷子貌似去了札幌，还说他记得被遣送回来的阿伊努人的衣着打扮跟自己差别很大。这起事件发生在明治八年，而老爷子户籍上的出生年份是明治四年。换言之，又吉是在近百岁高龄的时候扛着火枪，连点像样的吃食都不带，就跑去山里过夜，还追着熊四处跑。

在同一年的圣诞节夜里，又吉与世长辞。

“……载着棺材的手拉雪橇，在数人的守护下被拽往能看到太平洋的原野墓地。我目送他消失在雪原的彼方，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只有寥寥数人送葬……没有任何家当的房子失去了主人，空荡荡的，显得格外清冷。泥地间的钉子上，还随意地挂着又吉老爷子心爱的破旧村田枪。一看到它，强烈的悲伤终于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我策马穿越雪原……老爷子生前经常迈入流淌在原野的河（ヌプカペツ）。双子峰（オムシャヌプリ）的尖顶以逆光的晚霞为背景，倒映在水面闪闪发光。原野（ヌプカ）之星坠地了。”

我念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样的世界肯定已成过往。但十多岁时的我还是任思绪飞向尚未谋面的北国原野，也产生了有朝一日要去那里生活的想法。

然而，我并没有去北海道，而是来了阿拉斯加。而且我忽然想到，也许直行先生当年经历过，又怀着某种哀伤送别的时代，也许正是我如今在阿拉斯加经历的时代。因为我感觉，在这片土地旅行的过程中，我

好像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广尾又吉。他们是爱斯基摩人、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中的广尾又吉。

在札幌摄影展的第二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海道的信。那是坂本直行纪念馆落成仪式的邀请函。纪念馆设在带广郊外。我不过是直行先生的崇拜者之一，也没有见过生前的他，这肯定是鹤夫人的悉心安排。可惜我离不了阿拉斯加，没有去成，但她的心意着实让我感动。

直行先生扎根于原野，同时坚持作画20余年。据说纪念馆会根据季节展出应季的作品。纪念馆的建设者是北海道的西式糕点老字号“六花亭”。直行先生的工作收入微薄，正是这家公司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六花亭美丽的包装纸上就有他画的花，见过的人应该不少吧。这家老字号还坚持发行儿童文学杂志*Sairo*，据说直行先生的画也上过封面呢。

去年2月，我终于有幸造访了位于带广郊外的纪念馆。在柏树林的环抱中，它完全融入了四周的风景，能让人感觉到这片土地所特有的开拓时代的味道。用这样一栋建筑做坂本直行的纪念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踏着雪，望着那些枝头仍挂着枯叶的树木，颇有些与老友重逢的感觉。啊……这就是直行先生经常提起的柏树啊。在北海道，没有一处被称为“原野”的地方是没有柏树的，这一点正体现出了土地的贫瘠，据说农民看到这样的景象是一点都不觉得高兴的。

“第一次在原野迎来冬天的时候，眼看着雪都积起来了，柏树却还挂着枯叶，我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单调而荒寥的冬季原野风景中，没有比这更相称的点景物了。在尽是冷色的冬季原野中，它也是唯一的一抹暖色。粗俗而粗野的柏树还很强韧，是拥有超强生存能力的原野幕后英雄。原野的柏树，柏树与开拓者。对开拓者而言，柏树应该是和他们最有渊源的树了，不过在漫步原野的登山者看来，柏树恐怕也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树木吧。”

可能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淡季，纪念馆几乎没有人，四周寂静无声。室内洒满冬日暖阳，舒服极了。直行先生的画挂在很宽敞的空间里，这让我倍感欣喜。我踩着木地板，听着那顺耳的嘎吱声，仔仔细细观赏了每一幅画。

纳沙布海角的浮冰，晚秋的日高联峰，冬日的原野，干枯的柏树……眼熟的画有好几幅，都是书里出现过的。在一幅小小的写生前，我不禁停下了脚步。下面有一行小字，是画的标题——《广尾又吉像》。

朝比奈夫妇在麦金利山脚下的休息站住了一星期，然后来了费尔班克斯，到我家做客。在短暂的路程中，他们看到了红叶与新雪，连极光都看到了，收获貌似还是不少的。

“如果我哥哥还活着，他一定会很想来阿拉斯加的吧……”

师母的这句话，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岁月

6月，我在东京办了摄影展。毕竟我一整年几乎都是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所以摄影展给我提供了见到各种人的机会。阔别25年的发小勾起了我的万千怀念，如今她已经成了寿司铺的老板娘。话说回来，她当年就是个很有锐气的人。而且这一次，我还见到了多时不见的T的母亲。

那都是18年前的事了。那年我才21岁。在谷川岳进行的夏季集训结束后，我在回程的夜班火车上翻开报纸，竟看到了上初中时结识的至交好友T的照片，顿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10天前，T刚来过我家来借相机和冰镐。

“你可别弄坏我的相机哦。”

临别时，我半开玩笑地说道。报上说，千叶大学有一支三人小队遇难了，其中之一就是T。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晚开往上野的夜班火车有多慢。

第二天一大早，我立刻和朋友们一起赶往信州。在当地警署等候时，我忙着到处打电话。屋里的窗户敞开着，大片繁盛的野草鲜绿得刺眼，在风中起起伏伏。明明出了这么大的事，另一个我却在为窗外的风景心醉。我心想，在漫长的岁月过后，我总有一天会想起这片繁盛的夏草。也不知为何，我在那一刻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T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在事发现场见到了T的母亲。我从小没少受她的关照，所以对我来说，她就跟我的母亲没差别。她凝视着面目全非的T，却没有掉一滴

眼泪。不仅如此，她还对我露出温柔的微笑，说：“希望你能带着他那份一起好好活下去。”两个人的立场完全颠倒了，我反而成了那个受安慰的人。T的身体和冰镐都已经不成样子了，可不知为什么，只有相机安然无恙。

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好像为我的青春划上了一个句号。在T死后，我一直在寻觅一个明确的结论。不抓住它，我就无法前进。在一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找到了答案。特别简单，“做自己喜欢的事吧”。“T的离世”绕了一大圈，带来了“我此刻正活着”的实感。回过神来才发现，我还是回到了T的母亲在事发现场对我说的话。

19岁那年去过的阿拉斯加突然在我心中膨胀起来。我心想，无论如何，我都要再一次回到那里去，要和无比广阔的自然打交道。

我回到了大学校园，却发现那已经不再是我该待的世界了。捧着网球拍谈笑风生的学生，在告示牌跟前发表煽动演讲的学生……司空见惯的风景仿佛也变成了另一个世界。未来还是一片模糊，但我唯一确定的是，我现在非得离开这里不可。

我选择了摄影这份工作，再次远赴阿拉斯加。一眨眼的工夫，13年过去了。如今，我正试图扎根于这片土地。在T死后，我一直在奔跑，从未停歇。

每次回日本，我都要拜访T的母亲。她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样，每次进去，都有种穿越回遥远往昔的错觉。上了年纪的母亲也跟以前一样，跟我天南地北地聊，让我回到了上初中的时候。然而，我们几乎从没聊起过T。

那天，T的母亲来到摄影展的会场。我感觉她好像变年轻了一些。我们也好久没见了，便坐在会场的椅子上慢悠悠地聊。突然，和T有关的回忆如决堤的河水一般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在宽敞的会场中，顿时多了一个环绕我们的封闭空间。

“你去阿拉斯加以后，我总觉得他在跟你一起旅行呢……”

就算T没有出事，我十有八九也会去阿拉斯加的。但我会怀着如此炙热的信念投身于那片土地吗？被改变的不止我一个。在他周围，有好几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因为这件事被大大改写了。无可替代之人的离去，往往会为苟活于世的人持续注入巨大的能量。

我凝视着T的母亲，想到她到头来还是没有在我面前掉过一次眼泪。透过这一点，我仿佛也窥视到了自己根本无从揣测的，失去爱子的母亲的痛彻悲伤。

“最近啊，我开始打乒乓球啦。”

说这句话的时候，年近古稀的她跟少女一样两眼放光。我不禁想起了她拿给我看过的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她还是个学生，穿着登山服。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打乒乓球的她和那张照片重叠在了一起。

T的祖母长年瘫痪在床，去年终于还是走了。为了照顾老人，T的母亲怕是过了很久很久没法出门的日子。也许，她也在慢慢卸下肩头的重压。

“阿姨，有机会咱们一定要打两盘呀！”

我说道。

她开心地点了点头。

我是真心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跟T的母亲来一场乒乓球比赛。

海流

沿着富兰克林坡往上走，在第二条马路左拐，便是一家名为“瞭望台书店”（Observatory Books）的旧书店。

这座城市的坡可真多。陡峭的海岸山脉就耸立在背后不远处，眼前则是峡湾的海面。在19世纪末的淘金热时代，这一带的山谷也找到了金子，于是人们便在“趴”在巴掌大的山坡上，建起了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这里依然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飞机与船是唯二能联通内外的交通工具。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就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朱诺（Juneau）。

不过找遍全美，大概都找不到第二座如此绝美的首府。从上空俯视，你便会看到紧压着大地的山岳地带中有着恢弘的冰原，其中有一支冰川近得仿佛要流进城里一样。而在相对较低的群山与山脚下，是茂密的原生森林，不留一丝缝隙。来自大海的潮湿大气与海岸山脉相撞，带来了每年4000毫米的降水。就是充沛的雨水，缔造了这个森林与冰川的世界。而带来潮湿大气的海流，就是从遥远的日本出发，流经阿留申（Aleutian），在北太平洋划出一道弧线，再流向阿拉斯加南部的黑潮。

当年构筑起图腾柱文化的两个印第安部族，特里吉特族（Tlingit）与海达族（Haida）究竟是如何来到这个被险峻的山峦、广阔的冰川地带与密林隔绝的世界的呢？他们与住在北冰洋沿岸的爱斯基摩人，还有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也有明显的区别，在阿拉斯加原

住民中享有独特的地位，是一群非常神秘的人。

瞭望台书店敞开着大门。上了年纪的狗一如既往地睡在门口。它的耳朵已经很背了，就算有客人要进门，它也不让道，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充耳不闻车喇叭，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得一直看着它呀。”——迪伊如此说道。她是旧书店的老奶奶，也就是这家店的女主人。

“迪伊，你好呀！”

“哟，好久不见啦……哎呀，你上次来找过的那本讲图腾柱的老书，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呢。到底是难找的珍品呀。”

“嗯，没关系，我就是来随便瞧瞧的。”

每次来朱诺，我都会来这座富兰克林坡的旧书店逛一逛。之所以总是下意识地往这儿跑，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就有逛书店的习惯，到现在也没改掉吧。早在学生时代，神田的旧书店街就成了我的“主场”，而且我母亲的娘家就在早稻田的旧书店街上。移居阿拉斯加以后，我也很喜欢去各种书店淘一淘和这片土地有关的旧书。

100多年前的爱斯基摩村庄游记，黎明时代的布鲁克斯山脉探险记，淘金热时期的褪色影集，还有无数标题带有“阿拉斯加”的旧书……我能透过每一本书，听到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的声音。

总是不知不觉走上富兰克林坡、来到旧书店的理由不仅于此。老板娘迪伊的存在，也是这家店吸引我的地方。我从没见过第二个如此享受“经营旧书店”这份工作的人。有一次，我当面对她说：

“迪伊，你看起来真的好开心啊。”

“可不是嘛，我本就喜欢阿拉斯加的历史，而且1867年美国从俄国手里买下这片土地之前的时代也格外有趣呀！”

在“阿拉斯加的历史”这方面，她的确是知识渊博。一聊起来，年号和人名便脱口而出，我只觉得自己是在跟一本百科事典说话，佩服极了。我也问过她，你为什么懂得这么多。不知为何，她竟露出些许害羞的表情，如此回答道：

“好多在现实中很重要的事都被我忘光了，可是一碰上跟阿拉斯加的历史有关的，我连特别无聊的细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呢。”

这位老奶奶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她说起话来有几分说书先生的意思，话匣子一开就刹不住车了。如果你要赶时间，提问时一定格外小心，否则定会错失离开的时机。她的一举一动都跟美国老电影里的喜剧桥段似的，滑稽得很，教人忍俊不禁。

每次在瞭望台书店买书，迪伊都会给我打九折。她有四个女儿，如果客人的职业和她女儿们的一样，就能享受九折优惠。她有个女儿是在报社上班的，而我是拍照的，能勉强跟“记者”沾到一点边，于是也享受到了迪伊的特殊关照。顺便一提，能享受折扣的另外几种职业是菜鸟律师、演员和舞者。

“我这儿有张很有意思的地图，你要不要看看呀？”

迪伊最熟悉的领域就是地图，尤其是“世界还拥有无限宽广的时代”的，跟古代文献一样的地图。瞭望台书店不光有旧书，还收藏了大量的老地图。每个人都会把梦想寄托在某种东西上，而年迈的迪伊始终把自己的梦想倾注在地图中。

“对地图史的兴趣，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兴趣呀。因为地图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一点点把握住这个世界的。”

她拿出一张地图，放在桌上，又盖了一张透明的塑料膜上去，以免伤到纸张。那是绘制于17世纪的北太平洋地图，日本与阿拉斯加都在上面。那个年代的地图当然不可能准确，与其说它是“地图”，还不如说它是“画”还更贴切些，只是很笼统地标出了大陆与岛屿的位置而已。仔细一瞧，写在上面的文字是法语，看来是在欧洲绘制的地图。

“在距今300多年前，有没有日本人在北太平洋航行过呀？当时有没有绘制地图的技术呀？”

“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日本应该没人做过那种事吧。而且当时也还没有绘制地图的技术呢。”

迪伊貌似很满意我的回答，略有些得意地讲起了那幅地图的谜。

“在17世纪啊，有个欧洲人去了日本，在天皇家看到了一张地图。他就誊写了一幅，带回欧洲，然后制成了这张地图。也就是说，这幅地图的原版出现在17世纪的日本。我就纳闷了，日本人明明没有在北太平洋航行过，也没有绘制地图的技术，那为什么这样一幅地图会出现在日本呢……”

她的地图故事总是以这样的引子开头的。听着听着，我也会在不经意间沉醉于老地图的魅力之中。我甚至觉得，撑起瞭望台书店的不光是它的藏书，还有这位老奶奶的渊博知识。

扫完书架上的旧书，我便坐在迪伊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消磨起时间来。时间充裕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听她讲故事的。虽然话题会满世界乱跑，但她对阿拉斯加史的了解总是让我敬佩不已。

忽然，我冒出一个念头，想找她求证某件我一直都很好奇的事情。不过这件事，也许连她都不知道吧。自从听朋友说起以后，我就一直惦记着它。它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仿佛能让我回归孩童时代。

让我牵肠挂肚的，是一艘幽灵船（Ghost Ship）。在18～19世纪，以捕鲸船为首的各路船只经白令海（Bering Sea）驶向北冰洋。半途遇难的船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说不定是被结冰的海面夹坏的。随着冬天的临近，海上的冰在相互碰撞的同时不断变大，最后化作冰原，将海面完全盖住。据说有一艘18～19世纪的船在这个过程中被挤上冰面，送往无穷无尽的北极海流，至今仍在海上航行。

每隔10年，不，大概每隔20年吧，那艘幽灵船会驶过爱斯基摩村庄所在的北冰洋沿岸。村人们聚在海边，目送那艘神秘的船缓缓通过。孩子们总会听到父母的叮嘱：“千万别靠近那艘船……”

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从爱斯基摩长老那儿听来的。可世上真有那样的幽灵船吗？不知为何，我突然想问问看迪伊了。

“哦，你说的那艘船叫“贝奇莫号”。我记得它好像是19世纪的捕鲸

船。书店的藏品里应该还有它在七八十年前出现在诺姆（Nome）岸边的照片。我去找找看哈。”

迪伊走进里屋，不一会儿便捧着许多相簿回来了。

“这些照片都是当年住在诺姆村子里的白人拍的。大部分拍的是当时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但我记得里面有“贝奇莫号”的照片的。是一张4寸的小照片呢。浑身都是冰的幽灵船就在海边。”

我有点不敢相信，只能陪着她一起翻老相簿。无论是谁的照片，拍得怎么样，七八十年前的阿拉斯加的相簿都是宝贵的史料。而且这些照片拍摄的还是生活在爱斯基摩世界的人，价值就更不用说了。迪伊平时也会出于自己的兴趣，搜集一些和生活在阿拉斯加的人有关的相簿。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看。就在这时，我的视线被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照片的主角是一对夫妇，旁边有架小型飞机。我只觉得丈夫的长相格外眼熟。

“那是林德伯格[2]呀。因为飞越大西洋成了世界级名人以后，他带着妻子飞来了阿拉斯加，那就是当时拍的照片。”

我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林德伯格居然来过阿拉斯加，更没想到如此珍贵的照片居然沉睡在这样一本老相簿里。

然而，幽灵船的照片迟迟没有出现。我们分头行动，各翻各的。

“就是一张船漂在海边的照片，乍一看普普通通，不仔细找很容易漏掉的。只是那船的确盖着一层冰……”

每次有客人进来，我们都得暂停片刻。同一本相簿也翻来覆去找了好几遍。不知不觉中，竟找了快一个小时。迪伊生怕照片是混到别处去了，又从里屋搬来了一大摞相簿，可我有点累了，便躺在了长沙发上。

瞭望台书店的正中央放着年代久远，但坐起来很舒服的老沙发，四周都是书架，温馨得仿佛人家的客厅。就算你不买书，也能坐在沙发上看书。迪伊甚至更欢迎那样的顾客。

古旧的沙发，分散在房间的角角落落、堆积成山的书本，躺在地上的老狗……这家店的妙处，也许就在于这混沌的模样。

我居然有点困了，一边想着“贝奇莫号”，一边躺在沙发上发呆。裹着一层冰，没有丝毫生气，至今仍在海上航行的无数艘幽灵船。还有不断推动这些船的北极海流……就在我闭目养神的时候，梦幻般的光景仿佛也浮现在眼前。

“贝奇莫号”是19世纪遇难的捕鲸船吗？我想起了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故事。1839年，在北太平洋航行的美国捕鲸船遇到了一艘正在漂流的船。那种形状的船，海员们从没见过。凑过去一瞧，只见船上蜷缩着7个奄奄一息的人。原来，那是一艘日本的帆船。因为遭遇了暴风雨，它被黑潮生生冲出了江户时代的日本。

天保九年（1838）四月二十九日，“长者丸”[3]从富山出发。船上装着大米，驶向大坂[4]。当时，由江户幕府管辖的日本海岸线上有各种运输物资的船只来来往往。“长者丸”的船长叫平四郎（50岁）。除了他，船上还有9名船员。

他们分别是八左卫门（50岁）、八左卫门（同名，47岁）、善上门（42岁）、田三郎（40岁）、六三郎（31岁）、次郎吉（26岁）、五三郎（25岁）、七左卫门（23岁）和金藏（18岁）。

5月底，“长者丸”顺利抵达大坂，紧接着便载上棉与糖驶向越后[5]。到了8月中旬，他们来到了虾夷[6]的松前。在下一次启程前，他们在松前住了一个月。就在这时，负责掌舵的八左卫门提出了下船的要求。因为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从津轻海峡驶向江户的时候可能要出事。于是一个叫金六的男人取代了他的位置，据说他更熟悉危险的东海航路。

9月底，“长者丸”在函馆装了大量的海带，一路驶向仙台。半路上，他们为了修船在田野浜逗留了两个多星期。其间，佛教的僧侣和神道教的巫女相继登船，为航行的平安祈祷。谁知后来的巫女语出惊人。

她说，在11月23日到24日之间，会有灾难降临在这艘船上，她已经看到了那一幕光景。可船员们都是信佛的，没有把巫女的预言当回事，听过算过，一笑了之。

抵达仙台后，长者丸因为天气不好又逗留了两个星期。然后在11月23日，天总算放晴了。上午8点，长者丸扬帆出港。10时许，就在船快要驶出港湾入口的时候，“红风”骤起，眼看着船被大风迅速推向大海。红风是一种不祥的风，相传红风一起，海面便会发红，而且一旦被这种风抓住，船就永远都回不到岸边了。船员们拼命调整风帆，可就在这时，支撑着帆布的绳子突然断了。失控的长者丸就这样被缓缓推向了外海。到了25日中午，连最后一片陆地金华山都消失在了水平线后。

船究竟会漂向何方？长者丸上的船员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了。痛失希望的他们唯一能过的，就是太太平平地漂着，直到抵达某处的陆地。这片海的尽头真的有“外国”存在吗？自己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与这股海流同生死，共命运。

到了12月，气温开始下降，还下起了雪。船上的米和水也快见底了。船员们瘦得皮包骨头，每天向佛祖祈祷，继续着不明终点的漂流。

又过了一阵子，新的一年到来了。五三郎和善上门接连死去。掌舵的金六也投海自尽了。剩下的7个人只能一边靠海带和雨水充饥，一边呆呆地等死。

在1839年4月的一个早晨，一个跟小山一般高的东西浮现在水平线上。船员们已经动弹不得，却都凝视着不断靠近的巨型船只。在他们心里，对水的渴望压过了对从没见过的异国船只的恐惧。就算要死在异人刀下，也想先喝足了水再死。

大船上有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洋人。他们在长者丸附近转了好几圈，随后派出一艘小船。船员们连站都站不起来，却不得不面对登船的洋人。江户时代与世界，就这样在无法交谈的状态下有了交集。

船员们看到的大船，是一艘叫“詹姆斯·洛珀号”的捕鲸船。7个日本人换上压箱底的高档和服，在洋人的搀扶下去往他们的母船。长达4个月的漂流终于结束了。

船员们被海流冲出了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后来又换乘了好几艘异国船只，去了夏威夷、堪察加（Kamchatka）和阿拉斯加的锡特卡（Sitka），足迹遍布世界。阿拉斯加当时还属于俄国，而锡特卡正是阿拉斯加的首府。

1843年3月，俄国船只奉沙皇之命从锡特卡出发，前往择捉岛，以便将7名漂流者送回日本。经过两个月的航行，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的日本。

问题是，按当时的幕府律法，踏过异国土地再回来的人都是罪犯。船员们被长时间囚禁在江户，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审讯。不过在闭关锁国已久的日本，漂流者的所见所闻不知对负责审讯的幕府学者的求知欲产生了多大的刺激。又过了3年，船员们才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他们的见闻录中，年轻船员次郎吉的存在尤其值得关注。他不光心思细腻，用心汲取了形形色色的体验，记住了每一个细节，还发挥出了高超的美术天赋，将记忆转化成了画作。他笔下的锡特卡风光，还有印第安人的模样，都为我们生动展现了一个鲜活的阿拉斯加，直教人浮想联翩。

然而，长者丸漂流记中最吸引我的元素既不是次郎吉，也不是见闻录，而是将船拽出日本，送往北太平洋的黑潮。

自远古时代起，流转于北太平洋的海流仿佛是在寻找出口一般，一直在转圈。在沿日本东岸北上的同时，海流的一部分穿过白令海，剩下的主流则会化作黑潮，流经阿拉斯加南部，然后划出一道弧线，南下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之后会有部分海流朝东边的夏威夷方向冲去，逐渐失去明确的方向。但主流会朝着赤道继续南下，径直冲向关岛和台湾，接着重新北上，通过日本的东岸。

有史以来，有多少船只因为失去了船舵与风帆，被这股强大的海流——黑潮冲走，从此再无消息？想必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葬身鱼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其中肯定也有幸运的幸存者，漂到了堪察加、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南部的海岸线。然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不是也死在了原住民的刀下呢？

在长者丸出事的1839年之前，也有一些日本的遇难船只漂流到了阿拉斯加。我们能找到许多官方记录：

1782年　阿留申

1805年　锡特卡

1813年　北纬49度　西经131度的海面

1815年　北纬32度　西经166度的海面

1820年　波因特阿达姆斯（Point Adams）

1833年　夫拉特黎角（Cape Flattery）

1862年　阿图岛（Attu）

1871年　埃达克岛（Adaax）

在这些漂流者中，应该也有人幸运地抵达了阿拉斯加的海岸线，躲过了原住民的屠刀，活了下来。他们定是接受了这辈子再也无法回归故乡的命运，选择与这片陌生土地的子民共生共存。倘若真是如此，他们有没有将新鲜的血液注入当地原有的文化呢？漂流民的历史究竟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特里吉特族朋友突然向我吐露的一句话，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也许我们有一些日本人的血统。有一个口授的传说能让人联想到这种猜测。”

构筑起图腾柱文化的海洋印第安人，特里吉特族与海达族生活在阿拉斯加东南部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这片地区……他们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受自然恩宠的印第安人，怕是从未有过饥荒的历史吧。

一下海，就有取之不竭的大马哈鱼、大比目鱼、鲱鱼，还有海豹、

海狗等海洋动物。走进森林，就有鹿可追，还能采集各种各样的树果。暖流应该能为持续全年的温和海洋性气候提供保障。

然而，据说这批海洋印第安人来自内陆地区。从某个时期开始，他们为了寻求更丰饶的自然，翻越险峻的海岸山脉（Coast Mountains），再顺流而下，慢慢迁徙到了今天的海岸地带。

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出图腾柱、绘画、织物等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化，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过着不需要为饥饿担心的富足生活。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是很宽裕的。然而，原因真的仅止于此吗？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的联系被广阔的冰川和茂密的森林截断了。可他们难道就完全没有遇到过身怀异国文化的海外来客吗？而且他们的社会中有非常严格的戒律，这是周边的其他阿拉斯加原住民（爱斯基摩人、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所没有的。这些戒律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特里吉特族的一位长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群人被海流冲到了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西南边的多尔岛（Dall）。他们被称为‘韦舒沙雅德’（这个词的意思貌似是某种特别古老的生物）。据说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塔克韦德氏族（Teikweid clan）的祖先。”

氏族是某种类似于家族的东西。拥有图腾柱文化的海洋印第安人坚信他们的祖先是各种动物的化身，并根据代表氏族的动物构筑起了复杂的阶级社会。其中，狼与渡鸦是两大核心氏族，而塔克韦德在特里吉特印第安人的狼氏族中是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分支。许多长老坚信，塔克韦德的祖先是来自大海的异邦人，也是第一批定居在这条海岸线的人。换言之，他们认为异邦人比那些为了丰富的海产从内陆地区迁徙过来的本土印第安人更早到达这片土地。后来，两拨人融为一体，然后才分化出了特里吉特族与海达族。

如果真是这样，那异邦人究竟是谁呢？那到底是哪个时代发生的事呢？

根据提到这段往事的特里吉特族口授传说，来自大海的异邦人分成了两组，两边的领袖是一对姐妹。妹妹带着她的追随者南下至夏洛特皇后群岛（Queen Charlotte Islands），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的海达族。而姐姐和她的追随者留在原地，与翻山越岭走出内陆、迁徙过来的原住民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子孙就成了今天的特里吉特族。而塔克韦德氏正是姐姐的直系后裔。据说姐妹俩的部族在节庆活动或葬礼上相遇时，海达族（妹妹的后代）一定会把更有力量的位置让给特里吉特族（姐姐的后代）。

这个口授传说让“海洋印第安人有亚洲血统”的猜测多了几分现实感，说不定也暗示着他们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构筑起如此高水平的文化。而这句话里的“亚洲血统”，有没有可能是日本的血统呢？在比江户久远得多的年代，会不会也有被黑潮掳走的古早版“长者丸”呢？而且类似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两次。也许这股海流把一艘又一艘的“长者丸”送去了陌生的世界。

回过神来才发现，我靠在瞭望台书店的长沙发上，打了将近一小时的盹。

迪伊把小山那么高的相簿挪到自己桌上，继续搜寻幽灵船“贝奇莫号”的照片。

“……怪了，应该就在某本相簿里的啊。是一张很旧的照片，但上面真的拍到了一艘小船，全身被冰裹着，背后还写着‘贝奇莫号’呢……”

“啊，没事，哪天找到了再联系我呗，我一定会来看的……”

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关于渡鸦神话的书。我早就盯上它了。

“呃……你是拍照的，也算是跟记者沾点边了，给你打9折吧。”

出门一看，外面下起了雾雨。我沿着富兰克林坡往下走，恍惚地想着幽灵船。突然，之前从没关注过的一件事绽放出了光芒。海滩寻宝（Beachcombing）——生活在阿拉斯加海岸线上的人跟我提过很多次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他们喜欢在傍晚时分去海边散散步，顺便找找被冲上岸边的漂流物。他们要找的不是寻常的破烂，而是从遥远的世界一路漂来的神秘漂流物。据说风暴过境后的海滩寻宝尤其有趣。最让我惊讶的是，漂流物几乎都来自日本。其中最为珍奇的竟是日本渔民用的大号圆形玻璃浮标。得意洋洋地拿捡到的浮标给我看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我当时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随便看了两眼。殊不知那些浮标背后，也许隐藏着恢弘的故事……

雨越下越大。在茂密的森林中，雾气如活物般在树木间游动。山上的冰川也许已经化成了雪。我任雨点打湿身体，感受着来自遥远异国、奔腾不息的温暖海流的气息。

第三编

白夜

“唐，出发吧。今晚天气这么好，不能错失良机啊。”

“也是。再纠结也无济于事。”

我的无人区飞行员朋友唐·罗斯带着彻底死心的表情，点了点头。即便遇到最糟糕的情况，也要用微笑去面对——唐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此刻，我们身在流经北极圈布鲁克斯山脉的康加库特河上游。沿着这条河顺流而下，就能到北冰洋了。

帐篷架在河岸。唐的爱机塞斯纳175就停在帐篷旁边。多么养眼的大本营风景啊。除去“飞机的螺旋桨是弯的”这一点……

我们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起飞。配重太靠前了，以至于飞机一动起来，机头便戳进了苔原。阿拉斯加的原野是没有跑道的，所以每一次起飞和降落都伴随着危险。苔原在天上看着挺平坦，凑近了一看，才知道它原来是凹凸不平的。在飞机平安着陆、彻底停稳之前，我们总是捏着把汗。一点点凹陷，一小块石头，都有可能让你一命呜呼。一切真的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唐用锤子敲打着螺旋桨，其间时不时转过头来跟我面面相觑，权当是自我安慰了。但我们已经飞不了了。而这里偏偏是阿拉斯加最靠北的山里。离得最近的阿萨巴斯卡族村庄在布鲁克斯山脉的另一头，足有百来千米远。好不容易通过SOS求了救，可至少要等一星期，新的螺旋桨才会从费尔班克斯送来。

引擎有没有问题啊？修这么一下到底要花多少钱啊？

情况不容乐观，持续数日的浓雾却散了，好一个晴朗的夜晚。是钻进睡袋，一睡了之，还是把这个晚上利用起来，爬上山去？我们犹豫了一会儿。现在正是白夜的季节，红日只会西斜，却总也不落山。

我们把干粮和咖啡装进轻型登山包，将所有的烦心事留在大本营，决定登上夜晚的山峰。

为了寻找在北极圈迁徙的驯鹿大军，我们正在布鲁克斯山脉东部旅行。记录驯鹿的旅程，是我在阿拉斯加的一大主题。我想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生，真正意义上的原始自然。曾几何时盖满美国平原的水牛，如今已不见踪影。人类看了只能呆若木鸡的远古风景，已经都变成了传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现如今，连现代都远去了，科幻片一般的21世纪即将到来……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遥远的远北世界，还保留着最后一片远古的风光。那是蒙着白色面纱的驯鹿大军。它们至今徘徊在北极圈的原野。

我仿佛是在时光隧道的引导下，追寻着驯鹿的足迹。而在这10年里，唐总是我的最佳拍档。这也许不仅是因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飞行员，更因为他能怀着跟我一样的心情凝望阿拉斯加的自然。

唐本是美国空军的一流飞行员。看到他如今跟波西米亚人一般的活法，又有谁能想象得到他还有那样的过往呢。我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舍弃曾经的地位，成了在阿拉斯加的原野飞行的无人机飞行员。这几年，他每到冬天就会去非洲开飞机，为难民营运送物资，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我很喜欢唐。他身上有种“告别了某种人生”的人所特有的温柔。我们真的并肩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风景。

好像是在5年前吧，我们在北冰洋沿岸飞行时，邂逅了几乎要将苔原完全覆盖的驯鹿大军。我们只能呆呆地俯瞰数十万头驯鹿在人类尚无法触及的原野旅行的风景。

“我们现在看着的，是跟一千年前……不，是跟一万年前一模一样

的世界啊。”

在旁边驾驶飞机的唐如此喃喃道。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从我的耳机传出来。

我们还一起屏住呼吸，在白夜的苔原观察一头追逐鹿群的孤狼。那也是与远古时代别无二致的风景。不为人类服务，也不为其他东西服务，只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呼吸的自然的模样，总能让我们万分感动。

走了一会儿，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找个地方渡过康加库特河。唐大概还惦记着螺旋桨，一路上沉默寡言。在远北渡河总是危险的。就算河水不深，冰的刺骨之寒也够吓人的了。毕竟你一旦把脚迈进去，就不能止步，也不能折返了。紧勒双脚的疼痛，甚至会让你险些在湍流中失去平衡。

我们渡了河，开始攀登高山苔原的斜坡，发现到处都是小小的花田。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雷鸟的咕咕叫声。白夜的太阳太低，在山谷中是看不到的，但是随着我们越爬越高，它也现了身，让我们沐浴到了柔和的光亮。我们决定坐在花田里歇口气。唐许是飞了一整天累着了，直接躺下来闭目养神。远北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结束了营巢的太平洋金斑（Pluvialis fulva）游走其中。明明才7月，它们就已经在为回到南方做准备了吗？

“道夫啊，你说100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唐突然抛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样的时刻总能让我痛感，他也怀着跟我一样的念想凝望着阿拉斯加的自然。

我们继续往上爬。爬着爬着，眼前豁然开朗，盆地谷似的地面上长满了白毛羊胡子草（Eriophorum vaginatum）。沐浴着白夜的阳光，白色的绒毛变成了金色，犹如无数熠熠生辉的宝石。恍惚地环视四周，竟看到一头头小如黑点的驯鹿从远处的山肩现身。山脊线上的点渐渐变成粗线，然后又变成一条黑色的带子，盖住了整片山坡，径直走向我们。

我们撒腿就跑，冲进草丛趴下。一边“呼——呼——”地吐着白气，

一边卸下登山包，直接躺在夏天的茂盛草原上。夏天的苔原散发出芬芳的土味。好一个晴朗的白夜，深邃的蓝天无边无垠。脑海中一片寂静，我感觉只要按兵不动，驯鹿大军就会悄无声息地跨过我们。

一次失败的起飞，也许会给唐这样的独行侠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可飞机要是顺利起飞了，我们此刻就不会在这里了。

“这是天赐的礼物（gift）啊……”

唐如此说道。

四周一点点嘈杂起来。片刻后，我们便在闪着金光的白毛羊胡子草海洋中，被数千头驯鹿组成的鹿群渐渐包围了。

早春

4月的风柔软和煦，缓缓吹散了紧绷的冬日大气，也让那些在严苛的季节中煎熬的人们慢慢放松下来。为什么太阳的温度和春天的气息就算只有一丁点，也能让人产生幸福感呢？

稍稍松开勒着肩膀的登山包，让早春的风吹到汗津津的身上，好不舒服。摘下墨镜，环视四周，顺便喘口气。雪地反射的阳光分外刺眼。

“约翰，今年的雪好深啊。”

“可不是嘛。希望能在太阳下山前找到……”

约翰用雪地鞋托（阿拉斯加的大号雪鞋套）踩实脚下的雪，停下脚步，打开挂在脖子上的仪器，尽力高举天线。……哔、哔、哔……每次转动天线，响声的强度都会变化。看来我们要找的东西的确就在这座山谷中。

我平时住在费尔班克斯，而这里是费尔班克斯郊外的山间。厚厚的积雪绊住了我们的脚步，可要是没穿鞋托，胸口以下怕是都要埋进雪里了。在天线指示音的引导下，我们穿行于鱼鳞云杉与白桦之间，从一片森林徘徊到另一片森林。

此处的“我们”，指的是我和约翰率领的阿拉斯加野生生物局五人小分队，个个都有两把刷子。我们在夏天抓到了几头美洲黑熊（Ursus americanus），在它们脖子上装了信号发射器，以便调查其活动范围。问题是，发射器的电池会在冬天耗尽，所以必须在那之前换上新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早春的山里搜寻熊冬眠的巢穴。

3天前，我们用装了天线的小型飞机侦查了费尔班克斯郊外的山区，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话虽如此，不到最后关头，谁也不敢保证我们能在广阔的山谷地面找到巢穴所在的那一点。数十年一遇的大雪更是让我们的调查工作难上加难。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熊并不是在“冬眠”。它们不会像北极地松鼠（Spermophilus parryii）那样减缓新陈代谢，进入假死状态，不过是在打盹而已。一旦有危险迫近，就会立刻醒来，怀孕的母熊也会在冬天的巢穴里产子。虽说在此期间消耗的是体内积蓄的脂肪，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制才能让它们不吃不喝活上半年呢？

走在阿拉斯加的大自然，你会时时刻刻惦记着熊，就算没碰到它们也是如此。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是何等的奢侈啊。因为熊的存在，能唤醒人类已然忘却的，作为生物的紧张感。如果熊从这片土地消失了，在野营之夜可以高枕无忧，不必再有任何担心了，那样的自然该有多无趣啊。阿拉斯加的4月，就是我们即将透过积雪感觉到蠢蠢欲动的熊的时期。

虽说这会儿是早春，但日照时间还很短，过不了多久就是傍晚了。从早上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快6个小时了。大伙儿都开始急了。

大概4点多的时候，天线的声音突然变得前所未有得响。

“快听！就在这附近！”

所有人立刻压低嗓门。熊貌似就在半径10米范围内的积雪下。我将登山包靠在白桦树干边，脱下鞋托，迈出一步。说时迟那时快，腰部以下都陷下去了。春天的粗粒雪带来丝丝凉意，渗入体内。

照理说，只要仔细观察雪地，就能找到小小的透气孔，可今年的雪实在太深了。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四处搜寻熊的踪迹。毕竟我们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站在睡着的熊的正上方。

时间不等人。所有人拿起铲子，开始挖周围的雪。已经离得非常近了，却愣是找不到那一点。大概挖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在云杉的树

干边，在2米厚的白雪下，突然挖出了一个雪洞。大伙儿的说话声变得更轻了。

“史蒂夫，把头伸进去看看！”

真是作孽，这种艰巨的任务总是落在史蒂夫头上。我们屏息凝神，站在上边看着。史蒂夫打开手电筒，把脸凑向洞口。没想到刚凑上去，他便仰头后退。

“怎么了！”

敢情熊的脸就在他眼前。而且那熊还对他呼了口气呢。

大伙麻利地开工。把注射器固定在棍子的顶端以后，轮到约翰下雪洞了。熊貌似缩到巢穴的深处了。只见他把棍子迅速插进洞里，确定注射器戳中以后，再用睡袋盖住洞口。这是为了防止熊一怒之下冲出来，虽然这一步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多么原始的方法啊。

5分钟过后。

“道夫，去瞧瞧！”

我把头伸进洞里，战战兢兢地用手电一照。巢穴的地上铺着一层小树枝，干净整洁。在靠里的位置，蜷缩着一团黑色的东西，简直跟石头一样。熊居然要在这么小的空间待整整半年，等候春天的到来吗？

史蒂夫将半个身子伸进雪洞，试图把熊挪到洞口，谁知他自己的身体竟被树根卡住了，拔不出来了，只看见两条腿在半空中扑腾个不停。其他人都“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史蒂夫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因为一只大概已经被麻醉了的熊就在他眼前啊。大伙儿抓着他的腿往后拉，好不容易才拽出一个浑身是雪的人来。

洞里有一只3岁的熊。这应该是它离开母亲之后第一次独自冬眠吧。被拽上雪地的熊睡得正香。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大家开始用最快的速度更换信号发射器。

我坐在熊的旁边，一边抚摸它硬梆梆的体毛，一边确认每一根毛发的触感。这身毛发干净得就像是有人悉心打理过似的，让我感觉到了与

人类的想象正相反的，在自然中跌打滚爬的野生动物所特有的馨香。

把手举在它嘴边，还能感觉一丝到温热的气息。我试着把食指轻轻塞进它的嘴。指尖被熊的体温慢慢裹住。我像深呼吸一样，尽全力把遥远的野生气味铭刻在记忆中。

约翰采集了少许血样用于研究，然后六个人一起把熊抬起来，好不容易给它称了体重。做完这一步，时间已经快用完了。熊的呼吸也愈发激烈了。这意味着麻醉的药效就快过去，它就要醒了。

把熊放回巢穴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必须把它复原成冬眠的状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大伙儿一起托着足有300千克重的大家伙，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用枯树枝盖住洞口，小心翼翼地用雪盖好。近2米深的雪坑也被一点点填回去了。

我仔细打量远处的山脊线，却见山上竟有一户孤零零的人家。居然有人住在那样的地方！我真想告诉他，你家窗外的一棵云杉树下，有一头正在冬眠的熊……那头熊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随时都有可能慢吞吞地从积雪下探出头来……

在暮色中下山时，我再一次回头望向巢穴的所在地。那里已经变回了只有一棵树和皑皑白雪的风景，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

片刻前看到的那头3岁的熊，那头一动不动地蜷缩着，静待春天到来的熊，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比起在夏天的原野四处行走的模样，冬眠中的熊让我感觉到了更强大的生命力。我走在雪路上，心中充满了幸福，激动得直想大声呼喊。

春天离阿拉斯加越来越近了。

鲁斯冰川

夜晚的冰川，寂静得仿佛结冻了一样。

雪崩的声音传入耳中，也许是某处的冰壁崩塌了吧。片刻后，波涛般的轰鸣平息了，好几块石头在岩壁裂开的响声也消失在了黑暗中。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在眨眼睛。宇宙的沉默笼罩大地。为什么猎户座在阿拉斯加的夜空会显得那么大呢？左上角是参宿四，右下角是参宿七。把北斗七星的勺子柄拉长5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那是小时候反复回味，牢记于心的星空世界。然而，据说在一万数千年后，北极星现在所在的位置就会被另一颗星星占据。所有的生命都在朝着无穷的彼方不断旅行，连星星都不会长久停留在一处。

头顶的闪耀，仿佛触手可及。听说那些光亮来自数万年前，乃至数亿年前，经过漫漫长路，才终于抵达了地球。如果无数的星斗都在绽放各自的光年，那么仰望夜空的繁星，就等于是在刹那间凝望那无限遥远的宇宙历史。然而，我们虽然能理解这句话，却无法真正吃透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只得在某种庞然大物跟前五体投地。

我一直盯着北方的夜空。忽然，一缕朦胧的蓝白色光带出现了，而且微微摇曳起来。见到期盼已久的光景，我连忙把山中小屋里的孩子们喊了出来。

此处是在阿拉斯加山脉南侧铺开的鲁斯冰川之源。沐浴残阳直至最后一刻的麦金利山，如今也已化作黑色的剪影，沉入环绕四周的群山峻岭中。那是大自然一手缔造的圆形剧场，气势恢宏，只由雪、冰与岩石

组成……月光将顺着岩壁垂落的冰染成蓝色，天象仪似的星空是那么近，仿佛轻轻一跃，就能去到那个世界一般。

每年3月，我都会进入鲁斯冰川拍摄极光。这是一个能和宇宙对话的神奇空间。在被4000～6000米级别的高山环绕的冰川中度过的夜晚。在漆黑的夜空如活物般翩翩起舞的冷焰。我仿佛置身于宏大的自然剧场，成了宇宙歌剧的唯一观众。我是多么想与人分享这一刻啊。如果能在感性敏锐的童年看到这样的风景，定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就算极光总也不出现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冰川上过一夜，在这个具有压倒性的空间看看那漫天的繁星。

而且这里有一座无人的石头小屋。那是已故的阿拉斯加传奇山岳飞行员唐·谢尔顿留下的。他生前爱极了鲁斯冰川的景致，便在冰原的小岩山上建了这栋小屋。开口深不见底的无数冰隙、雪崩……在危险无处不在的冰川，只有这栋屋子周边是小小的安全地带。平时在雪地上搭帐篷，也住在帐篷里，要是有个万一，再逃进小屋避难。我找唐·谢尔顿的遗孀商量了一下，希望她能允许我每年借用一下小屋，方便带日本的孩子们来鲁斯冰川。

去年春天，我与学生时代的伙伴们一起，带着11个孩子走进了这片冰川。小的还在上小学，大的已经是高中生了。我们搭乘小小的塞斯纳飞机，深入两边紧挨着陡峭的岩壁与冰壁的冰川，在厚厚的新雪上着陆，一路排雪开道，终于抵达了这座小屋。孩子们突然被丢在广漠的冰川上，刚开始难免有些手足无措，好在他们后来也一点点融入了四周的风景。

“我实在是管不动这孩子了，拜托啦！”

高中生I子的父亲是我的一位木匠朋友。只见她忙着跟从没碰过的越野滑雪板搏斗，搞得自己浑身是雪。按她父亲的说法，她还处于没完没了的逆反期。

K显然是个孩子王。他和其他同龄的小学生们明明是初次见面，却

立马扮演起了带头大哥的角色，带着小伙伴们大闹冰川，还搞起了相扑大赛。我不由得担心，他们究竟明不明白自己此刻置身于多么美妙的风景中啊？不过嘛，能玩成那样也不是什么坏事。

初中生T没有和放肆撒欢的孩子们在一起，一个人待着，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念的是重点学校，不难想象，他肯定熬过了好几场残酷的升学战争。我之前就有些为他担心，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在享受这次旅行。

冬季的营地生活从融雪取水开始。水要用来喝，用来做饭，用来洗餐具……水是如此宝贵，必须把每一滴用在刀刃上。

“呃……我的盘子有点脏……”

起初为这种事皱眉头的孩子，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百无禁忌了，大口大口地扒着咖喱饭。

虽说晚上是睡在帐篷里的，但内外的气温几乎差不多。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下睡一晚上，你定会在第二天早上深刻体会到，小屋里的烧柴暖炉真是暖得沁人心脾。孩子们就这样走出仿佛裹了一层糯米纸的城市生活，一点点回归自然……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吃饭睡觉，做好保暖工作，维持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便只有短短的一周，试着停下脚步关注这件非常单纯的事，肯定也是大有好处的。

而且在今天，天空终于放晴了。

“今晚说不定能看到极光呢。”

“啊？你怎么知道呀？”

已经晒黑了好几圈的孩子们问道。

“怎么说呢，我能闻到极光的味道吧。”

莫名其妙的答案脱口而出。我怀着万千祈祷，等候夜幕的降临。到了明天，回程的塞斯纳就来了，到时候我们就得下山去了。

开始摇曳的极光缓缓变形，同时在冰川上空舞动。孩子们冲出小屋，欢呼着仰望夜空。有的试图拍下这一幕，有的干脆躺倒在雪地……

高中生I子大概是蒙了，只见她一边抬头望天，一边在雪地上走来走去。

“这真的是极光吧？我真的看到极光了哎！来之前，我还担心要怎么在一个连电视都没有的地方过一星期呢，可来了以后，我压根就没有过这个念头……”

初中生T离开那群无比亢奋的孩子，独自坐在雪地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天上的光带。不知为何，这一幕让我松了口气，而他的身姿也深深烙在了我的眼底。眼看着极光逐渐扩散至整片天幕，好几颗流星穿过光带，坠向地面。

孩子王K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小屋里，忙着给火炉添柴火，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真看极光。不过，孩子们脑海中的记忆也许具有无限的潜能。来日方长，何必急于一时。回到日本，恢复忙碌的日常生活后，他们甚至可以把鲁斯冰川抛之脑后。但我想知道，在5年后、10年后，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一段体验要在某个人心里成熟，形成某种东西，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鲁斯冰川是只有岩石、冰雪和星星这几种无机物的高山世界。对浸泡在信息汪洋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个世界与他们习惯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我们才能在这里感觉到寂静的宇宙气息。在冰川上度过的夜晚的宁静，风的冰凉，繁星的闪耀……信息少的地方，其实更蕴含着某种力量。因为这样的光景，能给我们机会张开想象的翅膀啊。

儿时看到的风景，可能会长长久久地留在心中。我总觉得，当他们有朝一日长大成人，站在种种人生路上的十字路口时，能帮到他们的一定不是他人的只言片语，反倒是曾几何时见到的风景会激励他们，为他们注入勇气。

下山那天，早春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遥远的麦金利山光芒万丈。

另一种时间

一天夜里，我与朋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当时，我们正在阿拉斯加的冰川上野营，抬头便是满天星斗。我们想等极光来着，却迟迟没等到，便坐在雪地上，仰望漫天的繁星。月亮不见了，多得难以置信的星星在一片漆黑的世界眨着眼。不时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坠向大地。

“要是在东京也能每晚看到那么多星星，那就太爽啦……工作到深夜，带着一身疲惫下班时，随便抬头一看，宇宙仿佛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能在每天快结束的时候看到那样的光景，是个人都会浮想联翩的吧。”

“有一次，有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假设你独自看到了这样的星空，或是美得让人热泪盈眶的夕阳，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风景之美与当时的心情传达给心爱的人呢？”

“可以拍照啊，如果擅长画画的话，还能画在画布上给人家看……不对，还是直接告诉对方比较好吧。”

“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会用自己的变化告诉他’……他觉得，被夕阳的美感动，自己渐渐改变，就是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的好方法。”

在人的一生中，自然会在每一个时代发出不同的讯息。无论是刚来到人世的婴孩，还是即将离去的老者，同样的自然都会向他们诉说各不相同的故事。

想当年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附近的空地看完连环画剧以后一路狂奔回家，生怕赶不上晚饭。那个绝美的黄昏，我至今无法忘

怀。那时我是如何看待时间，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的呢？也许我虽然年幼，却也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悲伤中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是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那是孩子所特有的，出于本能的，初次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好几件让我以不同的角度把握世界的事情。这每一段体验，好像都成了我来到阿拉斯加之前的小小人生分歧点。

第一段体验，是上小学时碰巧在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到的一部电影，名叫《蒂科和鲨鱼》（*Tiko and the Shark*）。故事发生在南洋的大溪地，当地因旅游开发迎来剧变。与鲨鱼成了好朋友的原住民少年蒂科和来自欧洲的游客少女发展出了一段青涩的恋情。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吸引儿时的我呢？关键在于背景中那一望无际、无比蔚蓝的南太平洋。我还记得在电影院门口买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实地取景的自然派电影，没有使用好莱坞的布景。当时的我总是看武打片，而这部电影将世界的宽广展示在我面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女主角叫“狄安娜”，可见它对我产生了多大的震撼。

不久后，我便对北海道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对当时的我来说，北海道是一片特别遥远的土地。我看了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棕熊产生了无可救药的兴趣。当我在大都会东京的车厢里摇摇晃晃时，当我置身于你推我搡的嘈杂人群时，我会忽然想起北海道的棕熊。就在我生活在东京的同一个刹那，棕熊也在日本生活着，呼吸着……此时此刻，正有一头棕熊在某处的山林中跨越倒地的大树，强有力地前进着……我只觉得这件事特别的不可思议。仔细想想，这其实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十多岁的少年眼里，这点小事都是触动心弦的。我心想，自然可真有趣啊，世界可真有意思啊。那时我还没法把这些念头转化成语言，但那应该就是“万物平等共享同一条时间轴”的神奇吧。在那一刻，世界不再是干巴巴的知识。我虽然还小，却在感观层面第一次真正把握住了世界。

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发表过一段异曲同工的感言。她是个编辑，在东京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跟着我一起出海拍摄鲸鱼。对前一天还在东京忙到深夜的她而言，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夏天与海景，就是赫然出现在她眼前的异世界。

一天傍晚，我们遇见了一小群座头鲸。我们坐着小船，慢慢跟在一边喷水一边前进的鲸鱼身后。两边离得那么近，我们甚至能感觉到鲸鱼呼出的气。多么震撼人心的风景啊。四周尽是冰川与茂密的原生林，在悠久的时光大潮中，所有的自然元素和谐共存，生生不息。朋友靠着船舷，沐浴着徐徐微风，目不转睛地凝望大力前行的鲸鱼群。

就在这时，一头鲸鱼跳出了我们眼前的海面。巨大的身躯飞上半空，静止片刻，又沿原路落下，把海面生生炸开了。那画面是如此震撼，仿佛电影中的慢动作镜头。

不一会儿，大海重归平静，鲸鱼继续强有力地游动，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行为被称为“鲸跃”（breaching），我见过好几次，却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人类总想要“解释”动物的每种行为，但我们到头来还是无法理解鲸鱼到底想通过这种行为表达什么吧。它也许只是想感受一下海面的风，也许只是想随便跳起来试试看罢了。

不过展现在眼前的光景让我的朋友说不出一句话来。想必打动她的并不是取景框中的巨大鲸鱼，而是周围的自然所独有的广阔，还有生活在自然中的鲸鱼的渺小吧。很久以后，她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虽然东京的工作很忙，但我很庆幸自己去了这一趟。你问我为什么庆幸？因为这次旅行告诉我，当我在东京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也许有鲸鱼在同一时间冲出阿拉斯加的水面……回东京以后，我思考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行的收获，但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所以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们一天天地活着，而就在同一个瞬间，另一种时间也的的确确在缓慢地流动着。能不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用内心的角落惦记着这一

点，必定会带来天壤之别。【好书推荐vx booker113】

寻觅图腾柱

在大约1.8万年前，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还是连着的。印第安人的第一批祖先穿越干涸的白令海，从北亚来到了阿拉斯加。那正是末次冰期总算快要结束的时候。伴随着悠久的岁月，他们顺着北美大陆缓缓南下，不断开拓版图，但其中有一部分停在了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岸线。他们就是后来构筑起图腾柱文化的特里吉特族和海达族。

渡鸦、白头海雕、鲸鱼、灰熊……刻在图腾柱上的奇妙图案，诉说着他们的远古祖先与传说的记忆。然而，那并不是能世代传承的石文化，而是会在岁月中消亡的木文化。

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现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见到安静地沉睡在森林中的古老图腾柱呢？我不要为了游客新雕的摆设，也不要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我真正想要触摸的，是与他们共同度过神话时代的图腾柱，即便这些图腾柱已腐朽殆尽也无妨——这几年里，这个念头在我游览阿拉斯加的森林时变得愈发强烈了。

可我无论问谁，都被付之一笑。我还找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森林从事木材砍伐工作的人打听过。

“您有没有在森林里见过古老的图腾柱啊？再腐朽的也没关系……”

“这年头，哪里还会有那种东西啊。时代变啦，你晚生了100年啊。”

去到如今的印第安村庄，是可以看到一如摆设的图腾柱。可人们的生活变得太多太多了。图腾柱的外形跟以前一样，却再也不会向我们诉

说了。因为故事已经从篆刻图腾柱的人们心中消失了。鲸鱼也好，熊也好，海雕也好，都消失在了万里之遥。

去年夏天，我听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消息。

在阿拉斯加与加拿大国境附近的海域，坐落着夏洛特皇后群岛。据说那里还留有曾经的图腾柱。话说19世纪末，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席卷了岛上的大小村落。原本有6000多人的海达族因疫病失去了七成的人口。幸存者们纷纷抛弃村庄，搬去了别处。

进入20世纪后，强国的博物馆开始积极搜罗全世界的历史文物。夏洛特皇后群岛也没能幸免。许多图腾柱被搬走了，好在幸存的海达族后裔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他们希望让这些神圣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朽烂，就连想方设法要将人类史的瑰宝图腾柱保存下来的外界压力都遭到了他们的顽强抵抗。

而100多年前的海达族村庄遗址仍在原处……

那天，夏洛特皇后群岛的海面波涛汹涌，小小的橡胶船好似在风雨中飘摇的树叶。夏洛特皇后群岛由许多小岛组成，每一座岛都有逼近水边的茂密森林，岛上的大自然与人们和图腾柱共生共存的那个时代别无二致。阴沉的天空，下个不停的雨，如活物般不断变形，穿行于树木间的雾气……不凑巧的天气，反而让我的心情回到了更遥远的往昔。

在波浪散尽的海滨石滩，有一处很容易被错过的入口。海面长满了海藻，会把螺旋桨缠住，所以我关了马达，改用手划桨。穿过像门一样凸出的石滩，深入海湾之中，便是难以置信的静谧。

只见巴掌大的海滨深处，有一排光秃秃的大树，显然不同于其他郁葱的树木。它们就是将人们的梦想和喜怒哀乐封存在时光的潮水中，至今矗立在寂静的水边，已在岁月里风化了的图腾柱。太平洋的惊涛骇浪隐隐传来。

划完最后一桨，船儿乘着小浪登上沙地。雨变小了。按捺住迫切的

心情，从沙滩上土堤，一步步走近图腾柱。

许多图腾柱已经歪了，甚至有好几根躺倒在地。它们布满苔藓，甚至长出了新的植物，一点点消失的图案，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熊用双手捧着的人类婴孩、从鲸鱼鳍间探出脑袋的青蛙、刻在柱子顶端的白头海雕注视着整座村子……

片刻后，我来到其中一根图腾柱跟前，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从耸立的柱子顶端长出了一棵大树，而且它的根顺着柱子一路延伸到了地面。根据上段的外形，不难推测出这是一根埋葬了逝者的图腾柱。曾几何时，海达族会将图腾柱的上端挖空，用作棺材。鱼鳞云杉的种子碰巧落在这样一根图腾柱上，一边吸收来自人体的营养，一边生根发芽。历经漫长的岁月，它以图腾柱为基木，长成了今天的模样。

拨开草丛往深处走，等待着我的竟是更加惊人的景象。早春的草丛中，蜷缩着一只刚出生的小白尾鹿。在远处等候片刻后，鹿妈妈从林中现身。鹿慢慢吃草，同时在图腾柱间走动，然后走进了背后的一块草地。草地凹下去了一大块，在那片10米见方的凹地上，搭着四根长满苔藓的圆木，仿佛房屋的顶棚。鹿就在圆木下优哉游哉地吃草。这一幕景象牢牢吸引了我的视线。那分明是海达族的居住遗址啊。那是自然在人类消失后缓慢却又切实地收回领土的风景。我并不觉得悲伤，只有无限的感慨，只想五体投地道：“啊，原来是这样……”

雨彻底停了，阳光遍洒大地。我坐在海边的石滩，只见海面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我坐的地方是一块非常舒服的石头，还自带靠背呢。在那一刻，一幕近乎确信的想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很久很久以前，肯定也有人坐在这块石头上，跟我一样望着夕阳下的大海。

女人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在海边行走。打渔归来的男人们将独木舟拉上沙滩。年轻男女嬉笑打闹着朝石滩走来……这样的风景接连出现在脑海中，又接连消失远去。

据说这座岛上的居住遗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千年前。再过个50

年，经历过神话时代的最后一批图腾柱便会在森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雕刻在图腾柱上的民间传说如梦似幻，不知道哪里到哪里是人类的故事，哪里到哪里又是动物的故事。但那也许是他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凭本能一手缔造的，能长久保持活力的智慧。与此同时，那也是我们已经丧失的力量。

人类的历史在没有刹车的状态下，在看不见终点的迷雾中一路狂奔。但人类今后若想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许会再一次迎来必须拼命缔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的时代。

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敲打树木的声响。“咚、咚、咚……”我环视四周，却没见到一个人影。下意识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啄木鸟停在图腾柱上，正啄着已经风化了的灰熊的脸。不知不觉中，另一只白尾鹿走出森林，彷徨于图腾柱间。神话突然苏醒，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渡鸦那布满青苔的脸正俯视着我。

我与阿拉斯加的邂逅

无人区飞行员唐·罗斯给我打了个电话。

“《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派了个摄影师过来，说是要去北极圈拍驯鹿大迁徙。人家想找你了解了解情况。你能不能去酒店见他一面啊？……他叫乔治·莫布里。”

《国家地理杂志》以自然、地理、民族与历史为主题，是全美最具权威性的杂志，说不定也是每一位摄影师无比向往的圣地。来的是国家地理的专属摄影师啊。他肯定跑遍了全世界吧……我一边琢磨这些，一边驱车前往市中心的酒店。谁知在半路上，“乔治·莫布里”这个名字突然勾起了记忆的碎片。不会吧……可我好像没记错啊……

我掉头回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影集。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就翻到了要找的那一页。教人怀念的照片旁边，分明有一行小字：“乔治·莫布里”。真没想到，我竟会以这样的形式与他见面……

十多岁时，我对北海道的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可能是受了当时看的各种书籍的影响吧。对那时的我来说，北海道是一片格外遥远的土地。对北国的向往，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遥远的阿拉斯加。然而我毫无线索可寻，唯有一腔热血在不断膨胀。毕竟在20多年前，日本根本找不到关于阿拉斯加的书本啊。

一天，我在一家位于东京神田旧书店街的欧美书籍专卖店找到了一本阿拉斯加影集。书架上有那么多欧美书，我的视线怎么就偏偏停在了那本书上呢？它就出现在我眼前，仿佛它一直在等待我的到来似的。打

那以后，无论是上学还是出门，我都会把它装进包里。“把书翻烂”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吧。不过我一门心思看的不是上面的文字，而是照片。

书里有一张让我魂牵梦绕的照片。每次拿起书本，我都要翻开那一页瞧一瞧，否则就浑身不舒服。那是张航拍的逆光照片，作品的主角是北极圈一座小小的爱斯基摩村庄。

灰色的白令海，阴沉的天空，穿过云层的阳光好似竹帘，还有那座孤零零的爱斯基摩村庄……起初，吸引我的也许是照片的神秘感。可渐渐地，我便对村庄本身产生了兴趣。

为什么人非要住在这样的天涯海角呢？那是何等荒凉的风景啊。杳无人烟，每户人家的形状却清晰可见。生活在那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是怀着怎样的念想生活的呢？

曾几何时，我透过电车的车窗，打量夕阳下的城市。半路上，我看见一户人家敞开着窗户。大概当时刚好是吃完饭的时间吧，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光景映入眼帘……每每遇到这样的光景，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直到窗口的灯光消失在视野中。而且我还会觉得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勒住了似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是“陌生人过着我所不了解的人生”的神奇使然。亦或许是“明明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永远无法与他们邂逅”的悲哀。

这种心情，和我看到爱斯基摩村庄的照片时的感受有点相似。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无论如何，我都想去那边走走看看，去邂逅那里的人。

照片旁边配了说明文字，里面用英文写着村名，“希什马廖夫”（Shishmaref）……寄封信过去试试吧。可是要寄给谁呢？地址怎么写呢？我翻字典查到了“村长”的说法。至于地址，就只能在村名后面加上阿拉斯加和美国了。

“我在书上看到了你们村子的照片，很想去拜访一下。什么活我都愿意干，有没有人家愿意收留我呢？……”

写在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真心话。那是我第一次用英语写信，天知道写得有多蹩脚。

回信迟迟不来。也难怪啊，毕竟收信人和地址都写得乱七八糟。就算寄到了，也不会有人愿意收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过了一阵子，我自己都快忘记这件事了。谁知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一看，只见信箱里躺着一封国际邮件。是一户希什马廖夫的人家寄来的。“……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我跟妻子商量了一下收留你的事情……夏天是打驯鹿的季节。需要人手……尽管来吧……”

经过大约半年的准备，我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当我换乘了好几趟小飞机，总算看到漂浮在白令海上的村庄时，在书里看过无数遍的照片与现实重叠在一起。我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拼命把脸贴在窗玻璃上。

在这座村子度过的三个月化作强烈的体验，在我心中慢慢沉淀下来。第一次见到熊，和村人一起打海豹、打驯鹿，太阳总也不落山的白夜，与各路村人的邂逅……通过航拍照片俯视过无数遍的村子，此刻就在我的脚下。通过这次旅行，我被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彻底折服了。这一切，发生在我19岁的那个夏天。

后来，我走上了摄影之路，怀着种种梦想，回到了阔别7年的阿拉斯加。我心想，这一次我不再是短暂逗留的游客了。这会是一场持续3年……不，是5年左右的旅程。光阴如梭……

我来到横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布鲁克斯山脉，走进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高峰与山谷。我坐皮筏游览冰川湾，听到了冰河的嘎吱作响。我与爱斯基摩人划着爱斯基摩皮筏，在北冰洋追逐过北太平洋露脊鲸。我为驯鹿的季节性迁徙而倾倒，年复一年追踪它们的足迹。我记录过熊一年四季的生活，仰望过不计其数的极光，与狼不期而遇，了解了各种人的生活……一眨眼，14年过去了。光这样我还不满足，甚至建起了房子，想在这片土地扎下根来。

如果当年没在神田的旧书店拿起那本书，我就不会来到阿拉斯加了吗？不，不会的。更何况，一路追溯人生的重要节点，你就会发现人生不过是由无限多个偶然串联而成的，好似对照镜中的无数个倒影。

然而，我的的确确看到了那张照片，也去了希什马廖夫村。自那时起，我的人生齿轮也的确转动了起来，仿佛是在绘制全新的地图一般。总而言之，拍摄那张照片的人，正是乔治·莫布里。

我赶到酒店，找到他入住的房间，敲响房门。蓄着白须的他笑脸相迎，全然不知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赴约的。

聊了一会儿驯鹿以后，我掏出陈旧的影集，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乔治凝视着我，细细听着。这让我倍感欣喜。

“原来是这样……是我的照片改写了你的人生轨迹啊……”

“倒也不能这么说……但它的确成了我来到阿拉斯加的一大契机。”

“那你现在后悔吗？”

即将跻身“半老”行列的乔治，眼底透着温柔的笑意。

人生遍地是际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却永远都不会邂逅。这种本源的悲伤，其实和“人与人邂逅的无限神奇”是一回事。

利图亚湾

塞斯纳从阿拉斯加南部的亚库塔特（Yakutat）村出发，沿着海岸一路向东。冰川流出宏伟的费尔韦瑟山脉（Fairweather Range），直接汇入太平洋，延绵数百千米的狂野海岸线。我们究竟飞跃了多少冰川？每次经过，飞机都会降低飞行高度。我则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那叹为观止的冰雪世界出神。

冰川的末端激烈地扒下森林，在裸露的地面，散落着无数冰块与倒下的树木。那绝不是什么“优美”的风景。乌黑的地面虽然长出了植物，但隐约可见的蓝白色断层告诉我们，那片地的下面也是冰川。没错，眼前的风景只能用“混沌”来形容。而且它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意识到，直到不久前，地球还处于冰河时代。

我的目的地是一座偏远的海湾，利图亚湾（Lituya Bay）。我早就想去那里走走看看了。曾几何时，有一位隐士定居在那片海湾。在阿拉斯加的历史中，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独自一人在利图亚湾生活了22年罢了。从某种角度看，他也算是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历史吧。毕竟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白人定居在那长达数百千米的海岸线上。我一直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

移居这片土地之后，我比原来更关心阿拉斯加的历史了。人们缘何来到阿拉斯加？又在阿拉斯加度过了怎样的一生？……这些事让我倍感好奇。在我看来，任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的一生要承揽的难题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定是对这位隐士产生了某种亲切感。

隐士名叫吉姆·哈斯克罗夫。他应该是在1915～1917年前后划着小船来到了利图亚湾的小岛。然后他便在岛上度过了长达22年的独居生活，直至离世。

阿拉斯加的古典名著《冰川湾》中有一小段关于他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引用了首次挑战费尔韦瑟山脉的著名地理学家布拉德福德·沃什本[1]的一番话，充分体现出吉姆有多么善良温和。

“我从没见过像吉姆·哈斯克罗夫这么温暖的人。我与他是在1932年相遇的，所以他当时已经在那座小岛上生活了17年之久了。他每年会划小船远赴300千米开外的朱诺卖银狐的皮毛。除此之外，就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了……”

书里只有一张吉姆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拿着地里挖出来的土豆，露出腼腆的笑容。这些年来，我大概就是被这张笑脸迷住了吧。

“每次来朱诺，吉姆都会先买上一桶盐渍青花鱼，取走过去一整年的报纸，那是他请人特意留着的。回到小岛以后，他每天早上都会翻看去年同一天的报纸。据我所知，他从不会贪心多看几天……”

我最喜欢这一段了。

“一年到头，来利图亚湾的人寥寥无几。不过每次有人来，吉姆都会拿着表去海滩迎接，再找人家对一对表……”

多么有人情味的隐士啊。

“吉姆总是为他人着想。无论来到这片土地的是谁，他都会慷慨相助，热情款待。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纽约有些孩子缺衣少食，只能去翻垃圾箱。他竟思考了整整一个冬天，想把利图亚湾的鱼和山羊肉给孩子们送过去……”

“对吉姆而言，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诞晚餐了。他会提前好几个月准备起来，还把在秋天囤的蓝莓和草莓拿给我们看。到了圣诞节晚上，他便把烤鸭和14种派摆在桌上，独自享用大餐……”

不过话说回来，人类这种生物可真是特别，每个个体都能走过各不相同、充满多样性的人生。吉姆来到阿拉斯加之前的人生尽是谜团，只知道他出生在俄亥俄州，发过三次财，但因为事业失败失去了一切。在1939年3月23日，吉姆·哈斯克罗夫与世长辞。次年，沃什本将他与吉姆的回忆刻在碑上，埋在利图亚湾的小岛岩石下。吉姆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可不知为何，这个名字竟沉淀在了我的记忆中。

然而，利图亚湾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冰川湾》话锋一转，讲起了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印第安人——特里吉特族的古老传说。

传说的主角，是潜伏在海湾入口的海底怪物，利图亚巨怪。据说巨怪会消灭靠近这片近海的所有人，将他们变成熊，送去费尔韦瑟山脉上面做奴隶，监视利图亚湾。若有人试图入侵，巨怪便会推落山上的巨岩，掀起大海啸，让他们沉入海底。

传说世代相承，但是在吉姆抵达利图亚湾的时代，特里吉特族已经从这片土地消失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利图亚巨怪真的现身了。而且总有一天，它会再次降临……

1958年7月9日。那日万里无云，风平浪静。一支由8人组成的加拿大登山队刚爬完费尔韦瑟山，来到利图亚湾的入口野营。晚上9点，一架小型飞机在沙滩着陆，载着他们飞向朱诺。据说飞机原计划是第二天早上才来。而在一小时前，拖网渔船埃德利号也驶入了利图亚湾，还抛了锚。9点过后，又来了两艘渔船，分别是巴加斯号和圣玛号。夕阳西下，潮水已然退去。谁知在10点16分，费尔韦瑟山脉鸣动起来。

伴随着剧烈的地震，9千万吨岩石滚落下来，冰川也崩塌了，高达40米的大海啸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横扫利图亚湾。一眨眼的工夫，圣玛号被拽进了海里。巴加斯号和埃德利号被冲到了一棵20米高的大树上。第二天早上，美国地质学协会的学者坐飞机经过利图亚湾上空。事后，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幕世界末日般的光景。而吉姆·哈斯克罗夫的房子与菜园，也都被海浪带走了。

利图亚湾离我越来越近了。被冰雪覆盖的费尔韦瑟山脉也从云层间现身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因为这条海岸线算得上是阿拉斯加天气最恶劣的地区。虽说是反讽，可敢起“Fairweather”（好天气）这样的名字也着实是勇气可嘉了。飞机绕过山峦之后，利图亚湾的全貌终于展现在我的视野中。塞斯纳逐步下降，最后在海湾的小沙滩上着陆。

引擎一熄火，传入耳中的便只有太平洋的涛声了。沙滩上有一串不太明显的脚印，是熊留下的痕迹。沿着脚印一路往前走，便是一片岩石嶙峋的山坡，视野很是开阔。吉姆生活过的小岛尽收眼底。环抱冰川的费尔韦瑟山脉耸立在前，不愧是5000米级别的高峰，美得教人惊叹。也许伊甸园与危险总是相生相伴的。

我也想看一看吉姆独自欣赏了22年的风景。虽然我们生在了不同的时代，却都是为了寻求某些东西来到阿拉斯加的人，所以我也想碰触一下这位同路人的一生。此行的目的不过如此。

吉姆为什么会做出定居利图亚湾的决定？事到如今，我们已无从考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只能走过各自的人生。但我唯一确定的是，当他划着小船，驶入这片天涯海角般的海湾时，利图亚湾的天气一定是晴朗的。就跟今天一样，是个无限宁静祥和的日子。

基斯卡岛

我在梦中感觉到白令海翻腾的波浪，睁开眼睛。隶属于美国海军的吉米特号正行驶在锁链般的阿留申群岛。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基斯卡岛（Kiska）。这片不断孕育低气压的海，在某份官方文件中被形容为“全球最糟糕的海域”。我们的船也在深夜遭遇了小风暴，好不容易在早晨来临之前驶出了风暴地带。

走上甲板一看，基斯卡已近在眼前。在阿留申群岛见不到一棵树的原因，恐怕就在于那呼啸不止的烈风。岛屿上方笼罩着雾气，但时不时有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在阿留申，这已经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了。

菅野丰太郎先生也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凝望不远处的岛影。1943年7月29日，5500余日本士兵在大雾中奇迹般地撤离基斯卡，菅野便是其中之一。2638人丧生的阿图岛死战就发生在2个月前。

“太好啦，天晴了。”

“这50年里，我天天盼着能再一次踏上基斯卡的土地。活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天啊。一定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祈求。”

菅野先生出生于山形县，这么说的时候，笑容在晒得黝黑的农民的脸上绽放。

乔治·亚尔也来到了甲板。在大撤退的18天后，一无所知的6500名美军士兵登陆基斯卡。乔治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本想夺回这片阵地，迎接他们的却是人去楼空的景象。乔治当年是山岳兵，必须打头阵，据说他是怀着万分紧张的心情登陆小岛的。而在今天，2名日本老兵与10名

美国老兵将在战后第一次共同造访基斯卡岛。

72岁的菅野带着些许难为情的表情深鞠一躬，对乔治打招呼。80岁的乔治也举起手，说了声“Good Morning”。两人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基斯卡的绿色分外醒目。回过神来才发现，两人虽然语言不通，却已搂住对方的肩膀。

对出生于战后的我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何等遥远。在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那些事不过是昭和史的一页，是没有生命力的知识。任我们如何接近那段历史，都不可能与亲历者同日而语。

对日本而言，太平洋战争是一味扩张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对美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反法西斯”的大义名分。然而，为什么310万人（日方）不得不在这场战争中丢掉性命？事后学习历史的人根本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总是与时代共存的，身不由己。

天文数字般的战死人数，也绝无法充分呈现战争的悲惨。要想真正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逐一追溯默默无闻的死者那无可替代的生涯，了解他的亲朋好友在失去他之后走过的人生。几年前看完《安息吧，沧海！——记录中途岛海战》（泽地久枝著/文艺春秋出版）之后，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生动描写了3419名日美士兵像磁铁一样被吸附在中途岛（Midway）上，最后惨烈战死的青春，直教人悲从中来，还提到了他们的妻子、父母与恋人们走过的战后人生。那些文字在直言不讳地向我们诉说，战争的无理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的。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因中途岛海战失去丈夫的美国军嫂的一番话。

“如今，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创造出追忆往昔、让逝者永远存在的信仰。因为人心无法接受，也决不愿意承认，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你深爱着、依赖着的人不复存在了。”

据说攻下阿留申是为中途岛海战服务的声东击西之计。日军占领了阿图岛与基斯卡岛，但中途岛的惨败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于是失去了战略价值的阿留申就被抛弃了。日本朝着战败一路狂奔，玉碎的浪

潮在阿图岛揭开帷幕。但是在基斯卡，5500多名日本士兵巧妙利用了这片海域特有的雾，只用了40分钟便完成了奇迹般的大撤退。

话说在撤退的4天前，一架美军战斗机被击落在岛上。士兵们赶去坠机点一看，驾驶舱中的年轻美军少尉已经断了气。到场的50名日本兵为这名英勇作战的敌军士兵立起一座十字架墓碑，并用英语在上面刻了一行字。

“将青春与幸福主动献给祖国的勇敢英雄长眠于此”

在那个高呼“鬼畜美英”[2]的时代，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别人知道的。而菅野丰太郎先生就是立墓碑的人之一。据说他当年在坟前双手合十，对牺牲的美军士兵说道：“反正我们马上也要死了，就让我们在阴间开怀畅谈吧。”

战后，一位还记得这座墓碑的美国上校多方联络，促成了这次在基斯卡举行的日美联合追悼会。虽然曾在战场上针锋相对，但他们毕竟共同体验过基斯卡的严酷自然，总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结吧。

我与平均年龄几乎有80岁的12位老兵共度了5天的露营生活。对我而言，这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我与他们行走在山间，倾听种种追忆，走访了各处的战地遗址。散落在苔原，布满红锈的高射炮，搁浅在沙滩的巡洋舰，还有被称为“海上特攻队”的特殊潜航艇……这种潜艇由两人驾驶，连回程的燃料都不带，只有满满的鱼雷，只为同归于尽而存在。

“今天有个美国人跟我说，日本人太不把命当回事了。他说，我们应该更惜命才对……”

夜里，菅野先生在帐篷里喃喃道。他肯定也有关于那个时代的万千思绪，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罢了。

我们摘了些在8月的基斯卡盛放的花朵，供在坟前，举办了一场小小的追悼会。在朗读悼词时，菅野先生哽咽了好几次，也抹了好几次眼

泪。追悼会结束后，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星野先生，我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看到那样的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又能用怎样的话语回应呢？菅野先生的"战后"，终于在那一天画上了句号。

那是阿留申难得一见的晴天。大家各自享受平静的时光。乔治独自来到悬崖的草丛，摊开画布。他本就喜欢画画，据说在战争结束后，他还在故乡的大学教过美术。我也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沐浴夏末的阳光。基斯卡湾闪闪发光，战争仿佛只是一场梦。

"在您的人生中，战后的日子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呢？"

乔治停笔凝望白令海，思考片刻回答：

"战争对我这一生造成的影响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当年都太年轻了。人生才刚起步……我的妻子在战后没多久去世了。打那时起，我便封印了关于战争的所有记忆。就连山岳老兵的聚会，都是这四五年才开始参加的。直到再次组建家庭，好不容易走上新的人生路，我才主动打开了紧锁的大门……"

白头海雕乘着上升气流悠然飞舞。这座北太平洋的孤岛是全球仅存的海鸟繁殖地之一。我想起了乔治之前提起过的一位战友。他特别喜欢鸟，驻扎基斯卡的时候，他也是埋头观鸟，不务正业，以至于被军队开除了。但战争一结束，他就立刻以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研究员的身份回到了基斯卡。政治与社会都在迅速变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唯有个人的梦想与人类的文化能顽强地保留下去。

在告别基斯卡的前夜，乔治找到我说道：

"道夫，前些天在悬崖上忘了跟你说了。当年，我被基斯卡的荒凉风景深深吸引，也画了不少画，可我偏偏没有注意到脚边的小自然。苔原上的小花、随风摇曳的小草、绝美的青苔……50年后再次回到这里，我才注意到它们。嗯，我只是想把这句话说给你听罢了。"

无人区飞行员之死

今年，费尔班克斯的秋天格外美好。可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以如此悲伤的心情迎接晚秋的到来。

因为无人区飞行员罗杰·达尔文坠机身亡了。

在这一两年里，好几位我认识的飞行员接连丧命。然而又有谁敢想象，下一个走的会是罗杰呢。

“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

众多伙伴怀着无处发泄的落寞如此喃喃自语。没有一句话能以这般客观的角度诠释罗杰的离去。没错，一个时代真的画上了句号。

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罗杰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头牌飞行员，也并非因为他完成了一次次足以载入史册的飞行。不仅如此，他其实是一个和传统意义上的“光辉伟岸的飞行员”形象相距甚远的男人。

他很内向，却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浑身上下洋溢着幽默感。他一笑，眼角便会在那张四四方方的脸上耷拉下来，直教人感觉到笑容背后的深邃悲哀。他有一种能温暖人心的神奇力量，自己却对此无知无觉。大家都在各自的记忆中发自内心地爱着罗杰这个人。

8月29日，罗杰在刮着暴风雪的布鲁克斯山脉失联。自那时起，我一直惦记着好友唐·罗斯。他们都是在阿拉斯加北极圈翱翔的无人区飞行员，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也特别享受他们并肩作战的模样。

罗杰的飞行员朋友们齐聚布鲁克斯山脉的印第安村庄——北极村，苦苦寻找他的下落。问题是，群山已经蒙上了初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

找到罗杰的白色塞斯纳简直难于登天。天气也在不断恶化。唯有唐冒着把自己搭进去的危险，坚持飞到最后。他沿着罗杰的飞行路线一路找过去，甚至亲自登上了初冬的布鲁克斯山脉。眼看着大家就要放弃了，觉得只能等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唐在欣杰克（Sheenjek）山谷上方找到了那架教人怀念的白色飞机。

在9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我们在机场角落的小型Hangar（机库）为罗杰举办了追悼会。近200名亲友齐聚与篮球场一般大的会场。那正是罗杰检修飞机，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机库。

桌上摆满了餐食。罗杰的相簿和无法到场的亲友寄来的信点缀着会场。大家都是穿着便装来的，甚至有几只大型犬在会场转悠，不过这样的追悼会才有阿拉斯加的风范，才有罗杰的风范。

唐将一大张纸贴在墙上。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多谢你没吐。”那是罗杰贴在办公室（说“棚屋”可能更贴切些）墙上的玩笑话。言外之意，飞机可能有点颠簸，感谢你们忍着没吐出来。我能通过这张纸清楚地感觉到，大家都想在欢快的气氛中送罗杰最后一程。我实在不忍心去见唐。因为泪水就快决堤了。

放眼望去，会场尽是些教人怀念的面孔。每个人都哭肿了眼睛。这时，我看到了好友基姆·西科克。他写过一本书，叫《阿拉斯加的无人区飞行员》。书中有一段关于罗杰的文字。

“……进入欣杰克山谷后，塞斯纳贴着河面飞行，一边揣摩风向，一边在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便在小得可怜的河边陡坡着陆了。机体停稳时，距离河面只有一米远。某大型航空公司的退役飞行员屏息凝神地看着那一幕光景，喃喃道：‘30年来，我不过是坐在波音的驾驶舱里操控电脑罢了。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了真正的飞行员……’”

追悼会开始的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整整一小时。宾客接连到场，人头攒动。

主持人由唐·罗斯与布鲁克斯山脉的向导吉姆·琼斯担任。首先，唐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朗诵诗句。吉姆将唐介绍给大家，还说："明明是在无人区开飞机的，却偏要写什么诗，也是怪恶心的了……"会场顿时化作欢笑的海洋。吉姆也是个贴心的好人啊。

唐的诗简单明快，触动了所有人的心弦。每一个字，都在诉说他与罗杰并肩翱翔在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岁月……自远古时代未曾改变的驯鹿大迁徙、在夏日的苔原盛开的小花、穿越原野的风，还有"生命皆有终点"的法则……

每个人都竖起耳朵，细细听着唐用低沉的声音幽幽朗诵的诗句。

接下来轮到吉姆念诗了。诗的标题是"热爱午餐肉的男人"。午餐肉（SPAM）是一种廉价的火腿罐头，在美国经常被用作"糟透了的食物"的代名词。可罗杰偏偏爱极了午餐肉。会场更是笑声四起。而且每个人都是一边笑，一边哭。

下一个环节是逐一分享与罗杰的回忆。明明没有提前商量好顺序，可一个人说完之后，自会有另一个人接上，整个过程自然极了。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到头来却还是把万千思绪塞回了心底。我想起了某年春天和罗杰一起踏上的拍摄之旅。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们沿山谷穿越早春的布鲁克斯山脉，飞往北冰洋。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拍摄驯鹿的季节性迁徙。那年，罗杰买了台小型摄像机尝鲜，从费尔班克斯出发后，他便拍个不停，还把镜头转向我，让我也说两句，兴奋得就跟个孩子似的。那盘录像带还在我手里呢。

我本想把大本营设在康加库特河边。眼看着河越来越近了，可那年的雪化得格外早，怎么都找不到适合降落的地方。于是他便在溢流冰（overflow ice，从结冻的河面缝隙喷出的水在冰面上再次结冰的状态）上做起了降落实验，一次又一次。那段光景至今历历在目。让滑雪板稍稍擦到地面，把握冰层的状态，然后再次滑行升空……他一遍遍重复着这个过程。事后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我从没试过那么危险的降落。"到了正式降落的时候，伴随着我们的是冰块龟裂的响声。当塞斯

纳平安停稳时，我俩都出了一身大汗，要知道外面的气温都不到零度啊。

追悼会临近尾声。小气球被分发给各位来宾，用以寄托对罗杰的怀念。机库的大门缓缓升起，屋外是湛蓝的秋日晴空。清凉的大气吹在哭肿了的脸上，倒是舒服。刚好有架塞斯纳起飞了，直入高空。

我们原计划一边播放罗杰生前最爱的音乐，一边放飞气球。这也是追悼会的高潮环节。所有人都揪着气球的绳子，各怀思绪，紧张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谁知录音带的转速可能出了点问题，喇叭里传出莫名其妙的响声，仿佛是有人按了快进一样，引发了又一次哄堂大笑。连追悼会的尾声都那么有罗杰的味道。即便如此，气球还是被吸上了蓝得透彻的旻天。

唐靠在机库的墙上。我好像已经恢复到可以跟他说话的状态了。

“唐，这场集会办得真不错啊。”

“嗯，罗杰一定很高兴。”

要不了几天，唐又得驾驶飞机，前往布鲁克斯山脉了。我也要去科伯克河（Kobuk River）拍摄驯鹿。我们各自的人生齿轮又要转动起来了。

今年的黄叶真是太美了。年年都是同样的秋天，可它的色彩怎会年年都略有不同呢？

——九三年秋记

旅行之木

一天，我在费尔班克斯的木匠工具店偶遇罗莉。

“两年没见啦，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当木工呀，那是我从小就擅长的事情。对了，我在5月那会儿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哎！还打电话找各路朋友打听你的行踪呢！……我找你啊，是因为比尔·普洛伊格回到了阔别30年的费尔班克斯啊！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见见他的嘛！”

比尔·普洛伊格……多么令人怀念的名字啊。

1977年，那是我移居阿拉斯加的第一个夏天。当时，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汤普森海角（Cape Thompson）。那是一座朝白令海突出的半岛，仿佛天涯海角。我是和鸟类学家戴夫·罗塞纳一起去那边调查海鸟了。

崖海鸦（Uria aalge）、三趾鸥（Rissa tridactyla）、角海鹦（Fratercula corniculata）……汤普森海角的悬崖是阿拉斯加北极圈最大的海鸟繁殖地。悬崖的一角有金雕（Aquila chrysaetos）的巢，于是我们便坐橡皮船来到海面，每天用望远镜观察雏鸟的成长。某天傍晚，我们正要回大本营，却发现小船旁边出现了一条正在喷水的灰鲸（Eschrichtius robustus）。现在回想起来，那着实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回忆。话说回来，我第一次见到驯鹿群，也是在汤普森海角呢。

我们趴在苔原上，时不时挥动手帕，挑逗驯鹿的好奇心，让它们走到眼前来。我们还在海边发现了Grizzly（北美灰熊）的脚印，可惜到头

来还是没见到它的尊容。那一带唯一有人住的地方，是海角以北50千米的海岸爱斯基摩人村庄——波因特霍普。所以我们完完全全置身于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大自然中心，过着露营生活。对我而言，能在汤普森海角度过移居后的第一个夏天实属幸运。因为那是距离“有人造访的地方”最远的世界，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第一次旅行中接受了阿拉斯加的洗礼。

戴夫是研究生物的学者，因为父亲的工作，他在爱斯基摩人的村子度过了童年，也因此成了一位优秀的叙说者（story teller）。每到夜里，我便会在北冰洋涛声的伴奏下，侧耳倾听戴夫讲述的各种阿拉斯加传说。

至于我们是怎么提到比尔·普洛伊格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莫非是因为我在汤普森海角那杳无人烟的海湾看到了一些零星分布、带着红锈的老建筑，觉得很不可思议，便问了一嘴吗？……总而言之，比尔和戴夫同为生物学家，是老熟人了。为阿拉斯加的历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大大改写了比尔·普洛伊格的人生轨迹的那件事，就始于这片小小的美丽海湾。

话说1960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正在推进由“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主导的“战车计划”（Project Chariot）。计划的主旨，是利用核爆在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海岸建设实验性的港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没去过阿拉斯加，却在地图上选中了汤普森海角。我看到的破烂建筑就是该计划的残骸。当年的比尔·普洛伊格是阿拉斯加大学的年轻学者，也是受聘为该计划做环境安全性评估的生物学家之一。

作为一名野外生物学家（Field biologist），比尔的专业水平有目共睹，无人能出其右。在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调查工作中，他也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而且他在西顿[3]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对远北的自然抱有无限的向往。

在重压之下，高层打从一开始就对战车计划亮了绿灯。据说当时还有一条潜规则，对该计划发表否定言论的学者会直接丢掉饭碗。可见高层通过大学对学者们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然而，比尔·普洛伊格挺身而出，指出该计划会对周边的爱斯基摩村庄和北极圈的自然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不久后，他就被大学解雇了，但他的行动使爱斯基摩人对计划产生了担忧，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在那个时代，反对国家的巨大计划是何等艰难，因此反对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依托草根力量的旷日大战。本该促进阿拉斯加经济发展的战车计划就此搁浅。

比尔离开了他挚爱的阿拉斯加，本想去美国本土的大学工作，却因为原子能委员会的施压屡屡失业。据说FBI也曾一度跟踪调查他的行踪。后来，比尔告别美国，移居加拿大，在晚年当上了曼尼托巴大学[4]的动物学教授。

在汤普森海角听戴夫讲完这个故事的整整一年后，我才把自己最爱的阿拉斯加动物学经典巨著《北国的动物们》（*Animals of the North*）的作者与比尔·普洛伊格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一本单纯的“生物学”书籍，作者简直把阿拉斯加的自然写成了动人的故事，堪称名作。再加上这本书当时已经绝版了，我更是将它视若珍宝。

本书的第一章始于“旅行之木”。在早春的某一天，一只红交嘴雀（Loxia curvirostra）停在鱼鳞云杉上。这种鸟向来爱糟蹋食物，在啄食的过程中，一颗幸运的云杉种子开启了它的奇妙旅程。它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来到河边的森林，生根发芽，不知不觉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在漫长的岁月中，河水逐渐侵蚀森林。久而久之，那棵云杉站在河边的时代来临了。一年春天，冰雪消融带来的洪水卷走了这棵大树。它顺着育空河一路漂流，最终被冲进了白令海。而北极海流又把这棵在阿拉斯

加内陆的森林诞生的云杉送到了遥远的北国苔原地带的海岸。在没有大树的苔原世界，被冲上岸的树成了显眼的地标，也成了一只狐狸用气味标记地盘的好所在。在一个冬日，一个爱斯基摩人循着狐狸的脚印找了过来，在树边设了陷阱……一棵云杉树的漫长旅行，在原野民宅的火炉中画上句号，但是云杉在燃尽后的大气中脱胎换骨，开启新的旅程……整本书散发出的远北气息，不知为我对阿拉斯加大自然的憧憬添了几多柴火。

然而，30年的岁月将战车计划与比尔·普洛伊格的名字都沉入了人们的记忆深处。不过历史总会因意料之外的契机浮出水面，被再一次拽回到我们的视野中。

去年夏天，阿拉斯加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调查战车计划的记录时从陈旧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在阿拉斯加全境引发了轩然大波。当年，有关部门出于实验目的，将一批核废料暗中埋入汤普森海角，可是在计划喊停之后，核废料竟被留在了原处。虽说数量不多，可这条宛如科幻电影的大新闻还是将周边的爱斯基摩村庄推进了恐慌的深渊。

而且在那一年，还传来了另一条能让人回忆起战车计划的新闻。为了表彰比尔·普洛伊格长久以来对远北野生动物研究工作做出的贡献，加拿大科学院把那一年的最高奖项颁给了他。

此刻回头望去，战车计划对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来说也是一起历史性的大事件。因为有史以来，零散分布在阿拉斯加原野上的他们第一次作为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发起抗争。

罗莉找我，正是为了安排我跟比尔·普洛伊格见面。今年5月，他受邀参加了阿拉斯加大学的毕业典礼，还被授予了荣誉博士的称号。比尔曾是罗莉的隔壁邻居，她从小就认识他。

30年过去了，阿拉斯加大学终于以这种形式向比尔·普洛伊格道了歉。而且阿拉斯加的自然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许都欠这位年迈的生

物学家一个难以名状的大人情。

“不过我有跟他提起过你哦。我说我认识一个日本人，特别喜欢你的书……”

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想见他一面。但我想见的，并不是战车计划的英雄，而是让我对远北的自然萌生出无限梦想的博物学家。我想亲口对他道一声，谢谢。

十六岁时

我的面前本该有无数选择，可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为什么没有选择A，却走上了B的道路呢？也许越想简单明快地解释这个问题，人就越是会陷入沉思。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形形色色的分岔口，回答问题的唯一办法，恐怕就是逆流而上，一一回溯了吧。

对我而言的“第一次旅行”，是16岁那年的美国之旅。现如今，出国已经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在当年，美国就是位于太平洋尽头的遥远异国。要是能坐船远渡重洋，搭顺风车浪迹全美，那该有多好啊……这是我自初中时代开始悄悄酝酿的计划。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一旦望着教室窗外想起这个计划，我便会觉得浑身发烫。在大洋彼岸的那片土地，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冒险等待着我。我只想冲破包裹着日常生活的那一层宛若糯米纸的皮膜，亲手碰触名为“世界”的东西。

我甚至在心中选好了同行的旅伴。在临近毕业典礼的某一天，我约他在校园的角落见面，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那是我酝酿已久的计划，那一天也本该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谁知，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有意思！咱们去定了！”——本该这么说的朋友竟呆若木鸡，毫无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会那样也是在所难免，只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有多失望，仿佛浑身的力量都被抽走了。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

升上高中以后，我一边打工，一边慢慢攒钱。我还通过熟人联系了在国际货船上工作的船员，去横滨港拜访人家，想打听打听船上有没有

洗盘子的活可干。当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一个人去了。因为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父母和周围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16岁的孩子独自去美国旅行”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对的问题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暴行”。然而那时的我虽然年幼，却是动真格的。后来，终于出现了一个愿意认真听我讲述计划的人。那个人正是我的父亲。他还说，如果你是真心想去，我可以帮你出一部分旅费。父亲是个工薪族，我需要的旅费对他而言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且他身为孩子的父亲，这么做无异于顶着巨大压力的一场豪赌。搞不好，我甚至无法平平安安地回来……在那个年代，“外国”就是如此遥远。

1968年夏天，我搭乘开往巴西的老移民船“阿根廷号”，从横滨港出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坐船穿越大海，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地球的宏大。太平洋是那么大，那么蓝，太震撼了。我每晚都要上到甲板，仰望漫天繁星，倾听太平洋的涛声阵阵。一连好几天都只能看到大海，让我渐渐觉得自己长久以来居住的陆地仿佛只是不稳定的暂居地，而大海才是地球的实体。大海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力，同时悄悄地告诉我，人的一辈子是多么短暂。

两星期过后，洛杉矶的轮廓出现在水平线上。船终于开到美国了。我的行李只有一个大号双肩登山包，是美军流出的装备。里面装着帐篷、睡袋、炉子、美国地图……满满当当。

偏远的港口远离市中心，人烟稀少。眼看着夕暮将至，可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今晚也没有能落脚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安排。接下来是向北走还是往南去，都得像掷骰子一样临时决定。今晚无须回到任何一个地方，也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在一个孩子心里，这是何等新鲜的体验啊。我没有丝毫的焦虑与不安，胸口几乎被自由填满，激动得都快要叫出来了。

洛杉矶哪里有地方搭帐篷，所以我那天是在郊外的廉价旅馆过的夜。那也是一栋公寓楼，住着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一整晚都能听到不知

从何处传来的喊声。在美国的第一夜，就是在这样的吵闹中度过的。

不过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美国也经历了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还有越战与黑人的暴动，正处于一个动荡混沌的时代。无知的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社会意识，也完全不惧怕犯罪，真是意气风发地开起了美国之旅。

一天，我在太阳即将落山时赶到了大峡谷。那壮丽的景色彻底改写了我的自然标尺。第一个在小小的帐篷里度过的大自然之夜，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定是它一点点生根发芽，又在某个时间节点将接力棒交到了阿拉斯加手里。

当时，美国民谣组合PPM（彼得、保罗和玛丽）在日本也很流行。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不切实际的念头：等我哪天到了纽约，一定要去听他们的现场表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当面聊一聊。我还特地去了趟格林尼治村[5]，找去了他们的办公室呢。现在回想起那段往事，真是既有些难为情，又教人怀念。

坐灰狗巴士[6]造访的南部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特兰大、纳什维尔、新奥尔良……一下车，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属于黑人的世界。厕所、鞋油、热狗、汉堡……灰狗车站有股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直到现在，那都是我倍感怀念的美国味道。

在飞驰于美国平原的大巴里，我见证了一次次日落与黎明。每天都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然后分道扬镳。“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人”本是理所当然的废话，可我却觉得这件事格外神奇。

途中，我大幅调整行进方向，去了墨西哥，在游览古代文明遗迹的同时去到了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的顶端。一天夜里，我在一座名叫梅里达（Mérida）的小城迷了路，怎么走都走不出气氛诡异的小巷。好在有辆警车碰巧路过，把我捞起来送回了住处。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了真切的危险，第一次因为紧张耸肩缩

背。

在加拿大，我在搭顺风车旅行的途中遇到了一家人，和他们同行了整整10天。在25年过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亲如一家。去年，我终于有幸回到了那对夫妇居住的埃德蒙顿[7]，和他们尽情回忆25年前的那段时光，气氛好不热烈。当时才7岁的毕琳达已经成了加拿大个性派演员，12岁的唐纳德则成了纪录片摄影师。年迈的母亲一脸怀恋地告诉我："那天啊，我们看到你在国道边拦车，车都开过去了，还是毕琳达吵着让我们开回去接上你的呢。"

一路上，我邂逅了许多人，也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总算平安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抵达终点站旧金山那天，我买了特大号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与自己干了一杯。如果人的心里真有肌肉，那我心里的肌肉一定是饱满而滚烫的。

回顾那段日子，也许16岁这个年纪是太年轻了一些。因为我每一天都竭尽全力地活着，五感都是高度紧张的，可能压根就没有余力好好观察各种各样的东西，并把它们化作自己的血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从没体验过如此有趣的日子。独自远行，带来了与危险背靠背的刺激，也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与许许多多人的邂逅。每一天的决定，都引出了全新的经历，让我置身于没有剧本的故事中。那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错过一班大巴，等待着自己的便是截然不同的体验。所谓人生，所谓邂逅，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却是旅行将它们的本质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的眼前。

然而，那并不是我过日子的现实世界。当我结束旅行回国的时候，等待着我的还是原来的日常生活，是以"日本的高中生"这一身份度过的日常生活。但"了解到世界的宽广"解放了我，让我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在遥远的异国，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走过与我们相同的一生。换言之，那次

旅行让我第一次以客观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出生长大、度过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一点意义非凡。因为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仍然被活在阿拉斯加的多种多样的人所构筑的风景所吸引，重复着与当年相同的过程。

生活在阿拉斯加

那是一个早春的周日，我们一早便忙活了起来。因为这一天是我家首次举办正式（？）宴会的日子，还专门发了请帖呢。话虽如此，这里毕竟是阿拉斯加，再正式又能正式到哪儿去呢。无论你是穿着牛仔裤粉墨登场，还是踩着长靴悠然现身，都不会有人介意。因为在阿拉斯加，人们几乎对外表、头衔之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但是对一个人褪去衣衫的真性情，大家又会表现出孩童般的好奇心。一个月前，我在日本结了婚。今天就是为没能来日本观礼的费尔班克斯的朋友们举办的宴会。

家门口的白桦树上已经拴好了气球，烤大马哈鱼的篝火也准备好了，里里外外的桌子也装点完了……还剩什么来着？不忙乱才怪了，如果把孩子们也算上，将会有近百名宾客来到我家。

妻子刚来阿拉斯加没多久，英语也还不太流利。对她来说，这次聚会也是难事一桩。可我想让她尽早见到我的阿拉斯加朋友们，能多见一个是一个。因为我觉得，要想让她习惯这片土地，喜欢上这片土地，最好的法子还是多闻闻阿拉斯加人的“气味”。

“谁都没指望你能立刻学会英语，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但我觉得吧，他们肯定会仔细观察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融入阿拉斯加。实在听不懂，也要笑一笑，这一点也许还更重要一些呢。”我还给出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应急建议。

而我呢，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对我和这边的朋友们的关系表个态。移居阿拉斯加以后，十五年过去了，多亏了各路好友的帮助，我才能走

到今天。几年前，我为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的小屋生活画上句号，买了块地，盖了房子。不断旅行的生活并没有变，但那也是决定扎根于阿拉斯加的一个结果。然后我还结婚了。我大概是想朗声高呼——“同志们！我是真的铁了心要在阿拉斯加住下去了！请多关照！”因为在这片土地旅行时，在邂逅各种人的过程中，我开始不经意地扪心自问：“你到底想在哪儿活下去？”

决定“在这片土地一直住下去”之后，看待周围自然的角度都一点点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前，阿拉斯加的自然也许是“需要买票观看的电影大片”，感觉还是很遥远的。可今时不同往日。比如，我短暂的一生与在原野邂逅的狼的生命，会在某个节点有所交错。和野生动物打交道是这样，和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打交道也是这样。我想要好好珍惜透过这份交错看到的东西。

到了傍晚（其实白夜的季节已经开始了，太阳跟白天一样高），宾客们接连到场。每个人都使劲打扮了一番，这在阿拉斯加可不是常有的事。我又是滑稽，又是感动。今天的宴会采用百乐餐（potluck）的形式，每人都会带一盘吃的来。

在阿拉斯加大学野生动物系上学时很关照我的弗雷德·迪恩教授也带着太太苏珊现身了。弗雷德是研究熊的专家，想当年我每年都要跟他一起去麦金利国家公园观察灰熊呢。然而在5年前，苏珊因为癌症做了手术。自那时起，弗雷德便远离了实地考察的一线。不难想象，他肯定一直担心着妻子的身体状况。不过今年春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弗雷德那教人怀念的身影。他跟当年一样，用望远镜远眺麦金利的群山，搜寻着熊的踪迹。今天的苏珊看起来也很精神，我真是松了口气。

印第安朋友亚尔和妻子盖伊带着孩子沿坡道走来。我们有多久没见了？亚尔跟我相识于阿拉斯加大学的入学典礼。那天排在野生动物系签到处的他，还深深印在我眼底。披肩的长发、用驼鹿皮做的衣服……当时已年近不惑的亚尔正在无声地彰显自己是印第安人。从那一天起，我

们便成了好朋友，也许是我们相互之间都产生了亲切感吧。在那之后开启的阿拉斯加之旅中，亚尔总是站在未知世界的入口。只要我探头进去瞧瞧，他便会为我敞开大门。后来，我还去亚尔的老家——育空河边的一座村落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一个美妙的秋日。一方是在阿拉斯加的原野长大的亚尔，另一方则是在纽约长大的白人姑娘盖伊。他们真能走下去吗？我起初还有些担心，但盖伊腹中已经有了肩负着两种文化的新生命。一眨眼，当年的孩子都长那么大啦。

我爱极了亚尔的视线。他的视线是那么温柔，仿佛正在凝望万象的动静一般。他总能让我痛感，人世间的很多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我们热烈地聊起往事时，我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随口喃喃道："今天要是下雨了可怎么办啊……"亚尔却说："道夫，别担心，该下雨的时候总是要下的，该停的时候自然会停的。"这句话更是勾起了我的万千怀念。

阿尔弗雷德特意从遥远的德尔塔章克申（Delta Junction）赶来。遥想那年冬天，我开车行驶在阿拉斯加高速上，谁知引擎在半路莫名熄火，把我生生困在了冬日的原野。还记得那天冷得可怕，气温跌到了零下40度。就在这时，一辆车碰巧路过。开车的正是阿尔弗雷德。他为萍水相逢的我放弃了那天的工作，帮忙把车拖到了200千米开外的城镇——那已经是离事发地点最近的城镇了。在车修好之前，我竟在他家住了整整3天。打那时起，我们便成了亲如一家的好朋友。

总是跟我一起飞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无人区飞行员唐·罗斯也来了。每到秋天就跟我一起出门摘蓝莓的爱斯基摩人梅布尔带着年近80的老母亲苏西一同现身。已故的文化人类学家冈正雄先生与苏西的亡夫——故事传承者帕尼亚克之间的友谊堪称美谈。后人根据遗嘱，将两人的墓碑并肩立于亚那托克帕斯村的原野上。

我凝望着众多宾客接连走来的风景，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眼前播放了一段快进的影片，长达15年的阿拉斯加之

旅在这一刻蓦然闪回了。

果不其然，宴会期间下起了雨，近百名宾客涌进我的小家，好一场自由随意的宴会，很有阿拉斯加的味道。有人坐在楼梯上聊天。厨房、玄关和火炉周围都挤满了人，走也走不过去。但我开心极了。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办宴会，经验还不够丰富……

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妻子得到了每个人的鼓励。恐怕她的生活将会面临180度的大转变，所以大伙都很担心吧。冬天的严寒、毫无灯红酒绿的生活……对我和生活在阿拉斯加的人们而言，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她眼里，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摄影师朋友基姆知道她还听不太懂英语，用特别慢的语速谆谆教诲道：

“直子啊，我有个很短的建议。寒冷更能温暖人心。距离反而能让我们走得更近。”

基姆说得特别慢，还把同一句话重复了两遍。妻子凝神听着，微微一笑。我忽然觉得，她一定能适应阿拉斯加的生活。

与生俱来的洪流

人间风景的妙处，在于我们的人生都以某个共同点立足于同一片赛场上。这句话里的“共同点”，就是“想把仅此一回的人生活得更好”的愿望。而“妙处”，则是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朝四面八方分化而成的活法所独有的无限多样性。

在早春的某日，我拜访了家住费尔班克斯的老友比尔·福勒。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只是我会时不时突然冒出想要见他的念头。他将在今年迎来75岁的生日。如果人是一种在人生路上时常需要鼓励的生物，那么为我注入这种力量的人绝对就是比尔。“啊，原来是这样，这个方向果然是对的……”遇到挫折时，只要看到比尔的脸，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英雄比尔·福勒没有傲人的成就，也没有光鲜的头衔，但他是真的了不起。不，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虽然只有认识他的人才会这么看待他……

在严冬的费尔班克斯，人人都会把车里的暖气开到最大。可就在这时，你会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迎面而来。在零下40度的世界，他逍遥自在地踩着踏板。

“气温一降到零下30度啊，自行车胎和雪地的贴合度就会变得格外高呢。”

那就是比尔·福勒。要是气温才冷到零下20度左右，他即便是出门也是光脚踩橡胶拖鞋的打扮。他没在硬撑，也不是在搞耐寒训练。有一

次，我实在是被他吓坏了，便问：“你真的不冷吗……”

“我从小就这样。怎么说呢，我的血液循环大概比较好吧，身体的末端比普通人热乎呢……”

他在“奔七”的年纪学起了日语。记住600多个汉字以后，还去了趟日本，从北海道一路骑行到九州，直与20多岁的学生无异。他在旅行途中遇到的日本人肯定对这位自由如风的老者叹为观止。而且我还能清楚地想象到，有幸结识他的人度过了一段何等暖心的时光。

比方说，我从没见过比比尔和太太南希过得更朴素的老夫妻。“等我哪天结婚了，一定要过上有自来水的日子”——直到今天，这座城市的年轻人还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可年过古稀却还没用上自来水的人，恐怕也只有比尔夫妇了吧。他们家的厨房里有一个小小的储水罐，一看就是家里的宝贝，也不知他们平时是去哪儿打水的。家里才15张榻榻米那么大，简朴的摆设仿佛在说，人类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换言之，在人生路上，他们是轻装上阵的。话说有人用过“Personal Definition of Success”这个词。我们可以用非常个人的、离社会尺度最远的标准去定义人生的成败。也许比尔就在无声地告诉我们，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标尺。

1919年，比尔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在来到阿拉斯加之前，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年轻时便对航海天文学产生了兴趣，上过跨海商船。早期的泛美航空是靠星星导航的，而比尔也当过飞机的导航员。据说战后他曾在南方的甘蔗农场和墨西哥农民一起挥洒汗水，又靠着一双巧手在加利福尼亚成了给帆船制作风帆的工匠。我还听说他一直在上舞蹈课，舞蹈才华也得到了认可，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在纽约登台表演的机会，却因为滑雪意外骨折，只能作罢。比尔也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拿到了植物病理学的硕士学位。

这是何等多姿多彩的人生啊。大多数人都过着“想要取得某种成就”的人生，可比尔的人生是无比随性的。这就是他所谓的“顺着自己与

生俱来的洪流活下去”吗？因为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只是大家都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早早地抛弃了这股洪流，想方设法要上岸。”

比尔在1970年首次造访阿拉斯加。这片土地在一瞬间俘虏了他，让他决心定居在此。他和原来当过社工的太太南希一起，在茫茫原野中的边陲小城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不过我认识比尔的时候，他们已经卸下了繁杂的职务，搬来费尔班克斯安度晚年了。

但搬家之后，比尔还是没闲下来。一会儿去幼儿园给孩子们义务当音乐老师，一会儿去阿拉斯加大学给外国留学生上英语课，本地的交谊舞会一场不落，自个儿还兴致勃勃地学起了日语和西班牙语。如果年龄的增长在物质与金钱层面意味着人会变得愈发保守，那么比尔就是那种永远把能量用在当下的人。

比尔有一双精力充沛却不失柔和的眼睛，而他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暗藏在眼底深处的严峻与悲哀。他的人生绝非只有欢乐，没有悲伤的康庄大道。讳莫如深的爱子之死，还有因一场意外过上轮椅生活，最后不幸离世的最亲爱的弟弟……看着比尔，我便会不由得想，老去的深度，也许就在于你在人生中面临过多少岔路口，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怀揣着形形色色的悲伤一路走来的。

在科罗贝里路转弯，便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通往比尔家所在的黑云杉（Picea mariana）森林。新绿的季节就快到了。只见太太南希捧着盘子走在路上，大概是刚去了趟附近的朋友家。

“比尔在家吗？”

“哎哟，好久不见啦。比尔这会儿正在自己屋里学西班牙语呢。知道你来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路变得更窄了。好几间能让人联想到开拓时代的小木屋在林中若隐若现。这一带住着许多坚守阿拉斯加式生活的年轻人。看到他们平时是如何跟比尔打交道的，我便不禁感叹，像比尔这样能打破年龄限制的老

人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了。森林里有个居民共用的排球场，每到白夜的季节，大伙便会在每周三杀上几盘，甚至要打到半夜一点多。我也受邀参加过好几次。自不用说，比尔是球场的重要常客。

比尔与南希的小房子位于森林深处的死路。挂在墙上的陈旧熊皮，把雨水攒起来，用太阳能加热以后当洗澡水用的简易淋浴房，还有南希的小菜园，而那在这六七年里大大方便比尔出行的自行车已经更新换代过好几轮了……比尔的书房在新建的库房的二楼，四周都是云杉树，得爬室外的梯子上去，颇有些树上小屋的感觉。

“比尔，好久不见啦！”

“哟，这不是道夫嘛，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听说你在学西班牙语？”

每每见到比尔慈祥的笑容，我都会倍感安心。从窗口吹进来的五月微风，翻动着书桌上的字典和教科书。云杉的枝头挂着喂食器，褐头山雀（Poecile montanus）、白腰朱顶雀之类的小鸟唱着早春的歌谣，围着它飞来飞去。新的季节又要到来了。

虽说比尔已经放慢了生活的节奏，可他直到不久前还在埋头学习日语呢。我还是会不由得想，考虑到他的人生剩下的时间，做这些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春天来了。”（春が来ました）

突然，比尔用磕巴的日语对我说道，随即在纸上写起了这句话，仿佛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记错。

“道夫，‘春’字是这么写的吧？”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种下我的苹果树[8]。比尔的存在，总能让我深思肯定人生的意义。

驯鹿汤

在塞斯纳的机舱中，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东西。盖子可能有点漏了，狭小的机舱里弥漫着那股微弱的气味。我刚从北极圈的安布勒（Ambler）村出发，正朝费尔班克斯飞去。在村里对我十分关照的爱斯基摩朋友全家托我带样东西给在费尔班克斯的阿拉斯加大学念书的女儿。每次飞机遇到比较剧烈的颠簸，我都得用双手找到平衡点，生怕把那东西洒了。他们托我带的东西，是一桶尚有余温的驯鹿汤。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俯视那一望无际的阿拉斯加原野，一段十分久远的回忆在眼前浮现。

那都是15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

一天，学生宿舍的负责人联系我，问我愿不愿意接收一位爱斯基摩室友。据说他跟原来的白人室友处得不太好，离家出走了。阿拉斯加大学有两成的学生是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由于宿舍的房间是随机分配的，爱斯基摩学生碰巧跟白人分在一间，结果处不好闹矛盾是常有的事。毕竟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和“在学生宿舍的小房间里与陌生人一起生活”差得太远了。

那个学生名叫维拉德，来自内陆的爱斯基摩村庄。他提着旅行袋，略有些难为情地走进房间。一看到我，他的表情便多了几分欣喜。虽然我们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成长在阿拉斯加的原野，有着不同的背景，却都有一张蒙古人种的面孔。也许就是这一点给了他安心感吧。

新的宿舍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走得一天比一天近。维拉德时常

收到老家的父母寄来的包裹，里头装的总是吃的，而他总会分一些给我。烟熏大马哈鱼、驯鹿和驼鹿的肉干、蔓越莓……有时则是满满一瓶白花花的东西，那是熊的脂肪。维拉德是用手指舀着吃的，而且吃得格外香。每次收到包裹，我都能感觉到那个季节从维拉德的村子吹过的风。

过了一阵子，维拉德告诉我，他想退学回老家去。不知是因为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还是学习方面跟不上，能顺利毕业的爱斯基摩学生和印第安学生其实很少。我劝他说："你都坚持了那么久，为什么不再加把劲试试看呢？"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还是收拾东西回村里去了。

过了整整一星期，我在晚上接到了维拉德打来宿舍的电话。这通电话，来自北极圈的村庄。

"……我刚打猎回来，打到了一头熊……"

维拉德素来寡言少语，可他竟为了跟我说这些特意打了电话过来。听着他那宛若重获自由的笼中鸟的声音，我心想，看来退学回家是个明智的决定。

"我一定会去你们村子做客的！"

"嗯，我等你来！"

在静悄悄的宿舍走廊，我透过电话听筒，感觉到了那片陌生原野的宽广。

后来，我踏上了遍访阿拉斯加的旅程，去了很多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村子。狩猎民族对我来说是那样的新鲜。还记得我曾在早春的白令海浮冰上，与爱斯基摩人一起仰望从南方迁徙而来的绒鸭。鸟儿的队形是那么美，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我都看出了神。可一旁的爱斯基摩人呢？他们情不自禁地舔着嘴唇，举着猎枪，满脑子都想着阔别已久的鸭汤的味道。这种自然观的差异可真滑稽。狩猎民族和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还有他们独有的世界观，也一点点俘虏了我的心。

在波因特霍普，我亲眼见到爱斯基摩人是如何捕鲸的，对狩猎民族

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们划着用海豹皮缝制的爱斯基摩皮筏，在冰裂形成的冰间水道（lead）中追逐巨大的鲸鱼。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体验。最震撼我的是，他们将自己杀死的鲸鱼视为圣物。肢解前的祈祷、将最后留下的头骨还归大海的仪式……捕鲸并非特例。观察他们打驯鹿、驼鹿的过程时，我们也能以种种形式一窥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我一直在思考，何为“狩猎民族的精神”？保护自然、爱护动物之类的字眼完全不会触动我，可我始终觉得，某个关键的答案，就隐藏在狩猎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中。也许这个答案，和他们在狩猎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偶然性有关。比方说，捕鲸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冰间水道。每年冬去春来时，冰冻的白令海会在风与海潮的作用下逐渐裂开。我们把浮冰包围的海域称为“冰间水道”。要打到鲸鱼，冰间水道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不仅如此，冰无时无刻不在运动，所以“眼睁睁看着冰间水道消失”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换言之，只有各项自然条件的完美重合，才能让爱斯基摩人的捕鲸成为可能。这恐怕是各种“狩猎”共通的宿命。然而，狩猎生活包含的偶然性也在人们心中构筑起了某种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中心思想能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的恩泽”。向鲸鱼发射渔叉的时候，在森林中偶遇驼鹿的时候，人们应该都在内心深处怀揣着这样的念想吧。

“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我要牺牲谁？”——生存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做出的选择，日复一日，无穷无尽。因为生命体的本质，就在于“杀死并吃掉他者”。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很难看清这条规则，而狩猎民族却必须以最直接的形式去面对这一本质。上面这句话里的“规则”，也可以替换成“血腥味”或“悲哀”。而这种悲哀孕育出来的东西，正是源自古代的神话啊。

通过针对动物们的赎罪与仪式来告慰它们的灵魂，祈祷它们有朝一日能再一次回到这里，再一次为自己做出牺牲。换言之，如果无法侧耳倾听这个世界的守则，也就是那无声的悲哀，无论你是在山野徘徊一辈

子，还是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恐怕都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可以通过剥夺活在那片土地的他者的生命，将其血肉纳入自己体内，与大地更加紧密地相连。也许当我们停止那种行为时，人心才会从本质上远离那片自然吧。

塞斯纳终于抵达了费尔班克斯。我捧在手里的，竟然是一份在阿拉斯加的原野飞行了500千米的“驯鹿汤外卖”啊！我连忙打电话给朋友的女儿。

“珍妮弗，我刚从安布勒村回来。你爸托我带样东西给你。你猜猜是啥呀？”

电话那头的珍妮弗陷入片刻的沉思中。熬汤用的肉，是她的哥哥阿尔宾亲手打来的。汤已经凉透了，但它定能将令人怀念的原野之血注入珍妮弗体内。

海狸的子民

贴着塞斯纳窗玻璃的额头吸收了太阳的温度，暖暖的。刚融化的育空河在大地上翻腾，带着粼粼波光。散落在地面的无数湖沼甚至还没有名字。怕是还从没有人踏上过那些水边的土地吧。自然与人类世界毫无干系，只服务于自己的存在。阿拉斯加所独有的“毫无意义的宽广”一直让我心醉神迷。

我常会如此幻想……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来到美洲大陆……如果这片土地一直是只属于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与世隔绝的世界……那么他们的历史也会在某个时间节点构筑起跟今日的我们一样的现代文明吗？难道不断变化真是人类生活的宿命，只是速度各不相同而已吗？所谓历史，就是无可选择、“只此一回”的事件。现在再回过头去琢磨这些也是徒劳，可是一想到和现代接触之前的，也就是短短一两代人之前的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类生活，我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那样的想象。

塞斯纳飞越育空河上空，朝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的村庄查尔基茨威克村飞去。我约了即将年满83岁的印第安人大卫·沙蒙在村里见面。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们打算一一拜访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的长老们。我们想趁现在抓紧机会，听一听那些即将消失的人们讲述的故事。这两句话里的“我们”，是我和印第安朋友沃尔特·纽曼。而查尔基茨威克村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在印第安人的语言里，“查尔基茨威克”是鱼钩（fishhook）的意

思。这是一座仅有百来人的小村子，坐落于源自布鲁克斯山脉的黑河（black river）边。不难想象，这边的河鱼资源肯定是自古以来一直很丰富。村里的大多数民宅都是小木屋，一如众多内陆印第安人的村庄。沿海地区的爱斯基摩村庄的民宅已经变成了现代风格的房屋，相较之下，这里在外人眼里还保留着美丽的乡村风光。

大卫·沙蒙是chief（酋长）。在阿拉斯加的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的世界中，这是第二重要的地位。在人们心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他的双眼总是凝视着对方，那眼神真是温暖极了，而且我们还能透过表情看出他杰出的人品。那也是熬过一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面孔。才看了一眼，我便喜欢上了这位长老。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我们便在他独居的小屋住了下来。

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分布区域可大致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住着爱斯基摩人，内陆地区住着阿萨巴斯卡印第安人。要不是沃尔特提到了“弗兰克·安田”的名字，我压根不知道在一座名叫“比弗”（Beaver［直译为“海狸”——译者按］）的印第安村子长大的他竟有爱斯基摩的血统。1907年，遭遇饥荒的爱斯基摩村民在一位日本人的率领下，经过长达两年的漫长迁徙，终于穿越了北极圈的原野，来到了印第安人的世界，也就是今天的比弗村。这是个何等荡气回肠的故事啊。沃尔特的父亲正是迁徙的亲历者，只是他当时还很小。沃尔特听晚年的父亲讲述了那一路的故事，像叙说者一般牢记在心。而沃尔特小时候也和晚年的弗兰克·安田在比弗村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对本族历史的了解与兴趣，肯定也来源于那些经历。

“大卫，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沃尔特每次见到长老都会说的这句开场白总是让我觉得格外滑稽。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也许就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入夜后（不过当时已经是白夜的季节了），我们竖起耳朵，屏息凝神听大卫讲故事。午夜零点早就过了，却能不时听见村人与孩子们的声

音。那是个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的远北夏夜。

“……自古以来，印第安人脑子里一直都只有三样东西：大地、动物和人。这当然是为了生存。财富？谁都不会去琢磨那种东西……然后啊，我们分成了三个种族——高等印第安人、中等印第安人和奴隶印第安人。我有奴隶印第安人的血统。高等印第安人是在遥远的过去来到这片土地的人，肤色比我黑得多。他们司掌以生存为目的的所有命令，而其他人也都服从他们的命令……”

“‘遥远的过去’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啊？”

“那是好几千年……好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他们来自西伯利亚。”

对大卫而言，沉入海中的远古草原白令陆桥并不是干巴巴的知识，而是自己体内的鲜活意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

“高等印第安人是最富有的一个种族吗？也就是说，你们是有阶级之分的？”

“不，跟富不富没有任何关系。当人们遇到岔路口的时候，他们会决定前行的方向，告诉大家为了生存该怎么办……”

在大卫的讲述中，“生存”这个词究竟出现了多少回？

“……为了生存，人们一直过着凝望动物的生活。而人们也随着他们捕猎的动物渐渐发生了改变。旧克罗（老渡鸦）村的印第安人动起来就跟驯鹿一样。看看他们跳舞的模样就知道了。育空河的印第安人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吃的一直是在湍急的河水中逆流而上的大鳞大马哈鱼啊……我们是海狸的子民。你们有没有发现，查尔基茨威克村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很轻，语气都很平静呀？因为我们是吃海狸长大的，也是像海狸那样活到今天的……”

听到这儿，我想起了小屋门口仓库里的那只死海狸。

“在人们为了寻找动物左右彷徨的往昔，跑得快的人要负责在寒冬的旅途中运送火种。前往下一处野营地时，要派一个人提前出发，在一路上搭出若干个柴堆备着。等大部队出发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要从余

火中拿起一根木柴，跑去下一个有柴堆的地方。用这样的方法接力运火，直到野营地。至于点火的方法，是用石头沾箱柳[9]的茎磨的粉弄出火星。然而在零下50度的严寒中，连生火都是一桩难事。所以大家才要小心翼翼地运送好不容易生起来的火啊……”

一天下午，大卫8岁的孙女雪莉来做客了。大卫坐在椅子上，给她讲述古老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两个部族爆发了一场大战，只有一个女人幸存下来。山的那一头不是有个叫冰屋湾（Igloo Creek）的山谷嘛？那个女人就独自住在那里，以捕鱼为生……”

雪莉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姑娘，却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视线被这一幕光景牢牢吸引住了。等有朝一日这个姑娘自己当了母亲，她会不会把今天听到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呢。

“爷爷，我下次再来看您！”

我能从她边说边跑出小屋的模样感觉到，她虽然年幼，却对长老怀有深深的尊敬。那也是即将离去者和来日方长者产生交集的神秘瞬间。

站在村郊的山丘上远眺，只见早春的原野直至地平线的那一头，无边无垠。人迹未至的大自然……长久以来让我心醉神迷的，是这片土地所拥有的原封不动的宽广，但是此时此刻，它在我眼中呈现出了略有不同的面貌。只是见了一位印第安长老，风景却对我诉说起了古老的故事。我本以为这是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原野，殊不知早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从这里走过了。在舒爽的远北微风中，我想起了曾几何时看过的书里的一段话：

“……所有的物质都是化石，所遇的过去都不是仅此一回的过去。在风包裹身体的那一刻，你大可告诉自己，那是古老的故事吹来了。因为风才是柔软得教人难以置信，却又货真价实的化石啊……”

一家人的旅程

我收到了帕特寄来的信。好久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道夫，近来可好？我正开着车在全国各地旅行。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定居在哪儿，但准备在秋天之前把这件事给定下来。凯文说，他在匹兹堡的摄影展见到你了，别提有多高兴了……”

帕特·麦考米克离开阿拉斯加快一年了。除了在这边当了兽医的女儿凯伦，她的孩子们也都搬去了美国本土。次子凯文在康奈尔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了一位优秀的青年化学家。

我与这家人的相识要追溯到15年前。那也是我移居阿拉斯加的头一年……

那年秋天，我在麦金利国家公园的山里遇见了一匹狼。那是我与狼的第一次邂逅。我背着沉甸甸的登山包，追寻它消失在山谷间的身影。就在半路上，我碰巧遇到了两位青年。

“我刚才在这一带看到了狼！”

“嗯，我们也看到了。看来我们在追的是同一匹狼呢！”

漫山遍野的红叶是何等艳丽。我们都有些难为情，却还是随口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兄弟俩，一个叫凯文，一个叫保尔，全家刚从马萨诸塞州搬来阿拉斯加。哥哥凯文说，他是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新学期就要开始了，所以他今天就要回费尔班克斯。我也刚进阿拉斯加大学，便问：

“你是哪个系的啊？”

“野生动物系呀。”

“啊！那不是跟我一样吗！”

我与麦考米克家的缘分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和凯文上的课都一样，走得越来越近了。凯文不同于其他粗枝大叶的学生，有点内向，举手投足显得稳重而优雅。我甚至觉得，这可能就是保守的美国东部人所特有的气质吧。后来，我才知道麦考米克家代代都是人才辈出。凯文也同时攻读了化学专业，以顶尖的成绩同时拿到了两边的毕业证书。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我这个旁人看来，凯文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学校的成绩。他一得空就会跟弟弟保尔一起背上登山包，深入阿拉斯加的大自然。不，不光是凯文。我当时就觉得，麦考米克家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来阿拉斯加这片土地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的。

我跟凯文的母亲帕特也成了好朋友。起初，她给我留下了些许顽固的印象，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我总觉得，她好像紧紧关上了心门。在几年后的一天，凯文忽然跟我提起了他们家的历史，以及他们全家为什么会搬来阿拉斯加……

凯文的父亲是个化学家，在很多年前就因为飞机失事去世了，所以母亲帕特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抚养5个孩子的重任。她有个女儿叫雪莉，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中文。她真不愧是麦考米克家的一员，成绩十分优异，成了美国总统的候选中文翻译之一。

谁知在1979年春天，雪莉成了一起杀人案的被害人。据说凶手是她的男友。两个月后，帕特开车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前往阿拉斯加旅行。她本想远离马萨诸塞一年，在阿拉斯加过完冬再回去的。

没想到这一去便是十多年。

我经常在结束漫长的拍摄之旅后做客麦考米克家，讲述旅途的见闻。而帕特总是两眼放光地听着。不仅如此，她还靠自己的双脚一点点走进了阿拉斯加的自然。凯文和保尔他们也在一旁帮助她。为了观察驯鹿大迁徙，她甚至去北极圈的苔原露营过呢。帕特本该作为“保守的美

国东部家庭的母亲”走完这辈子，对她而言，这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冒险。她正在慢慢地蜕变。

有一次，一本日本的杂志让我写一篇文章，主题是“人为什么要来阿拉斯加”。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形形色色的故事，来到阿拉斯加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听到这个主题，我忽然想起了帕特。但我打定主意不去采访她，单凭自己的想象写。因为我也有过一段相似的往事。

20多岁时，我的至交好友因山难不幸丧生。这场变故让我痛感人生的短暂，也让我认识到人生是有可能在某一天被突然截断的。这件事告诉我，我们并不是活在用日历和时钟的指针篆刻的时间里，而是活在某种更模糊、更脆弱的时间里，活在各自的生命时间里。“自己能用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它便蕴藏着转化为推动我们前行的巨大能量的无限可能。到头来，那起事故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再次投身于阿拉斯加大自然的契机。在那个时刻，我真的对“自然”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而且我还想亲手碰触无限宽广的自然。我感觉自己能通过那件事得出某种非常重要的答案。我肯定是想从阿拉斯加那恢宏的自然获取某种力量。而我认为，这份念想和帕特的心境一定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写好文章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帕特。她大吃一惊，毕竟她从没跟我提过女儿雪莉，我却知道有那么一件事。她让我当场把用日语写的那篇文章翻译给她听。

我有些担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文字承载的心境准确地表达出来，但还是尽自己所能用英语翻译了一遍。帕特细细听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掉眼泪。我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是不是鲁莽地闯进了她的内心世界。但她最后竟对我说，“谢谢你”。

去年冬天，我在东部城市匹兹堡举办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摄影展。在开幕宴会上，我找到了一张教人怀念的面孔——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走上化学家之路的凯文特意从纽约赶来给我捧场了。内向的性格还是老样

子，不过他刚结婚，太太也一起来了，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我们回忆着那个因为追狼而相遇的秋日，聊得停不下来。凯文移居纽约已有7年。对他而言，阿拉斯加已经成了一片遥远的土地。但我觉得阿拉斯加的自然不仅鼓舞了帕特，也为凯文和其他麦考米克家的成员注入了力量。凯文告诉我，帕特正在周游全美，同时寻找新的定居之地。看来麦考米克家已经迈入了新的纪元。

“……没去成你的摄影展真是太遗憾了，不过凯文在信里把他看到的、听到的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孩子们好像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路。对了对了，今年春天，我还第一次踏上了非洲大陆呢，虽然是参团去的。那边的自然跟阿拉斯加不一样，不过我看到了很多野生动物……你肯定跟以前一样，每天都在为摄影奔波忙碌吧。请一定要保重身体哦。等我找到了定居的地方，我就会通知你的。回头见！……”

爱斯基摩奥运会

每年7月，爱斯基摩奥运会都会在费尔班克斯隆重举行。阿拉斯加全境的爱斯基摩村子都会派人到场，参加各种传统竞技项目（游戏）的比拼。用一根绳子拴住对战双方的耳朵，你拉我扯的“拔河游戏”啦，看谁能把球踢得更高的“踢高高游戏”（high kick）啦……好一场滑稽的奥运会。而大会的重头戏，是每个村子分别表演的爱斯基摩传统舞蹈。每天晚上，位于市中心的巨型室内会场都会被数千人撑满。他们不全是爱斯基摩人，还有费尔班克斯等阿拉斯加各大城市的居民，更有来自美国本土的众多游客。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每年都以这样的形式齐聚一堂，明确自身的身份认知，向全世界彰显自己的存在。

没想到在为期4天的赛程拉开帷幕的第一天早上，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你是米利基洛克对吧？是我啊，亚尔！亚尔·金吉克！”

米利基洛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波因特霍普村的人给我起的爱斯基摩名字。当年带我一起去捕鲸的伙伴亚尔·金吉克居然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他和村里人这会儿都在费尔班克斯呢。

“我一大早就开始翻黄页了，一直在找你的名字，可就是找不到啊。因为我不记得你姓啥了！”

拿着听筒的我扑哧一笑。天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才找到我。

“今晚轮到波因特霍普上场啦。我们今天下午会在阿拉斯加大学排练，你也来看看吧！约翰跟莫丽都很想你呢。嘿，米利基洛克，回头

见！”

“It made my day”——在英语中，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人满怀期许，让这一天都过得心满意足”。人心也许就是这么容易满足吧。在遥远往昔见过的某个人还惦记着我。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在波因特霍普村跟爱斯基摩人一起捕鲸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我的旅行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的了，却从未有过那般强烈的体验。那晚的风景至今历历在目。

一头北太平洋露脊鲸喷着水，从冰间水道的那一头缓缓游来。在冰面的营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望着鲸鱼所在的那一点。环绕我们的冰雪世界被染上了神秘的白夜色彩，满月当空。

冰上摆着一排爱斯基摩皮筏（用海豹皮做的小船），两两相隔百米左右。男人都躲在船边纹丝不动，仿佛被冻僵了一般。时间凝固了，全世界就只有那头一无所知的鲸鱼还在游动。当时的寂静，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那是无比深邃的静谧，连鲸鱼的呼吸声好像都能听见。

说时迟那时快，十多艘皮筏默契地滑向海面，仿佛大家提前商量好了似的。许许多多的影子在波光粼粼的海上悄无声息地朝那个点前进。太美了。小小的人类在“自然”这个巨大容器中开展的营生，着实美得一塌糊涂。

在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捕鲸中见到的种种风景，在我的记忆中真真切切地沉淀下来。而这个宝贵的机会，正是亚尔为我争取来的。照理说，捕鲸是不容许外人参与的。为了带上我，亚尔特意去找村里的长老交涉。亚尔是个性情乖张、很有个性的男人，但我能从他的表情、视线和举手投足中，看到一脉相承的爱斯基摩血统。

那天下午，我跟妻子一起来到了阿拉斯加大学的排练场地。我在电话里告诉亚尔，我在去年结了婚，而且马上要当爸爸了。还没开门，我们便听到了激烈的鼓声。只见20多个村民一边敲打传统的鼓，一边唱歌

跳舞。我走进观众席，远远地看着他们。就在这时，亚尔向我挥了挥手。

为了不打扰大家排练，我们悄悄找了座位坐好。我看到了当年的捕鲸队长，村里的长老约翰·奥库特里克，还有他挚爱的妻子莫丽。不一会儿，约翰便认出了我，对莫丽耳语了几句。我还看到了村子的新生代核心人物，阿内斯特与彼得。每一张面孔，都是那么教人怀念。

排练的气氛活泼却不失严肃，只听见长老们毫不留情地对表演爱斯基摩舞蹈的孩子们提意见。众所周知，在阿拉斯加的众多爱斯基摩村庄中，波因特霍普的舞姿最为有力。

突然，亚尔站了起来。他要一个人跳吗？我可从没见过他的舞姿。亚尔一个转身，面朝我们，高举双手，大声喊道：

“道夫，这支舞是献给你的！”

我能感觉到众人的视线突然集中在自己身上，简直不知所措。

敲打海豹皮的节奏与亚尔强有力的动作呼应起来。他在宽敞的会场东奔西走，在村人的歌声中逐渐变身为一种动物。他的身体释放出无穷的能量，他的双眼仿佛正注视着无限远的彼方……这个男人的舞蹈，让我感觉到了自远古时代生生不息的先人。忽然，我想起了亚尔的亡父。他是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爱斯基摩人”。我曾在波因特霍普村的某个夜晚听这位老者讲述古老的捕鲸故事。

排练结束后，大家一起做了祷告。之后，我与约翰、莫丽、亚尔和其他村人一一拥抱，庆祝久违的重逢。

夜已深，数千名观众将爱斯基摩奥运会的会场挤得满满当当。片刻后，便是波因特霍普村上台表演的时刻。村人奏响强劲的鼓声，唱起荡气回肠的歌谣。可爱的爱斯基摩小朋友们、长老们、女眷们……大家用舞蹈呈现各自的故事。然后就轮到亚尔上场了。在满场观众的注视下，他跳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那震撼灵魂的舞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亢奋了起来。在响彻会场的喝彩声中，我又是欢喜，又是骄傲，仿佛得到喝

彩的是我自己。我是多么想揪住一个人告诉他，我当年跟那个男人一起，在北冰洋划着爱斯基摩皮筏追过鲸鱼……

第二天，长老约翰·奥库特里克、他的妻子莫丽和亚尔来到我家做客。波因特霍普至今保留着爱斯基摩人的传统，而约翰是村里的精神领袖，我一直敬他如父，而他也待我似子。

我们聊起了那个捕鲸之夜。一眨眼，13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在鲸鱼现身的那个宁静的夜晚，你因为在冰面乱跑被大伙儿一顿臭骂呢。”

“是啊，因为我不知道鲸鱼能听见我的声音啊！”

不知不觉中，话题转移到了即将出世的孩子。

“我现在给他起个爱斯基摩名字吧。”

“真的呀？”

“尼比克……就叫这个名字吧……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亚尔如此说道。

我想起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85岁的她还硬朗着，就住在波因特霍普村。明明只是传承了一个名字，我却有某种东西将会延绵不息的预感。

突然，约翰长老唱起了古老的爱斯基摩歌谣。他的歌声是那么轻，仿佛在和什么人说话一般。在透过窗户洒进屋里的夏日暖阳中，我们细细听着，听着。

锡特卡

阿拉斯加最美丽的城市一定是锡特卡。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上漂浮着无数岛屿，而这座港口城市就坐落于其中的巴拉诺夫岛上。在19世纪，沙皇俄国统治着这片土地，将其用作皮草交易基地。而当时的锡特卡就是阿拉斯加梦幻般的首府，被誉为“太平洋的巴黎”。在旧金山还是个乡下小镇的时候，锡特卡就不单单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文化中心了，环绕在它四周的森林与湖泊还有远古冰河时代的余韵，风景如画。

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法联盟的沙俄决定卖掉阿拉斯加。1867年，沙俄便以区区720万美元的价格将包括阿留申在内的阿拉斯加全境转让给了美国。后来，首府的职能被转移给因淘金热兴盛起来的朱诺，锡特卡荣华不再。又过了一个世纪，这座城市便完全走下了历史舞台。然而对我和众多阿拉斯加人而言，它仍是一座教人向往的城市，大家都觉得要是有朝一日能去那里住住就好了。迫近海边的茂密针叶林、环抱冰川的群山、喷着水柱游进小岛海湾的座头鲸、烟雨朦胧的街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也仿佛在远古的自然节奏中缓缓呼吸一般。

8月，我一边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面追寻鲸鱼，一边旅行。我决定在旅行途中去阔别十年的锡特卡转转。在这座城市出生长大的一位朋友给了我几个名字，说我哪天路过了不妨找他们聊聊。

我没有提前做计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有房的旅店。它由一个印第安家庭经营，气氛特别好，也算是塞翁失马了。特里吉特印第安人是

败给了俄国侵略者，但他们曾经统治过这片土地，是图腾柱骄傲的子民。

房主是位刚过花甲之年的印第安大娘，风度过人。孩子们都离巢独立了，于是她便用空出来的房间做起了旅店生意。那晚，她女儿一家刚好回娘家探亲来了，于是她便请亲戚四邻来做客，办了场晚宴。女儿乔吉娜的丈夫是白人，他们有个十岁的儿子。拥有特里吉特族血统的她美丽而富有魅力，据说从事着与阿拉斯加州原住民的医疗福利相关的重要工作。一看到大娘那充满慈爱的表情，便知女儿是她的骄傲。

大伙品尝着乔吉娜的儿子那天钓到的大鳞大马哈鱼（足有20千克重），度过了一个朴素又愉快的夜晚。而我在一旁安静地凝望着那一张张在大自然中昂首挺胸地走过各自人生的老者的脸庞。

通过餐桌上的闲聊，我得知最近刚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个男人坐小船去附近的海面打渔，不料竟遇到了一条跟小山一般大的鲸鱼。鲸鱼一个扫尾，把他连人带船掀翻了。男人就这样被抛到半空，然后径直落在鲸鱼背上，骑着它游了好一会儿。

老人们听着这起宛若童话的事件，却毫无惊讶之色，只是带着柔和的表情远眺窗外的大海。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经历过的时代藏在心底，用凝望万象的眼神打量着正要迈向新时代的孩子们。孩子们看似自信满满，却会在某处悄悄回望老人们的时代，生怕自己落下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然而在时光的洪流中，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们的模样也跟不断变幻的云朵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形状。我之所以会产生略有些苦涩，却不失温暖的心情，也是因为他们形成的那一幕光景让我感觉到了这种迹象吗？

帕蒂是一位正在为印第安草药知识的传承不懈努力的白人女性。她的名字就在朋友给我的名单里。她带着两位特里吉特族老婆婆现身，带着我一起去森林里摘“恶魔手杖”（Devil's Club，针蕗［Oplopanax japonicus］）。恶魔手杖是一种叶片背后有很多小刺的植物，走在森林

里，没有比它更让人头疼的了。据说在这片土地的各种草药中，用削去表皮的恶魔手杖茎熬制的茶汤有着最强大的力量。

我拉着老婆婆的手深入密林，很快便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恶魔手杖。其中一位老婆婆曾身患癌症，被医生判了死刑。可是5年过去了，她还活得好好的，医生直呼这是个奇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她一直在偷偷吃恶魔手杖熬的药，却始终没把这件事说出来。

“……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从小到大，大人都是这么教育她们的：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跟白人讲。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巫术）和语言，一切的一切，都一点点被白人剥夺了吧。据说老婆婆亲眼见过在林子里受了伤的熊把恶魔手杖的茎嚼烂了敷伤口。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事也许真的有过……”

在昏暗的森林中，帕蒂一边帮两个老婆婆给恶魔手杖的茎削皮，一边继续跟我说道：

“我之所以会对草药产生兴趣，多亏了第一次来这里时结识的一位印第安老婆婆的指引。她对草药的了解深得惊人，还用印第安人的方法把那些知识传授给了我。诀窍就在于‘悄悄竖起耳朵’……所有植物都具有某种力量，要想获取那些力量，只需要悄悄地竖起耳朵，慢慢靠近就行了……”

第二天，我拜访了一位名叫洁米的女士。她住在距离锡特卡20千米远的海边森林。朋友说，她全家都住在大自然中，过着非常严苛的生活，值得一见。

刚抵达杳无人烟、鸦雀无声的海湾，洁米便来海边接我了。她4岁的儿子孤身坐在退潮后的石滩上。光是看到那张朴素却坚毅的小脸，我便能想象出这家人长久以来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爸爸和另一个15岁的儿子出海打渔去了，要好一阵子才能回来。

洁米看起来纤弱而平和，实在不像是能在这种远离村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地方过日子的人。我们从海边走进森林，没走多久，便

看到了一间饱经沧桑的破旧小屋。和往常一样，我不由得想：生活果然是多种多样的啊。我与初次见面的洁米也是从这个话题聊起的。

“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着奇妙而有趣的人生的人，另一种则是你还没见过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每个人的一辈子更耐人寻味的了吧……”

洁米讲述着她在这个几乎不会有人到访的海湾的生活，对我如此说道：

“……有时候，也会有人来到这里，见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就万分感动地说，‘这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啊！’。可是一个星期一过，所有人都会熬不住的。因为这里太寂寞，也太孤独了……那我就不寂寞、不孤独了吗？才不是呢。我也必须面对痛彻心扉的孤独。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只要突破极限，心就能找到神奇的平衡点……只要置身于城市，你就能不断逃避自己心中的孤独。因为你可以打开电视，或是给朋友打电话啊。有得是法子不去面对那份孤独……可是在这里，你就没法逃避了。但等待着你的，是不熬过那种孤独就无法得到的，不可思议的平静心境……”

锡特卡的美，一定来源于她背后的深邃密林。人们都在内心深处竖起耳朵，倾听着来自远古时代的召唤。

要是有朝一日能在这里住住看就好了。锡特卡总是我无比向往的城市。

夜航

“道夫，暴风雪要来了！现在不走，就得在这儿困上一星期了！有团很大的低气压正在往这边来！”

刚在大本营着陆的唐·罗斯一下飞机便如此说道。

“回得了费尔班克斯吗？飞到一半大概就天黑了吧？”

此刻，我们正在汇入北冰洋的呼啦呼啦河（Hulahula river）河口附近。昨天，数千头驯鹿刚从这里经过，宛若一阵巨浪。明明才8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天还穿着T恤衫，现在暴风雪却要来了……

“赶紧的！给你十分钟收拾！十分钟后出发！”

布鲁克斯山脉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不知不觉中，不知是云还是雾的灰色面纱已然降临苔原，如墙壁一般朝我们逼来。变天是迟早的事。我们必须在起风前离开这片苔原。

我们收起帐篷，把堆积成山的装备塞进小小的塞斯纳，逃难似的起飞了。云层的移动速度异常得快，连我都能看出巨大的低气压正在逼近。这样的局面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可并没有因此就习以为常。一次失败，一次背运，就能让你万劫不复。

为了不深入那层朝我们涌来的骇人面纱，我们几乎是贴着地面飞了好一阵子。飞机舔舐着起伏不平的苔原，越过好几座山谷，然后再慢慢拉高。说时迟那时快，带着冰渣子的雨滴砸向窗口。这下是真的要下雪了。

我的心头掠过一抹担忧。不等我们飞到费尔班克斯，天就要黑了。

到时候，无论飞机在路上遇到怎样的情况，都没法着陆了。问题是，我们已经起飞了。只能把自己的命交给唐了。

漆黑的云渐渐将我们包围。飞机必须看准乌云的缝隙穿过去。通道一旦被堵住，就得立刻掉头，另寻出路。局面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我们一边观察云层的动向，一边斗折蛇行，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我们甚至没有闲心聊天，两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在布鲁克斯山脉的险峻山谷流淌的河川时不时透过云层的缝隙映入眼帘。都飞到了这儿，能降落的地方已经不可能找到了。无论如何，都得飞越这座山脉。我反复暗示自己，没问题的，唐一定能搞定的……

已经有好几位我熟识的无人区飞行员不幸丧生了。他们大多是技术过硬的优秀飞行员。然而在这片土地，“技术好”并不能和“不出事”划等号。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阿拉斯加的大自然中飞行。不过我也觉得，坏牌只此一张，问题不过是“什么时候抽到”罢了。我觉得那就是迟早的事，虽然这么说着实让人难受。因为这张坏牌，正是阿拉斯加的无人区飞行员被这片土地吸引的关键所在啊。

然而，有些飞行员能下意识地避开这张坏牌。这无关飞行技术，跟判断力也不太一样，更接近于那个人所拥有的微妙资质。我感觉，唐就有那种肉眼看不见的资质。也许这和广义的“运气”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我们终于飞过了布鲁克斯山脉。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我们渐渐能透过云层的间隙看到星空了，许是飞机一点点飞离了低气压吧。在飞越育空河的时候，天彻底放晴了，眼前便是满天星斗，真教人难以置信。我们都蒙了，不过也长舒了一口气。

这下总算有闲心说话了，于是我们戴上了耳麦。把小小的麦克风掰到嘴边，便能在引擎的轰鸣声中用嘟囔般的声音对话。我与唐总是像这样在飞行期间天南地北地聊。未来的梦想、去非洲为难民营运输物资时的回忆、阿拉斯加的变化、人类的未来……两个人明明都是满口玩笑，可是不知为何，最后总会聊到这样的话题。一定是“自己正在空中飞

行"这种非现实感升华了我们的心境。

然而，今晚的我们都格外寡言少语。气流也变得稳定了，飞行状态平稳。我还是第一次在夜晚坐塞斯纳飞行。无数星星在周围闪耀。圣埃克苏佩里[10]的《夜航》（*Vol de nuit*）里好像也有这样的场景。

四周的风景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我们就像是漂浮在名为"夜晚"的海面一般。群山、河川、森林……在黑暗中，全世界都只剩下朦朦胧胧的轮廓。那就像是在夜晚的森林中发出阵阵呼唤的猫头鹰，虽然你看不见它，它却会向你诉说许许多多。我们之所以聊得少，肯定也是因为这个。在这一刻，生命变得抽象了，也变成本原的了。

我能隐隐约约猜出唐此刻在想些什么。他太太前些天提起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

"他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

去年秋天，我们的亲密战友，也是唐最要好的飞行员朋友去世了。在那之前，还有两位我们认识的无人区飞行员相继出事。看到唐黯然神伤的模样，我是多么想鼓励鼓励他，可我深知自己在这方面是何等无力。然后，唐在冬天来临的同时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买了辆小小的旧房车，周游全美，拜访老友。回来以后，他便一点点走出了某种阴霾。然而，无可奈何的寂寥感肯定还一直纠缠着他。而且他的挚友也是在这样一个反季的风雪之日在布鲁克斯山脉失踪的。我好想对他说，"别担心，你不会死的"，可到头来还是没说出口。

我想起了好几年前与唐共度的某个夏日午后。当时我们忙着追逐驯鹿的大迁徙，在北极圈的广袤苔原飞来飞去。忽然，下方出现了一大片带着粉色的大地。为了确定那到底是什么，我们盘旋几圈后着陆了。正好也飞累了，本就想找个地方稍事休息。

塞斯纳在几次弹跳后停稳了。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花海。远得叫人晕眩的地平线将我们包围，让我们差点迷醉在那片空间的无限宽广

中。我们走了起来，走个不停。一头驯鹿都看不到，唯有远北的小花在风中摇曳。明明是司空寻常的风景，但有朝一日定会带着万千怀念回想起这一幕——大家就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吗？那风景也许是随风翻滚的草原，也许是岩石表面的苔藓那不可思议的颜色。明明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却会渐渐沉淀在记忆的深处……

越过低矮的白山（White Mountain）山脉，便看到了费尔班克斯的万家灯火。它只是座小城市，但是在刚从原野回来的我们眼里，那简直就是大都会的夜景。明知那是彻头彻尾的人工产物，我却对夜景情有独钟。因为在空中俯瞰到的无数灯火能将人类的生活抽象化，让我萌生出无限的怜爱。

万烟谷

爬到山丘的至高点，便能将“万烟谷”（Valley of Ten Thousands of Smoke）的全貌尽收眼底。来自云间的夕阳为荒凉而壮阔的山谷染上了不可思议的黄土色。好一片将人类拒之门外的风景。视野中在动的唯有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的光与影，毫无活物存在的迹象。好几条深谷已然沉入阴影中，为这个月球表面般的世界增添了几分阴森。

我实在无法想象，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一天”之前，这片山谷是被葱绿的森林覆盖的。自然暗藏着人智无法企及的力量，有着将不懈积累起来的一切归于虚无的意志。莫非“自然”是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的东西吗？耸立在远方的卡特迈山（Mount Katmai）还若无其事地吐着白烟。

我把帐篷搭在视野开阔的悬崖草丛。某种怜爱之情油然而生。20年前，我的朋友T也是像这样支起帐篷，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吗？坐在铺满火山灰的大地，望着暮色迟迟不降的山谷，那个遥远夏日的记忆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痛苦的记忆也在名为岁月的万华镜中不知不觉便成了让人怀念的回忆。有点起风了，太阳即将沉入卡特迈山的山肩。

卡特迈国家纪念区（Katmai National Monument）是坐落在阿拉斯加西南部的国家公园，面积十分广大。无数湖泊零星分布在园区内，每年夏天都有大量大马哈鱼逆流而上，来到这一带产卵，堪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宝库。为了拍熊，我曾多次造访这片土地，但还是第一次走进更深

处的“万烟谷”。曾几何时，卡特迈山周边有过好几座村庄，可如今，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日本到阿留申群岛的环太平洋火山带延伸至此。翠绿的山谷和人们的生活，都被它的力量抹去了。

1912年6月1日，卡特迈村的爱斯基摩人感觉到了大地的第一波震动。地动一天强过一天。在恐惧的驱使下，人们开始逃向沿海地带。到了6月6日早晨，村人便跑得一个不剩了。卡特迈山（2286米）是这一带海拔最高的山，但它被连绵数层的群山挡住了，在村里只能看到它在西北边的天空探出的一个尖尖头。因此在村人心中，它不过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山。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找不到任何与“火山喷发”有关的故事。

萨沃诺斯基村的村长亚美利坎·皮特（American Peat =“美国泥炭”？好一个滑稽的名字）是极少数见证了此次喷发的目击者。当时，皮特正和伙伴们一起在距离卡特迈山东北方向约29千米的原野打猎。接连数次的地震吓得他们正准备撤回狩猎营地。就在那天正午时分，大山终于鸣动了。

事后率探险队来到这座山谷的格里格斯[11]记录下了亚美利坎·皮特的描述。

“卡特迈山喷出一大团火，爆炸了。火和烟一起滚下山，朝我们涌来。每个人都坐上百达卡（Baidarka，用兽皮做的皮筏），拼命逃跑。因为我们划得太急了，才一天的工夫就到了纳克内克（Naknek）湖，可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滚烫的灰从天而降，宛若地狱。”

不过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他们划着百达卡继续往纳克内克河的下游走，最后逃到了海边。那天有很强的南风，火山喷出的大量物质都被吹向了别处。考虑到喷发的规模，“没有出人命”且“几乎没人看到”的原因，恐怕都在于喷发爆发在广阔而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吧。火山灰乘着平流层的气流飘向非洲大陆，致使那年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8度之多，让冷夏席卷了整个北半球，喷发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在3年后，也就是1915年，格里格斯的探险队头一个踏上这座覆盖着火山灰，完全变了模样的山谷。格里格斯是个植物学家，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卡特迈山周边的状态，调查有多少植被回归了大地。记录了这次旅行的16mm胶片留存至今。探险队几乎是在骇人的火山灰中慢慢“游”向山谷的，腰部以下都埋在灰里。爬上最后一座山丘时，映入眼帘的便是无数条烟囱般的蒸气，以及被蒸气笼罩的巨大山谷。

“万烟谷”这个名字，就是被那一幕光景震撼到的格里格斯起的。当年的老照片还拍到了队员把平底锅放在地上做菜、不费吹灰之力便用双手举起巨岩的场面。曾被深邃的绿色覆盖的卡特迈山谷的世界，在短短的一天内彻底变样了。

一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万烟谷”已经完全冷却了。在世界末日般的风景中，传入耳中的唯有风声。但我能在脑海中清晰地还原出格里格斯看到的风景。也许有朝一日，故作平静的卡特迈山会再一次鸣动起来。我们放心大胆踩着的大地，其实也不是永远静止不动的。

我之所以会突然想起T，定是因为从20年前的那一天开始，我便对“火山”这个东西产生了某种别样的情绪。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为“亲切感”的情绪，仿佛我自己也属于那里一般。每当有火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喷发，我都会竖起耳朵，倾听它的响声。

上初中时，我跟T就成了最铁的哥们。我们总是怀着共通的向往——陌生而遥远的土地，生活在那里，有着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的人，连人类的智慧都奈何不了的自然神力……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朦胧的梦，那就是“有朝一日要亲眼看看那样的世界”。中亚的探险家、赫定[12]、西普顿[13]、阿尔谢尼耶夫[14]……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偶像。尤其是他们背后的沙漠与高山，还有无边无垠的大河，让我们对大自然的惊奇产生了无限的兴趣。

后来，我们都成了大学生。我去了阿拉斯加，T则走进了菲律宾山岳民族的世界。与日常生活平行，却暗藏于深处，无法为肉眼捕捉到的某种东西，能撼动自身存在的某种真真切切的东西……我们想要追寻的，就是这“另一种现实”吧。自然也好，人的生活也罢，我们寻寻觅觅的都是能照出自己模样的镜子。而且那必须是一面让人怦然心动，又透彻明净的镜子……

那个夏日，T来到信州登山，本打算在山顶正下方自然形成的岩洞野营。但他改了主意，决定爬到山顶去搭帐篷，可能是因为之前来的登山者把岩洞弄得太脏了。至少，他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个决定。

当时前震已经开始了吗？他有没有听见来自地底的轰鸣呢？察觉到异样的动物们，那鸟儿有没有做出反常的举动呢？又有谁会想到，这座自江户时代长眠不醒的山会在当晚突然喷发呢？

不过话说回来，T真是误入了一座不得了的时空迷宫啊。但那难道不是我们平日里探讨过无数次的世界吗？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有没有回过头去，凝视在眼前喷发的火山呢？虽然T没能回来，可我至今无法忘怀当时产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回过神来才发现，我竟忽然忘记了无处发泄的悲伤，一遍遍地问T，“你在那晚究竟看到了什么？”

最后的残照让“万烟谷”在一瞬间染上了烈焰般的色彩。片刻后，夜幕徐徐降临，风也越发猛烈了。

勿忘我

11月的一个夜晚，在风雪呼啸的北极圈，我接到了第一个孩子诞生的消息。许是风太大了，无线电的声音好轻，但挂了电话以后，我感觉有某种力量自身体深处油然而生。明明钻进了睡袋，却怎么都睡不着，万千思绪在脑海中盘旋。“呜呜——”关了头灯，黑夜中便只剩下宛若呻吟的风声了。

一眨眼，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我要生活在这片土地”，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定是因为“只做旅行者”的状态带来了某种疲倦，无法再满足我了。亦或许是因为，我逐渐意识到了留给我这辈子的时间。且不论原因为何，从下定决心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周围的风景的的确确出现了变化。不，风景明明是一样的，但对于自然和人们的生活都能看得更透彻了，仿佛是有人取下了夹在中间的磨砂玻璃。

北极圈的苔原长途跋涉的驯鹿大军、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面强劲跃起的座头鲸，还有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我总觉得他们的生命与我短暂的一生有不少共通之处。不光是那些有生命的，就连这片土地的山川，甚至连扫过原野的风，都与我逐渐形成了亲密的纽带。也许在做出那个决定之前，无论我再怎么深入阿拉斯加的腹地，都不过是一个欣赏出色电影的观众而已。

后来，我组建了家庭，妻子来阿拉斯加也有一年半了。她特别爱花，一起外出拍摄时，我们也邂逅了许许多多远北的花朵。那些娇小可

爱却顽强盛放在阿拉斯加原野上的野花完完全全俘虏了她的心。她好像也感觉到了，在冬日格外漫长的北国生活中，在短暂的夏季绽放的花朵能给大家的心灵带去多大的慰藉。如果这片土地没有冬天，一年到头都有看不尽的鲜花争奇斗艳，人们对花儿的感情定不会如此强烈。

我也开始重新审视阿拉斯加的花花世界，逐步将它们纳入取景框。因为之前拍惯了恢宏的自然，需要弯下腰窥视的阿拉斯加风光让我觉得格外新鲜。

去年夏天，我们为了拍摄花朵去了白令海上的阿留申群岛。当地形成了不同于阿拉斯加本土的独特生态系统，许是因为这些岛屿在冰河时期没有被冰雪覆盖。放眼望去不见一棵树，寒风呼啸不止……当地的自然条件着实严苛，但那边的花海真是美极了。盛开在严苛环境中的花朵有着独具一格的美，和温暖和煦、阳光普照的南国世界的花截然不同。长久以来，妻子拿来插花的都是在城市的花店买的花材，所以这样的景象好像给她带去了不小的震撼。

在岛上见到的勿忘我尤其教人难以忘怀。起初，我们想搞清阿留申群岛的勿忘我和阿拉斯加本土的有什么不同，便仔细找了好久。经岛上的阿留申族人（Aleuts）指点，我们爬上山坡，却怎么都找不到。无意间弯下腰一看，才发现勿忘我就开在我们脚边。难怪半天都找不到。因为那不是我们熟知的“在风中摇曳”的勿忘我，而是匍匐在岩石阴影处，稍不留神便会错过的小花。

勿忘我在英语里是“forget-me-not”。一想到这种可爱得让人心疼的小花是拥有粗犷自然的阿拉斯加州的州花，我便由衷地欢喜。

“你知道阿拉斯加州的州花是什么嘛？”

天知道我曾用略带骄傲的口吻，向多少人抛出过这个问题。虽然在转瞬即逝的夏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拼命绽放的每一种远北花朵都很美，勿忘我并不是唯一的特例……

话说几年前，我把大本营安在北冰洋岸边。帐篷附近也能看到勿忘

我。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天涯海角，没有任何人的关注，但它们还是悄悄绽放了淡蓝色的花瓣。

当时有一队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跟我一起来拍摄自然节目的素材。谁知各种恶劣条件都被他们赶上了，摄影工作开展得不太顺利，唯有时间毫不留情地流逝。必须拍到好素材带回去——我特别理解他们焦急的心情，却也觉得这个念头占据了他们的脑海，以至于他们还没能从真正意义上看一看自己所处的自然。眼看着气氛愈发紧张，我着实有些担心，便决定和编导单独聊一聊。

我说，大家已经很努力了，拍摄对象毕竟是大自然，总有些人力无法左右的部分不是吗？等过个10年、20年，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某个节目拍得好或不好，一定不会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我说，更重要的反而是抓住机会，每天抽出15分钟，或是30分钟，把工作统统抛之脑后，看看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看看那盛开的花朵，感受吹拂的海风，睁眼瞧瞧自己正在遥远的北冰洋岸边露营。毕竟这不是轻易能来的地方，不用心去感受实在太可惜了……我还说，我觉得随风摇摆的勿忘我也在向我们诉说，我们不能活在过去，也无法活在未来，只能活在当下。

我们的大本营也的确有着动人的风光。面前便流淌着剔透如水晶的远北河流，时不时还会有一小群驯鹿抛来不可思议的视线，从大本营附近走过。轻手轻脚行走在苔原上，便能发现躲在草丛深处孵蛋的鹬与鸻。要是你没有察觉到，太过接近，鸟妈妈会突然冲到眼跟前，拖着翅膀，装出一副受了伤的样子，将我们远远地、远远地引开。与此同时，中贼鸥（Stercorarius pomarinus）正在我们头顶盘旋，紧盯着没有大鸟守护的鸟巢。

沿着河边的土堤一路走去，便看到了一只北极狐（Alopex lagopus）的窝。只有窝的周边开着五彩斑斓的花朵。那是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代代北极狐的排泄物为大地注入了养分。顶着白夜的风耐心

守候了许久，好不容易才盼到小狐狸走出洞穴，来到花丛中嬉戏。捕猎归来的母狐狸叼着猎物，从苔原的那一头跑了回来……

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都是真真切切的。而且到头来，有意义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度过的那些无可替代的时间。

拂过脸颊的远北微风留下的触感、夏日的苔原所特有的甜香、白夜的幽明、一不小心便会错过的勿忘我那娇小的身姿……我想暂停脚步，稍稍集中注意力，将那样的风景烙印在五感的记忆中。我想珍惜那些不会催生出任何东西，只是白白流淌的时光。我想时时刻刻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感觉到与匆忙的人类日常生活同步流动的另一种时间。

有朝一日，我能把这些念想传给自己的孩子吗？

那一夜，我始终无法入眠。只得一面聆听风吟，一面在黑夜中寻觅那刚刚降生，尚未谋面的生命的呼吸。

后记

走在阿拉斯加的河边，常能看见能够代表这片土地、极具象征意义的风景之一。那就是扎根于河边的土堤，却横躺着生长的鱼鳞云杉林。在漫长的岁月中，河水逐渐侵蚀大地，河道也会相应改变。森林的树木轮番“站”上河堤的时代来临，最后又被缓缓冲倒的风景，便是阿拉斯加的象征。尤其是河道曲折幅度很大的河流，河岸会被刮得很深，以至于许多树木开始倾斜，有些甚至已经泡在水里了。“此刻正要被河水冲走”的树木也随处可见。粗犷豪放，无人能挡。我爱极了那混沌的风景。这也许是因为，它平静地向我们诉说着这样一条哲理——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处。

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踏上某段北冰洋海岸。一棵大树被水冲到岸上，而我想要用镜头捕捉停在上面的一只斑鸫（Turdus eunomus）。北极圈的苔原是不长树的，为什么会有一棵树漂到岸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棵顺流而下，历经漫长的旅程来到大海，又乘着海流一路航行，最后在某一天抵达了远北海岸的云杉树。它的树枝不见了，树皮也掉光了，身形笔挺、直冲云天的模样已成过往。但这棵树成了风景中的一处“地标”，也许它不光是一只斑鸫的落脚地，还是北极狐留下气味标记领地的好所在。而且被冲上岸的树木会在缓慢腐烂的过程中为周围的土壤注入营养，说不定有朝一日，那边会有鲜花盛开。如此想来，这棵树的生死分界线就变得愈发模糊了。它甚至让我觉得，也许世间万物都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

回顾我自己的旅程，来到这片土地之后，17年光阴转瞬即逝。如无根草一般云游四方的时代落下帷幕。我建了房子，开始扎下根来过日子之后，只觉得阿拉斯加的风景仿佛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原本孤身一人的我结了婚，如今还有了孩子。此时此刻，这片土地又开始向我展现别样的风景了。这本书写的就是那几年发生的种种。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跟那棵云杉树一样，在各自的一生中日复一日地旅行着。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人类也在更为宏大的时光洪流中永不停歇地旅行着。

我谨借此机会，向文艺春秋的汤川丰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是他构思了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时常为我加油鼓劲。同时也要由衷感谢福音馆《母之友》编辑部的朋友们一口答应将为期两年的连载用作本书的一部分。

这边的柳兰（Chamerion angustifolium）已经开始绽放了。等这种花盛开了，阿拉斯加的夏天也要迎来尾声了。再过一个月，极光便会在夜空起舞。远北将迎来又一个绝美的秋天。

1995年7月　星野道夫

注释

第一编

1 蔓越莓和越橘这两种果子经常被混淆。

2 针峰，因冰川侵蚀形成的针状岩峰。

3 即弱翅鸬鹚 （Phalacrocorax harrisi）。

第二编

1 开垦与悔恨在日语中同音。

2 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首个进行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的美国飞行员。

3 日本船名中的“丸”相当于中文的“号”。

4 大阪在古代的写法。

5 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北陆道，亦称越州，越后国的领域相当于现在的新潟县。

6 北海道的古称。

第三编

1 布拉德福德·沃什本（Bradford Washburn，1910—2007），美国探险家，登山家，摄影师。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中央和军方对同盟国的蔑称。

3 欧内斯特·西顿·汤普森（Ernest Seton Thompson，1860—1946），世界著名野生动物画家、作家。

4 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位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

5 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纽约市曼哈顿南部下西城的一个大型居住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中叶以波希米亚主义首都和垮掉的一代诞生地著称。

6 灰狗巴士（Greyhound），美国最著名的全国性长途汽车公司。

7 埃德蒙顿（Edmonton），艾伯塔省的省会，加拿大第五大城市。

8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的名言。

9 箱柳，白杨的别名。

10 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也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小王子》的作者。

11 罗伯特·费斯克·格里格斯（Robert Fiske Griggs，1881—1962），植物学家。1915年带领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观察卡特迈火山爆发的后果。

12 斯文·赫定（Seven Hedin，1865—1952），瑞典地理学家、地形学家、探险家。曾多次探险西藏、新疆，考察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城。

13 艾瑞克·厄尔·西普顿（Eric Earle Shipton，1907—1977），英国登山家。

14 弗拉迪米尔·阿尔谢尼耶夫（Vladimir Arsenyev，1872—1930），俄罗斯探险家、作家。

首次发表情况：

第三编的21篇根据《母之友》（福音馆书店）1993年4月号～1995年3月号的连载修改编辑而成。第二编的《岁月》首次发表于《母之友》1993年1月号。其他均为新作。

单行本：1995年8月由文艺春秋出版

理
想
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社科 · 文学 · 艺术

微博：@ 理想国 imaginist

转载 / 合作：微信 imaginist2010

通过旅行，找到答案，写成书，是「幸福汇报」。

人的心真是再好捉摸的了，因为它会无可救药地被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所左右，却也会在风的感觉与初雪气息的撩拨下心花怒放。

在这一路上邂逅的人会在今后的人生中画出怎样的地图，我总归是想要了解的。因为那与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Michio Hoshino

星野道夫，日本国宝级生态摄影师、旅行作家。大学毕业后，听从内心召唤，深入阿拉斯加追寻极地风光，开启二十年北极传奇人生。一九九六年在堪察加半岛遭遇棕熊袭击，不幸离世。

ISBN 978-7-5598-0951-2
9 787559 809512

上架建议：摄影·自然文学
定　　价：42.00元